

I247.8
3日

山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

第四集

山东省军区政治部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四年·济南

目 录

| | |
|----------------|-----|
| 五虎村 | 7 |
| 夜袭警察所 | 12 |
| 民兵英雄纪彦 | 16 |
| 夺钢材夜袭芝罘 | 22 |
| 入敌巢巧计取药 | 25 |
| 威震敌胆的便衣班 | 29 |
| 三截敌粮船 | 36 |
| 青冶行 | 41 |
| 智擒飞贼 | 49 |
| 侦察员吕发水 | 53 |
| 高大娘荣立特等功 | 58 |
| 英雄女民兵 | 64 |
| 截杀阪田 | 69 |
| 借风浪智擒伪军 | 71 |
| 活捉敌师长 | 74 |
| 腰站伏击战 | 78 |
| 海阳民兵歼匪记 | 81 |
| 关庄伏击战 | 88 |
| 阚庄民兵自卫队 | 91 |
| 战斗在敌堡周围 | 98 |
| 一场星夜战斗 | 102 |

| | |
|----------------|-----|
| “土炮大王”徐德继..... | 104 |
| 截获敌船..... | 107 |
| 月夜除奸..... | 109 |
| 诱歼日寇..... | 113 |
| 艾山脚下战旗红..... | 117 |
| 全歼逃敌..... | 122 |
| 智取子弹..... | 125 |
| 革命妈妈姜连生..... | 130 |
| 火烧隔津桥..... | 135 |
| 雪野巧阻击..... | 138 |

五 虎 村

海阳县的纪家店、亭儿崖、茗帚芥、槐树底、摆驾岭这五个自然村，就是抗战时期闻名全省的“五虎村”。

这五村，座落在一条东西里把宽、南北五里长的山沟里。沟两侧丘岭起伏，群山连绵。北岭象一道天然的屏障，紧紧地堵在沟北口，形成一个三面环山的簸箕状地形。海（阳）莱（阳）公路由北向南穿岭而来，绕庄串疃，又沿沟而去。

一九四〇年，日寇的铁蹄踏进海阳，在五村以南三十里的行村安上了中心据点。国民党投降派、大汉奸赵保原，纠集土匪恶霸，盘踞在五村西北二十五里的万第，认贼作父，与日寇狼狈为奸，“蚕食”我解放区，“围剿”我抗日军民。这五村象一把老虎钳似的卡住了海莱公路的咽喉，截断了日伪顽的联系。敌人为了占据这险要地形，打通海莱公路，把这五村作为争夺的要地之一。五村的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民兵，利用有利地形，和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五村的民兵，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用地雷战、麻雀战、联防战等巧妙的战法，有效地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自己。仅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他们就作战百余次，杀伤敌人数百名，涌现出“胶东民兵英雄”六名、“胶东民兵模范”七名，县民兵模范十六名，其中女民兵英雄、模范七名。“胶东民兵英雄”纪彦、纪中胜、纪常胜，“胶东民兵模范”辛寿方、纪

云刚，是他们当中的优秀代表，被人们誉为英勇善战的“五虎将”。

“五虎村”人民的英勇斗争，表明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下面记述的是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几个斗争故事。

团结战斗

一九四一年秋，五村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相继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和群众武装组织——自卫团、“青抗先”。民兵们拿起大刀、长矛、土枪、土炮，揭开了武装抗日的序幕。

可是那时，五个村的民兵还没捏成一个拳头，一有情况，常常是各村单独行动，各打各的，有时虽也聚在一个山头上，可是缺乏统一指挥。因此，常常影响作战效果，弄不好，还要吃敌人的亏，被敌人抓走了人，抢去了牲口。

毛主席说：“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五虎村民兵从战斗的实践中认识到，必须把力量拧在一起，对付敌人。他们并“五指”，攥拳头，建立起五村联防。

一九四二年秋末的一天，联防队民兵正在坚壁粮食，忽见“讯号树”向南倒下，民兵们立即收锨拿枪，进入指定的阵地。联防队的百十名民兵埋伏在崮山一带五、六个山头上，八门土炮怒视着敌人的来路。

三百多名匪兵象一条毒蛇一样，弯弯曲曲地向五虎村蠕

动。骄横的敌人毫无提防，大大咧咧地走到崮山脚下，钻进了民兵的伏击圈。

“打！”联防指挥纪中礼一声令下，“轰！轰！轰！”土炮一齐吼叫起来。只见一条条火舌，从各个山头喷向敌群，硝烟夹杂着生铁块子，象一把把巨大的铁扫帚横扫过去。与此同时，铁桶里鞭炮齐鸣，民兵们齐声呐喊，整个崮山沸腾起来了，真是地动山摇。敌人顿时大乱，只顾抱头鼠窜。十八岁的小个子民兵纪常胜，带着他的土炮班，越打越来劲。他的土炮象长着眼睛似的，紧紧咬住逃跑的敌人不放，八个匪兵被他的土炮“报销”了。

敌人逃出三里远，才惊魂稍定。当他们看清了打炮的都是些老百姓时，便纠集残兵败将，气急败坏地反扑过来。民兵们等敌人走近了，就运用麻雀战术，东山上打一阵枪，西山上放几声炮；敌人向南山涌来，北山的民兵们便在他们的屁股后面开火，逼得敌人东窜西跳，进退不得。民兵们利用熟悉的地形和敌人周旋，直到日头落山，敌人才拖着死尸灰溜溜地窜回据点。

这时，满天烧起火红的晚霞，庆贺五虎联防首战告捷。

针锋相对

五虎村人民把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同经济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保粮抗捐，广泛开展了“反资敌”运动，整得敌人一筹莫展，日子很不好过。

一九四二年整个秋季，汉奸赵保原的抢粮队没有从五虎村捞到一点油水，可把他们气昏了。初冬的一天傍晚，他们

派出特务偷偷地在槐树底村头压了一张纸条。

巡逻的民兵把纸条送给了“青抗先”队长纪中胜，他拆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前五村槐树底负责人：

限你们三天之内，纳粮三千斤，筹款五万块。

违者严加惩办，抗者派兵镇压。那时，你村将大祸临身，鸡犬难留……”

“呸，好臭的口气！”纪中胜怒骂着，便到联防指挥部去研究对策。

联防指挥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作了战斗部署。五个村子分头召开了群众大会，进行战前动员。大家听说赵保原又要来行凶作恶，人人都怒不可遏，纷纷议论道：“要粮要款，没有！愿吃‘花生米’、‘瞪眼丸’，早就准备好了。让狗崽子来吧！”散了会，民兵们加紧拾掇土炮，擦拭“老套筒”等武器，单等敌人前来送死。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第三天午夜，赵保原派遣了三百多匪兵向槐树底偷袭而来。狡猾的敌人绕过岗哨，避开雷区，鬼头鬼脑从村南抄了进来。敌人进村以后，见村中空空荡荡，方知中计，便急忙向村外溜逃，埋伏在西山的联防队员们，迎着敌人就是一顿痛击。

夜色沉沉，敌人不知虚实，只顾逃命。这时，联防指挥部发出向敌人反击的信号，五村的民兵边追边喊：“抓活的！”“不让狗杂种跑掉一个！”“缴枪不杀！”基干团的民兵有的挥舞着大刀片，有的端着红缨枪；青妇队的女将们有的拿着菜刀，有的举着粪叉，都大声吆喝着向前冲。喊杀声、枪炮声，排山倒海般地压向敌群，吓得敌人魂飞魄散，狼狈逃窜。

五虎村的民兵在抗敌保粮的斗争中，还经常主动出击，夺取敌人物资装备武装自己。

一个朦胧的夜晚，纪玉泉带领三十多个民兵，执刀背枪，敏捷地越过了几道封锁沟，在午夜时分来到敌占区肖格庄。

这里有敌人一个小被服厂。纪玉泉根据白天的侦察，派出了警戒，监视着村东岗楼里的敌人，然后带上十几个民兵，顺着墙根轻手轻脚地摸进村里。

来到被服厂门口，两扇大门关得严严实实。民兵纪学经“嗖”地一声窜上墙头，一个鹞子翻身跳进院里，打开了大门。

纪玉泉和几个民兵直奔北屋，只听里面鼾声大作，活象一窝猪。民兵们一脚把门踢开，手电筒一指，枪口对准了惊醒的伪军。纪玉泉把大刀片“唰”地抡起一道寒光，厉声喝道：“不准动！我们是八路军，谁不老实，就叫他脑袋搬家！”伪军们个个吓得魂不附体，乖乖地被反绑起来。

这当儿，其余的民兵来到南屋被服库。纪哲伦拿着铁棍“喀喳”一声撬开了大锁，大家一拥而进，捆的捆，搬的搬，不一会儿就运出了十二大捆棉衣，消失在夜幕之中。

痛歼顽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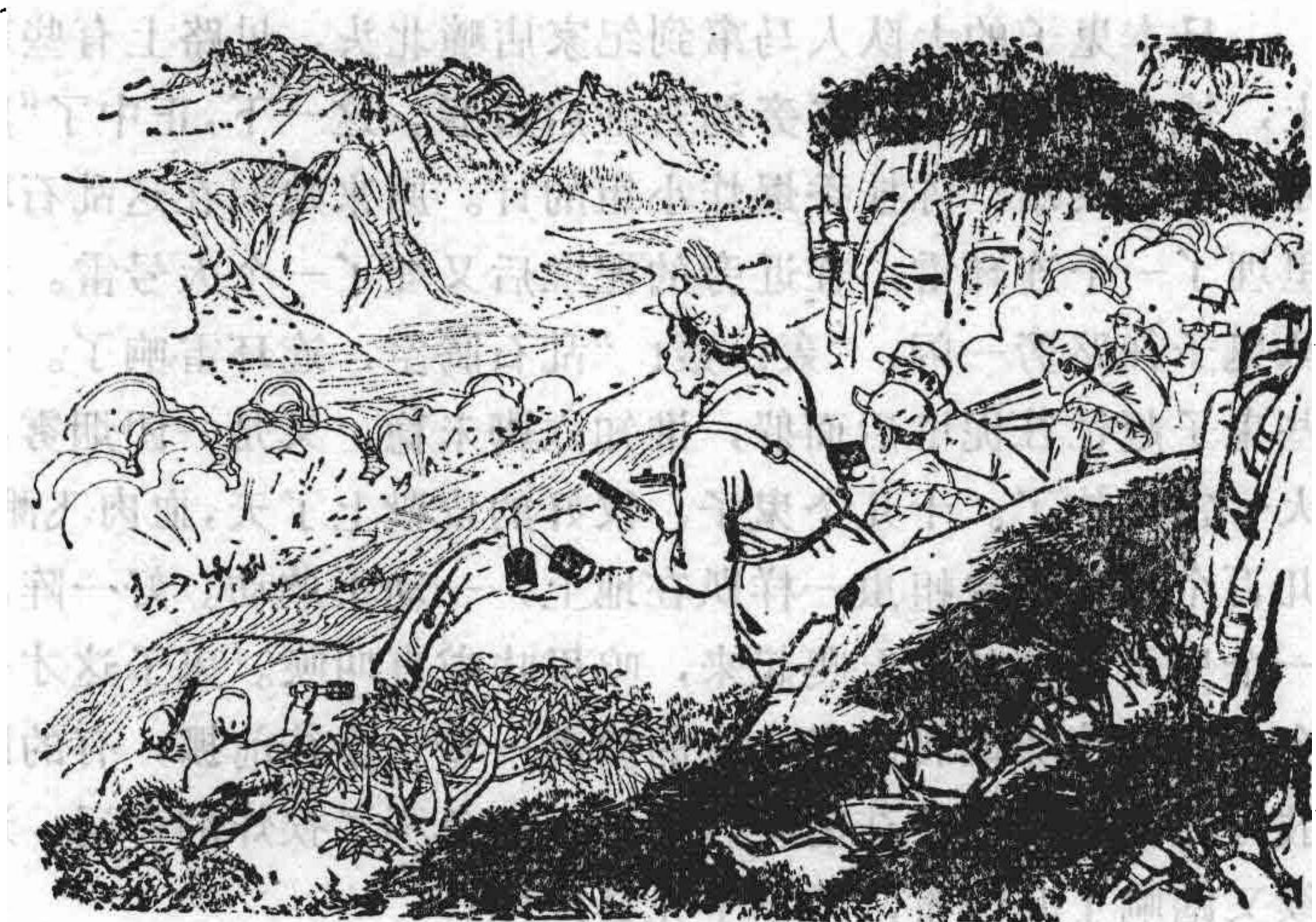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三年四月的一天，我胶东主力部队十六团得悉了盘踞在万第的赵保原顽匪第二天要到五虎村“扫荡”的情报后，便派了两个连和五虎村民兵配合作战。军民作出战斗方案：由五虎村联防民兵把敌人引进来，然后，军民夹击，聚

歼顽敌。

次日拂晓，“麻雀组”的十几个民兵来到余格庄南山引诱敌人，其余民兵隐蔽在北口子和周围几个山头上。少顷，几百个匪兵果然饿狼似地扑来。

敌人走到余格庄，就拐出大路，由西向南迂回。“狗东西，真狡猾！”“麻雀组”的民兵一看敌人不走大路，便“当当！”打了几枪。突如其来的枪声，使敌人懵头转向停了下来。纪德龙又领着两个民兵，故意地暴露在敌人面前。敌人一看只有几个人，便端着枪嗷嗷地冲了过来。敌人追，民兵就撤，敌人停，民兵就打，紧紧地把敌人牵了过来。等敌人爬上余格庄南山时，“麻雀组”早已转移到北口子上，打起了冷枪。正当民兵们牵着敌人且打且退的时候，我十六团的两个连迅速插入敌人背后，截住了退路，形成了包围圈。

敌人被民兵们死死地牵住鼻子，气急败坏，狼嚎般地吼叫着向北口子上扑来，刚刚爬到半山腰，四处枪声骤起，各山头杀声雷动。敌人一看遇到了八路军主力，掉头就跑。北口子上的民兵跃出阵地，来了个猛虎扑食。敌人扔下尸体、伤兵、枪支弹药，向西北方向死滚乱爬。当他们逃到余格庄北沙河时，被我军迎头截住。我军民居高临下，敌人四面挨揍。在我军民猛烈地打击下，敌人一个营，死伤一百多，其余大部分作了俘虏。从此赵保原匪部一蹶不振，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不久，就被我军民掀了他的老巢。



地雷战大显神威

五虎村人民刚刚庆祝了剿灭汉奸赵保原顽匪的胜利，日寇又在小纪、行村一带的盆子山区进行了一百零五天的大“扫荡”。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九日上午，五百多日伪军向五虎村扑来。胶东民兵英雄纪洪福，带着联防队麻雀组的民兵早就埋伏在各个山头上。

“轰！轰！”敌人刚爬上北岭口子，就踏响了纪云刚的信号雷。这时，麻雀组一齐开火，只听东、西、南、北，四面都是枪炮声。日本鬼子向东扑一扑，又向西窜一窜，可是对打枪的人看又看不见，找又找不着。他们无可奈何，只得顺着大路向南直窜。

日本鬼子的大队人马窜到纪家店疃北头，见路上有些新土，怕有地雷，忙向路旁的石堆后边躲。这一下，正中“胶东女民兵英雄”陈桂香爆炸小组的计。原来她们在这乱石堆里埋了一个连环雷，在近旁的泥堆后又埋了一个大号雷。大队鬼子往路旁一闪，“轰！轰！”乱石腾空，连环雷响了。一些鬼子赶忙往泥堆后面躲，谁知立脚未稳，又是一团烟雾，大号雷爆炸了。十几个鬼子、汉奸的皮靴上了天，血肉飞溅。几百个日伪军象蛆虫一样趴在地上，一动不敢动。好一阵，一个鬼子军官从地上爬起来，呜里哇啦直叫唤。鬼子这才一个个哆哆嗦嗦地爬起来，有的蹲着一步一步往前挪；有的四肢撑地，一步一步往前爬。这样，也免不了挨炸的命运，连续又踏响了几个雷，丢下了几具尸体。

五百多日伪军进了五虎村，就象入了迷魂阵，战战兢兢地从上午九点直到下午两点多，四里半路走了五个多钟头，踏响了二十多个地雷，被炸死三十多名。

这场地雷战，狠狠打击了敌人“扫荡”的凶焰。但鬼子并没死心。隔了五天，它们又在傍晚时分向五虎村突袭，妄想一举扑灭五虎村的群众武装。

鬼子大队闯进摆驾岭，见没有踩响地雷，以为这次闪电式的偷袭成功了，便大胆地往南闯。摆驾岭民兵们等敌人走出村头，忙在村里挂好雷弦，从背后向敌人开了火。鬼子想专找民兵报复，一听后边枪响，缩回脖子就追，几个地雷又爆炸了，把敌人炸得又调转头向南窜去。

纪家店爆炸组长纪哲伦和民兵纪仁传正等在村头。鬼子的皮靴声、马蹄声由远而近。他俩端起枪，“呷、呷”就是两枪。鬼子一见两个民兵，拍马就追，他俩拐过一个墙角，迅

速挂上了一个夹子雷弦。刚跑出二十几米，后边便一声巨响，鬼子“唧唧哇哇”地趴了一地。趁此机会，他俩又向敌人打了几枪，便向前街跑去。鬼子在后边嗷嗷地追了上来，子弹从他们头顶上嗖嗖地飞过。来到关帝庙前，他们把一个二十几斤重的大地雷挂上了双绊弦。两个骑马的鬼子官嚎叫着“抓活的”，但一眨眼，两个民兵又无影无踪了。他们正待勒马搜索，“轰隆”一声，便一齐从马上栽了下来。

鬼子不敢再战，忙摘了二十多扇门板，抬着死尸和伤员夺路而逃。

设巧计抢收小麦

一九四五年的五月里，小麦一片金黄，收割季节到了。区武委会召开了各村民兵干部会议，专门研究了到敌占区抢收小麦的问题。胶东民兵英雄纪彦代表五虎联防表示决心说：“三个晚上，把索格庄据点周围的麦子全部割回来，一粒不让敌人夺走！”

天黑下来了。民兵们荷枪实弹开始了行动。侦察组四处监视敌人的活动。爆破组把几十个地雷送到鬼子炮楼的四围，封锁了敌人。麻雀组负责阻击，保护割麦的群众。接着，由数百名带着镰刀、扁担、绳子的民兵和群众组成的虎口夺粮大军出发了。队伍象几条巨龙，无声无息地向敌占区奔去。

队伍分头到达目的地。人们立时行动起来，割的割，运的运，雷厉风行。一担一担小麦，从第一线运到第二线，第二线运进五虎村。年老的群众和青妇队员在村里连夜扑打脱粒。

第二天，鬼子发现一夜间据点周围的麦子被割去一半，又恼又急，审问哨兵，哨兵说“只听见夜里刮了一阵大风”。鬼子为了弄清情况，这天晚上派出了两个便衣侦探，但刚下山，就被警戒的民兵发现了，狗特务只好连滚带爬地窜回窝里。

敌人得知了夜间割麦子的秘密，便想出了一条毒计。第三天晚上，他们化装成割麦的群众，尾随在收工回来的割麦队伍后边，向五虎村偷袭。

在纪家店村头站岗的民兵纪仁欣，看到秩序井然的割麦队伍刚过，后边又来了一伙挑着麦个子象扭秧歌一样的人。他立刻警觉起来，大喝一声：

“口令？”

“十六团的。”

纪仁欣一听口令不对，便“呸”地一枪打过去。敌人立刻显了本相，扔下麦子就扑过来。

麻雀组的民兵听到枪声一齐赶来。夜间，敌人不知虚实，听到四周都是枪声，吓得抱头鼠窜。这一次鬼子不但没讨到便宜，还送来了十几担麦子。

出奇兵虎口“送礼”

日本鬼子连连遭到五虎村民兵的打击以后，整天蜷缩在索格庄南山的“乌龟壳”里。五虎村民兵怎样引诱，敌人也不敢出来，于是，他们就找上门去打。

一九四五年六月的一天夜晚，天阴得墨黑，对面不见人。纪彦带着爆炸组三个民兵，每人背着两个大地雷和许多

“良心袋”，向索格庄据点摸去。

南山顶上鬼子的岗楼里，不时地射出手电筒的光柱，扫着鹿砦、壕沟和周围的山坡。

一次，手电光刚过，忽然四个黑影象箭一样射了过去。在蒿草、地堰的掩护下，纪彦和三个民兵拉开一定的距离，时而躬腰快跑，时而匍匐前进，敏捷迅速地来到了炮楼底下。他们刚要接近鹿砦，突然传来“喀喳、喀喳”的皮靴声，鬼子的巡逻哨出来了。他们一翻身，隐蔽在壕沟里。

等鬼子走过，纪彦一挥手，四个人飞身跃起，从鹿砦口跳了进去。到了岗楼门口，纪彦把刺刀往地里一插，使劲地转了几下，就挖成一个雷坑，熟练地埋上了“封门雷”。不一会儿，八个大地雷都埋好了，“良心袋”也都挂在鹿砦上。

约摸一个多钟头，忽见据点里火光冲天，轰隆隆几声巨响，震得山摇地动，一队换班的鬼子巡逻哨全坐上“土飞机”上了西天。

在我军民的沉重打击下，鬼子白天行动不敢出门，晚上睡觉不敢进屋，日夜胆颤心惊，象陷入火阵的野牛，坐卧不安。不久，在我军民的打击下，索格庄的敌人乖乖地投降了。

(海阳县人民武装部)

插图：车天德

夜袭警察所

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在临朐城南的七贤集设了一个警察所。所长姓梁，矮个子，满脸横肉，是个心毒手狠、死心塌地为日寇效劳的汉奸，当地群众都叫他“高粱楂子”。这个狗汉奸依仗着日本侵略者的势力，称霸一方，欺压百姓，经常捕杀我抗日干部和军属，破坏我地下党组织，附近许多村庄被他折腾得鸡犬不宁。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为民除害，我地下党组织决定拔掉这个伪警察所。当时，把任务交给了孔村一带的民兵武装。民兵队长马相图接受任务后，亲自到七贤集进行了侦察。

原来，警察所与伪区公所住在一起，警察所住东跨院，区公所住西跨院。区公所里有二十几个伪自卫队员；警察所里有十四个伪警察，八支步枪，两支短枪，大门口设岗。出入行人都得经岗哨检查，一句话说不对，就会被当成“八路探子”抓起来。离警察所不远的大地主李兴玉家里，还住着伪军刘凤歧的一个分队，约八十余人，有步枪五、六十支，机枪四挺。

秋夜，静悄悄的。在马相图家的北屋里，十几个民兵骨干，围着一盏小豆油灯，正根据侦察来的情况，低声研究着行动计划。大家一致认为，这伪警察所只能智取，不能强攻。怎样智取呢？大家又热烈地谈论起来。

马相图坐在炕沿上，嘴里衔着旱烟袋，“巴哒巴哒”一个劲地吸烟，眯着双眼，倾听大家的意见。一会儿，他把烟锅往地上梆梆磕了几下，抬起头来，望着大家说：“我有个主意，大家琢磨一下怎么样？”这时，十几双眼睛一齐朝他望去。他接着说：“北店村有个刘加干，以前被迫干过几天伪警察，跟‘高粱楂子’认识，这阵在家种地，表现还不错。我们给他讲明道理，让他帮我们混进警察所去。眼下中秋节快来到了，咱只要……”大家一听，都拍手叫好，接着又你一言、我一语，直到把具体行动计划商量妥当，才从马相图家里出来。

农历八月十五日，太阳落山的时候，在七贤集的村头上出现了两个身穿大褂、头戴礼帽的人。只见他们各自提着一个盛满白酒、烧鸡、月饼和水果的篮子，从容地朝伪警察所走去。前头走的是刘加干，跟在后面的就是民兵马同生。

来到警察所，一则刘加干和门岗认识，二则又是来送礼的，所以没费事就进了大门。于是两人大摇大摆地直向“高粱楂子”住的堂屋走去。

“高粱楂子”正躺在躺椅上闭目养神，听到有人来了，懒洋洋地半睁开眼。一见两个人提着满满两篮子好吃的东西，突然，象个皮球一样，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满脸堆笑地说：“噢——，是刘老弟来了，坐，坐！”他一边寒暄着，一边用三角眼上下打量马同生。马同生就自我介绍说：“我叫马同生，家住胡梅涧，来‘拜望’所长。”这时，刘加干忙给“高粱楂子”递上一支香烟，接过话去说：“这是我表弟，原先在保定警察局混事，因为家里有老小，打算回来投靠梁所长，请你多关照，给找个差事。”说着掀起大褂，从腰里摸出一包烟土，送到“高粱楂子”面前：“这点小意思，是表弟从保定

带回来的上等料子，请所长尝尝。”

“高粱楂子”一见烟土，就象苍蝇见了血一样，连忙接过来捧在手里，不住地用鼻子嗅着，连声说：“好说！好说！”

马同生从篮子里把酒肉拿出来，摆了一桌子，三个人便吃喝起来。酒过三巡，马同生站起来给“高粱楂子”斟酒。他望着外面的几个警察说：“今天中秋节，也叫弟兄们来同饮一杯吧！”

已带醉意的“高粱楂子”把酒盅一放，说了声：“好！就叫弟兄们来同饮一杯！”

外边几个伪警察早就馋得垂涎三尺，一听到这句话，都蜂拥而入，大吃大喝起来。顿时，堂屋里猜拳行令，吆三喝四地乱作一团。马同生见时机成熟，便装做小便走了出来，到处察看了一遍。

天将半夜的时候，众匪徒个个喝得烂醉如泥，有的歪倒在桌旁，有的还在拚命地狂饮。有个家伙嘟噜着醉话，拖着大枪，歪歪扭扭地上大门换岗去。“高粱楂子”早已迷迷糊糊爬上床，象死猪一样睡过去了……

雄鸡刚叫过一遍，马相图、刘光磊、张士敏等十几个民兵，扛着锨镢，挎着篮子，悄悄地摸到了村东头。马相图再一次对大家说：“照计划行事，行动要快，不要惊动区公所和伪军！”说完，十几个民兵就直奔伪警察所而去。留下的两名民兵立刻爬到沟南崖，担任警戒，观察伪军的动静。

当马相图他们来到警察所的大门口时，马同生已悄悄开了大门，民兵们立即闪了进去。首先到岗楼里，把那个喝得醉烂如泥的伪警察，象捆死猪一样捆了起来，给他嘴里塞上了棉花。马同生又领着民兵向伪警察的宿舍走去。宿舍门虚

掩着，里面鼾声大作。几个民兵进屋先把墙上挂的八支步枪和短枪摘了下来，然后收拾了那十二个横七竖八躺在炕上的伪警察。有的给捆起来了还说醉话。

与此同时，刘加干引马相图与刘光磊进了“高粱楂子”的堂屋。借着明亮的月光，见到“高粱楂子”裸露着肥猪似的身子，正在呼呼酣睡。刘光磊一个箭步上去，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枪。“高粱楂子”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醒了，他一骨碌爬起来，慌忙往枕头底下摸手枪。这时马相图、刘光磊的枪口已经抵住了他的脊梁：“不准动！举起手来！”

“高粱楂子”哆哆嗦嗦地举起双手，结结巴巴地说：“有、有话好说……”刘光磊顺手从床上抓起一双臭袜子塞进他嘴里，又从腰里掏出绳子，把他捆了个结实，这才对他说：“我们是八路军，‘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鸡叫三遍了。伪军和区公所的伪自卫团员还在睡梦中，民兵们已押着伪警察离开了七贤集。刚走到南沟，“高粱楂子”左右一看，见只有十几个民兵，就躺在地上装死狗，耍赖不走了。马相图见天已放亮，如拖延时间，被伪军发觉就会带来麻烦。于是，同几个民兵商量了一下，让刘光磊代表人民把这个血债累累的民族败类就地处决了。其他几个家伙都吓得乖乖地跟着走了。

伪军听到枪声，骚乱起来，放了一阵枪，却不敢出来。天亮后，才知道警察所被一锅端了，“高粱楂子”丧了狗命。

（临朐县人武部）

民兵英雄纪彦

青岛海运局船舶大队大队长纪彦，是当年闻名全省的“五虎村”的“五虎将”之一。下面记述的几个故事，是他在抗日战争年代对敌斗争的几个片断。

活捉二鬼子

一九四四年，日本侵略者对我胶东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灭绝人性的“蚕食”、“扫荡”。纪家店民兵在纪彦等人带领下，为保卫革命根据地而英勇地进行了反“扫荡”。

一天，纪彦和纪仁海带着地雷，来到了被鬼子占领的索格庄。他俩的任务是：活捉“舌头”，了解敌情。纪彦走在前，仁海跟在后，拐弯抹角地闯进村来。这个村分西、南、北三庄，北面的叫北索格庄，南面的叫南索格庄，西面的叫西索格庄。庄西有条大河，河上有座石桥，鬼子在桥头上盖了一座炮楼，几个鬼子哨兵在桥上来回巡逻。见此情形，纪彦使个眼色，仁海靠了上来，两人一嘀咕，便朝西庄奔去。

这一带村庄，他俩走得烂熟，不一会就穿街过巷进了庄。街巷胡同空无一人，砸碎的盆盆罐罐处处皆是。正走间，忽听有人开门，他俩急忙闪进一条胡同里。顺声望去，只见从幢瓦房里踉踉跄跄走出一个二鬼子来。纪彦见后面无人，便轻声对仁海说：“抓住他！”仁海点点头，两人便一前

一后地追了上去。

纪彦敏捷地穿过几条胡同，举起一个大地雷，迎面朝这个二鬼子冲去，大喝一声：“站住！”

二鬼子一看，吓得两腿一软，“噗通”一声跪在地上，还没来得及求饶，就被仁海从背后飞起一脚，踢了个癞蛤蟆打滚——腩朝天。他俩就势用绳子把他绑了起来。纪彦抓起枪，说声“走！”仁海就拦腰夹起这个家伙朝村外飞奔。这家伙不老实，想叫唤，纪彦拔起一把青草，往他嘴里使劲一塞，他再也哼不出声了。

两人轮换着，一气把这个二鬼子夹出了二里多路。看看敌人没追上来，便顺顺当当地把俘虏押到了县大队。原来，这个家伙抢到一坛酒，独自躲进一家喝起来，醉倒了，醒来正想回据点，不巧落到了纪彦和仁海手里。

勇退“胖狗熊”

驻扎在北索格庄的鬼子军官“胖狗熊”，闻听在西庄失踪一个二鬼子，便暴跳如雷，兽性大作，带着鬼子、汉奸更加疯狂地“扫荡”起来。一天，“胖狗熊”的翻译官向他报告说：“队长，现已查明，是纪家店的民兵捉了我们的人。”

“胖狗熊”闻听，穷凶极恶地嚷道：“部队的出发，纪家店民兵，统统地消灭！”

“胖狗熊”带领二百多日伪军，挑着膏药旗向纪家店扑来。当时是阴历四月初，正在地里干活的纪彦，看见西岗上的“信号树”倒了，听到村里的大钟和铜锣响了，便带领民兵们赶回村子，带上地雷，奔上了北口子。

乡亲们刚刚转移出去，敌人的枪声便“砰砰”地响起来了。原来，狡猾的鬼子没有走北口子，而是从村西冲进来了。纪彦只得带领民兵撤向后山。鬼子象群恶狼，挨门逐户，先用机枪一扫，然后砸开门，闯进去翻箱倒柜，砸缸摔罐，掀炕刨院，最后再放上一把火。纪家店村，立时烟雾弥漫，火光冲天。

民兵们在山上见村里起了火，个个怒不可遏。纪彦把大家集合起来说：“不能叫鬼子白白糟塌村子。咱们冲进去，打这些狗日的！”“对！坚决把狗日的打跑！”民兵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纪彦把民兵们分成三组，每组除土枪、手榴弹外，还带着水桶和爆竹，从西、南、北三面向村里迂回。

这会儿，日本鬼子在村里横冲直撞，闹腾累了，都横七竖八地躺在村东场院里。“胖狗熊”和翻译官在一间屋里啃鸡，一个鬼子搬进一坛酒，“胖狗熊”刚要喝，突然“轰、轰、轰！”四周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鬼子忽地一下乱了营。“胖狗熊”提起指挥刀，冲出房来，喝住惊慌失措的鬼子。他亲自指挥机枪射手，顺着枪声朝北打，但南面又打起枪来了；他忙命令机枪朝南打，西面又响了……顿时，四面八方，枪声大作，喊杀声震天动地，弄得“胖狗熊”晕头转向。这家伙不知虚实，连忙集合起队伍往东山上撤退。

纪彦见鬼子要跑，叫民兵点着爆竹，好家伙，鞭炮在桶里“劈哩啪啦”，鬼子兵在慌忙中难辨真假，吓得丢下一具死尸，夹起尾巴逃走了。

巧设“西瓜宴”

“胖狗熊”第一次到纪家店“扫荡”弄了个偷鸡不着蚀把米，被纪彦带领民兵运用“麻雀战”打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这消息气坏了盘踞在莱阳城里的鬼子司令，他把“胖狗熊”臭骂了一顿，发誓要“踏平纪家店”。

麦收季节，鬼子想乘纪家店民兵忙于麦收之际，再次进行“扫荡”。一天大清早，鬼子司令命令“胖狗熊”带三、四百日寇、汉奸，从莱阳城直插纪家店。

那知道，纪彦等早就得到了消息，他们下定决心叫鬼子会餐“铁西瓜”。他分派女爆炸组长陈桂香带领女民兵，到村南的井台周围布雷，自己带领爆炸组在村北一带布雷。布雷就绪后，他又挑选了五个身强力壮，枪法特别好的民兵，由自己带领，沿纪家店到摆架岭之间的大道上，布满了假雷区。然后，他们六个人神出鬼没地尾追着鬼子的队伍，前、后、左、右地打“麻雀战”，干扰敌人。

“胖狗熊”吃过纪家店民兵地雷战的苦头，所以派工兵在前头扫雷。这些鬼子工兵有的拿着扫雷器，有的端着石灰，一路上，只要碰上有埋东西的痕迹，就用石灰撒上圈圈。那天，太阳火辣辣的，晒得人嗓子眼里直冒火，坐着不动也觉喘不过气来。鬼子、汉奸们在路上这么磨蹭，一个个热得象野猪似地直喘粗气。他们既怕地雷炸，又要防冷枪，两条腿好似灌了铅一样，慢得好似乌龟爬，从摆架岭到纪家店只五里多路，可他们几乎走了一上午。

到了村头上，“胖狗熊”把指挥刀一挥，命令鬼子分两路

向村里冲。只听“轰”地一声，上面盖着碎石片，埋在村北口的大绊雷炸响了，当场就有五、六个鬼子上了西天。有的鬼子被石片打破了头，抱着脑袋直叫唤，有的腓上挨了炸，捂着屁股乱哼呀。“胖狗熊”气急败坏，一面骂着工兵继续探雷，一面指挥鬼子往村里冲。一个不大的纪家店，鬼子从村北走到村南竟用了两个来钟头。

到了村南，这群又气又累，又饿又渴的鬼子，一见村南有口井，便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窝蜂地涌上去弄水喝。“轰、轰、轰！”井旁的“子母雷”被踏响了，又有十二、三个鬼子见了阎王。一块雷片正好打在“胖狗熊”的右腮上，他扔掉指挥刀，用手捂住胖腮，鲜血顺着他的爪子往下流，痛得嗷嗷直叫。这时，纪彦指挥民兵从山上一齐向村里开了火，喊声四起，枪声大作。“胖狗熊”慌忙集合起队伍，拖着二十多具尸体逃跑了。

智 造“土 坦 克”

一九四四年腊月三十日晚上，我胶东军区主力部队发动强大攻势，将大汉奸赵保原的匪巢万第，团团包围。赵保原的三个主力团就象热锅上的蚂蚁，一面四处求救，一面妄图突围。这时，纪彦带领着民兵们参加了海阳县成立的“联卫军”，直接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在万第附近的迎格庄，驻扎着赵保原的“莱保团”。我前线指挥部命令“联卫军”堵住这个团窜往万第的去路。一天夜里，纪彦受命带领“联卫军”火速围住了迎格庄之后，便亲自带领一部分“联卫军”去攻打迎格庄前岗上的碉堡。接火后，

敌人碉堡里的机枪喷吐着火舌，狂叫着，压得“联卫军”抬不起头来，接连上去两个爆破组都没有完成任务。时间已过去半夜，整个迎格庄上空火光闪闪，硝烟弥漫。大伙儿硬攻不行，急得火烧火燎。忽然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抬来几张木桌和一些被子，把被子泡湿后，披在桌子上，一连披上五六床，由四个民兵抬着四条腿，迎着敌人的火力冲去。大伙都叫这是“土坦克”。在“土坦克”的掩护下，“联卫军”齐声呐喊着朝碉堡冲去。这一来带劲了，敌人的机枪打在湿被上，光听“噗、噗、噗”的声音，一点打不透。敌人的机枪手慌了，把机枪一丢，撒腿就跑。纪彦乘机大声呼喊道：“冲啊！”“联卫军”战士象猛虎般地冲了上去，拿下了碉堡。这一仗真痛快，不仅缴获了一挺轻机枪，还俘虏了七、八十名伪军。“联卫军”随即发起总攻击，全歼了赵保原的“莱保团”，保证了万第战斗的顺利进行。

这天拂晓，万第宣告解放。赵保原的三个主力团大部被歼。

一九四五年一月，胶东军区先后授予纪彦同志“爆炸模范”、“民兵英雄”等光荣称号。

抗日战争胜利后，独夫民贼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下，妄图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发动了内战。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纪彦又带领民兵们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继续战斗。

(青島市北区人武部)

夺钢材夜袭芝罘

一九四三年，抗日战争已是第六个年头了，但斗争还是十分艰苦的。蓬莱县安在房家兵工厂的料快用完了。这钢啊铁呀，到哪里去弄呢？区委发动群众想办法。

武委会主任于金仕为这事十分焦急，他想：别看这小厂子没有几个人，可是它出的地雷、手榴弹、“单打一”步枪和土炮，却供应着全县的民兵使用，怎能停工待料呢！一天晚上，他来到初旺村，找这个村的指导员赵敬涛商量。一进门，只见赵敬涛面带喜色，眼放亮光。这时，赵敬涛一把拖住于金仕，就向村外走去。

“老于，有门啦！”

“门在哪？”

“在那！”赵敬涛用手向东一指。

虽是晚上，但老于看他指的方向，便知说的是大海。心想，初旺民兵在海上打过敌人的货船，截过敌人的粮船，莫非又有敌人载钢铁的船路过？于是便问：“有船来？”

“不，上芝罘！”赵敬涛又向东一指。老于明白了，是要去敌占区芝罘岛。

接着，赵敬涛向老于汇报了民兵侦察来的情况：芝罘岛敌人安了个露天物资仓库，最近运到一批铁轨和钢筋，只有几个鬼子看守。因为这芝罘岛三面环水，只有一条又长又窄的路与大陆相连，再加上距烟台又近，所以敌人没设重防。

老于听了十分高兴，两人详细地研究了行动计划以后，就分手了。赵敬涛回村组织民兵准备船只，老于回区上去找区中队。

翌日黄昏，两只小船从容地驶出初家港，乘着仲夏的晚风，向东进发。这次，老于和赵敬涛率领着十个小伙子，都是从民兵和区中队中挑选的，个个要膀头有膀头，要精神头有精神头，摆弄个地雷啥的更是手脚麻利，干净利落。

到芝罘岛四十多里水路，为了不被敌人发觉，他们就故意放慢速度，待到半夜时分，他们才靠岸登陆。

芝罘，象死一样沉静，没有渔火，没有人声。只是鬼子仓库那边，还有个灯光。

“鬼子没睡？”

“不管他！”

老于和赵敬涛交换了一下眼色。

“照原计划进行！”

命令传出，只见一排人影迅速地向房后铁丝网那边移动。一会儿，铁丝网被搞开了，人影在铁丝网里消失了。一袋烟的工夫，里面传出信来：各个门口全部用地雷封上了，封锁通往烟台路口的地雷也全埋好了；为了预防万一，在船两侧的海滩上和小道上也埋好了地雷。

一切布置妥当，就该对付那灯下的鬼子了。老于、赵敬涛和中队战士小顾便一起向这间屋子摸去。

这屋子是个串堂门。一个鬼子八成是为了壮胆子，把左轮手枪放在桌子上，嘴里还哼哼呀呀地唱着。不知是他五音不全，还是东洋歌就那么个腔，简直和鬼哭一般。突然，“哐当”一声，门被踢开了，小顾飞身闯了进去。那家伙一声惊

叫，抓住左轮就是一枪。小顾抽身跳出门外，贴在门旁的墙上。鬼子再没打枪，却顺手“砰！”地一声把门关上了，想拔腿从后门逃跑。这时，后门也“哐当”一声开了，飞进来一颗手榴弹，“轰！”地一声，鬼子站在那儿不会动弹了。倒不是手榴弹炸着他了，是这一声巨响把他吓呆了。赵敬涛、老于和小顾就势扑了上去，还没等鬼子清醒过来，两只铁钳似的大手，已经抹住了他的喉咙……

老于和赵敬涛寻思：这又响枪又响手榴弹，非惊动那几个鬼子不可，就急忙冲进院内，谁知那几个屋的鬼子既没打枪，也没动静。“好，你不动，我也不动，只要你一出门，就收拾你！”老于他们，就这样在院内盯住了敌人。

那鬼子怎么没动静了呢？原来这几个鬼子从梦中惊醒，不知出了什么事，不知八路来了多少人，都不愿先出来送死，所以都龟缩在屋子里打战战。

这么一来，可给民兵们装船赢得了时间。这露天仓库就在海边，不一会两只船就装满了。大家迅速地撤出，飞身上船。他们抹上大橹，摇起边桨，两只船就象长上了翅膀，乘风破浪，飞速前进。

(莲人武)

入敌巢巧计取药

在抗日战争时期，乐陵县第一区红色交通站里，有个英雄交通员名叫李介贤。

一天，上级交来一项紧急任务，说有三名养伤的武工队战士，因缺乏“黄碘”“二百二”等药品，无法治疗，伤势一天天恶化起来。要交通站的同志们在三天之内，千方百计地弄点送去。

交通站的同志们一听，都说一定要按时完成党交给的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但谁去完成呢？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最后一致认为，还是交给李介贤同志来完成最合适。

李介贤，墩子个，黑面皮，说话诙谐，办事机灵，还会耍一手魔术。他经常出现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传消息，送情报，每次完成任务都很出色。可是这次，他却为难起来，因为当时形势非常紧张，城镇里的药铺全都关门闭户，乡下连个治肚疼脑热的药也难寻到，上那里去找“洋药”呢？

李介贤想啊想啊，白天饭吃不香，夜间觉睡不甜。他打发可靠的亲友，四外打听遍了，也没得到半点希望。这时，一个老乡亲对他说：“介贤呵！我知道这药是给咱亲人讨换的，心里也着急。可是，眼下这东西比沙里淘金还难呵！我想，只有一个法子，可太冒险啦……”老乡亲说到这里，两眼直愣愣地盯住李介贤，把滚到嗓子眼里的话，又咽了回去。

“大叔，你就敞开窗户说亮话吧！”李介贤看透了老乡亲

是怕自己担风险，恳切地说：“只要能为亲人弄到药，那怕是上刀山，过火海，我决没有半点犹豫！”

老乡亲看到介贤志坚如钢，便说：“在城里，鬼子设了个‘十字会’，敌人把守的特别严，别说是陌生人，就是不吃香的二号汉奸，也休想进去……”

“有门！”没等老乡亲说完，李介贤脸上泛起了笑容，高兴地说：“哎，你这一说，我也想起来，敌人这个‘十字会’，什么他娘的‘洋药’都有。有一天，我在那门前耍魔术，那些龟孙子还喜欢看哪。对，我可以想办法把药搞出来！”

老乡亲语重心长地嘱咐道：“虎口拔牙，可千万小心呵！”

李介贤点头称是。

第二天，李介贤挑着玩魔术的担子，唿掬唿掬地进了城。到了“十字会”门前，他先是“当当当！”敲了一阵锣，接着就亮开嗓子喊起来：“嗨，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不是夸海口，说大话，兄弟耍的这一手，叫做‘大搬运’，死的能变桌、椅、板凳，活的能变鸡、鱼、美人……”

“嗨，玩戏法的来啦，快来看呀！”唿喇一声，围了一圈子人来。人群不时被李介贤耍的魔术惹得哈哈大笑。

“在这里闹腾什么，快滚开！”正在热闹时，突然从“十字会”里走出一个歪戴着帽子的汉奸，后面跟着一个挎东洋刀的大肥鬼子。这鬼子长得横竖一样粗，从一双牛蛋子眼里，射出两道凶光，一看就知是个诡诈的家伙。他，就是“十字会”的主管，知道他真名的人不多，都叫他“肥洋狗”。

“肥洋狗”走到圈子里头，指着李介贤哇啦一阵，歪帽汉

奸翻译说：“太君是说，不能在这里闹腾，快滚！”

“八嘎牙噜！”歪帽汉奸正狗仗人势显威风，脸上“啪”地挨了一巴掌。这小子“哎哟”一声，斜着眼珠子一看，原来是在“十字会”养伤的一个鬼子官打的，身旁还站着个妖里妖气的日本娘们儿，不住地呱哒着她那血片子大嘴唇。

李介贤看的真切，知道是这个鬼子官没有看够他要的魔术，就故意把摆在地上的东西拾掇起来，拿着锣说：“现在就收场啦，大家请回吧！”

“肥洋狗”那敢跟他的“上司”顶，见事不妙，就朝着歪帽汉奸瞪了一眼。这个狗汉奸更会顺风转舵，点头哈腰地说：“嘻嘻，太君、太太，你只要愿看，那好办，就叫他要下去。”回头又对李介贤喊道：“快要！”

李介贤心里早有了主意，便强压住心头怒火，满脸陪笑地向鬼子官打了一躬，装做饿了的样子，说：“我肚内空得实在鼓不起劲来了，等我回家吃点东西，回来再耍，愿意看那一手，我就要那一手。”说着，拿出拔腿就走的架势。

“不，不，米西米西的有！”鬼子官咧着大嘴，指着“十字会”半掩的两扇大门。李介贤装做不懂鬼子的意思，问歪帽子汉奸：“我不明白——”

汉奸用手一指说：“快进‘十字会’，吃饱了饭好好耍！”

“好！”李介贤心中暗喜，挑起担子就进了“十字会”的大门。

吃饱了饭，磨蹭到晚上，李介贤就给三十多个带伤的鬼子、汉奸，演出了拿手魔术。这些家伙看得目瞪口呆，有时拍手叫好，有时哇哇怪叫，一直看了两个小时，还不满足，都伸着脖子直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那个鬼子官更看上

了瘾，来到场子正中，抱着李介贤刚变出来的一只大花瓶，比手划脚地哇啦哇啦叫起来。

李介贤觉得时机已到，提了提精神，亮开嗓门喊道：“太君，我还有一手没露，叫做瓶中取宝，就是把几个小瓶子摆在地上，说声‘来！’就能从里面出水、出人、出狗熊，要什么出什么……”他说得天花乱坠，有鼻子有眼。没等他把话说完，这些家伙们就乐得喊起来：“玩这一手吧！”李介贤假装为难地接着说：“玩这一手倒行，可我忘了带小瓶子来。”

“这个好办！”一个家伙咧着嘴说，“药房里有的是，跟我拿去！”

李介贤跟着汉奸走进了药房，举目一看，嘿，大小瓶子摆了一屋，红的，蓝的，紫的，啥色的都有，就是没法下手。

常言说，“急中生智”。李介贤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装做不小心，“啪啦”一声，把桌子上一个大瓶子摔了个粉碎。跟着他的汉奸当场吓傻了眼，正想发脾气，李介贤半软半硬地说：“先生，虽然我一时失手，把瓶子摔了，可你千万不能吱声，要是叫‘皇军’发现了，芝麻大的小事，你我全脱不干净呀！”这么一讲，果然见效，那汉奸便把破碎瓶片拾在簸箕里，端到外边悄悄地扔了。借汉奸出去的空儿，李介贤手疾眼快，把“黄碘”、“二百二”等药水倒在早已准备好的空瓶里。当夜耍完了魔术，就急忙离开了虎穴。

当敌人发觉受了骗时，李介贤已无影无踪了。

（乐陵县革委、人武部、城关公社报道组）

威震敌胆的便衣班

“虎口拔牙”

一九四一年三月初一，文城集上人山人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有四个青年农民，他们有的挎着白柳条篓，有的背着草包，象其他赶集人一样，在集市上，边走边看，并不引人注目。

日头从屋脊爬上了头顶。忽听得一阵脚踏车铃响，只见一个日本鬼子，弓着大马虾腰，一手推着车子，一手提着匣子枪，横冲直撞地走过来。那四个人顿时精神振奋，分开众人，跟了上去。日本鬼子走到一个卖对虾的摊子前，也不问个价，伸手就抓。说时迟，那时快，正在这当口，一个乌黑的枪口对准了他的后脑勺，“叭”地一声，鬼子一头栽进对虾筐，见了阎王。这开枪的不是别人，正是文登县便衣班的班长王书峰。今日，他和高新贵等四个民兵，根据上级指示，到集上来夺枪扰敌。

当城里的鬼子听到枪声，向这边扑来时，王书峰四人，早就带上新缴的匣子枪，夹在人群中出了城门。

文城集上的夺枪事件，大长了全县人民抗日救国的志气，大灭了鬼子汉奸的威风。敌人白天再不敢单独出来活动了，夜里更是怕得要命，索性把外围两个班的伪军调到鬼子大队部跟前，把守南门。党组织决定来个虎口拔牙，干掉这两个

班，狠狠打击一下敌人。任务就交给了王书峰所在的便衣班。

一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王书峰带着毕敬序和另一个民兵，悄悄地剪断铁蒺藜，进了文登城，大摇大摆地向南门走去。“干什么的？”伪军哨兵听到脚步声，一面拉动枪栓，一面惊慌地问。“真他妈的兔子胆！查班的！”王书峰故意提高嗓门，说话间，三人已靠近了哨兵。王书峰一个扫堂腿，只听“咻通”一声，那家伙被摔了个四爪朝天。毕敬序一个箭步上去，夺过了三八枪。

“不许动！嚷，就要你的狗命！”三人低声命令着，把这家伙捆了起来。王书峰又和毕敬序一闪身进了屋，十五个伪军躺在地铺上睡得跟死猪一样。他俩悄悄地把挂在墙上的枪摘下来，又把手榴弹别在腰间，把子弹袋放到门外。一切妥当，两人一手持枪，一手举着手榴弹，大吼一声：“不准动！你们被包围了！”梦中惊醒的伪军们，顿时吓得浑身筛糠，乖乖地举起双手做了俘虏。王书峰把收缴的枪卸下栓来，让伪军背着，迅速打开南门，三人押着十六个俘虏，悄悄出了城，胜利返回县大队。

巧计除奸

一九四三年正月初六，便衣班又接受了一项新任务——枪毙伪四区区长孙党。

提起这家伙，群众都恨不能把他千刀万剐。这家伙叛变投敌后，死心踏地给日寇当走狗，经常带领据点的鬼子和伪军四出作恶，祸害百姓，残杀我地下干部。是个头顶上长疮，

脚底下流脓，坏透了的狗汉奸。县大队根据群众的要求，决定干掉孙党，为民除害。不过，这家伙诡计多端，行动多变，要干掉他，的确也不是件容易事。

王书峰接到任务后，马上召集全班同志开军事民主会，制定战斗方案。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献计献策。经过充分讨论，最后拟定了具体的战斗方案，得到了上级的批准。

这天傍晚，王书峰打扮成鬼子的翻译，高新贵化装成日本中队长，带着六个“鬼子兵”，来到了伪四区区队部。一个“鬼子”上前砸门。砸了半天，没人应声。这下可气坏了高新贵，“唰”地抽出东洋刀，朝着大门劈了起来，嘴里还不住地“八格牙噜，八格牙噜”骂着。王书峰趁机喊起来：“快开门，太君发火了！我们找孙区长有要事，误了事，你们担当得起吗？！”

“没有孙区长的命令，我们不敢开门。”里面传出伪军颤颤兢兢的声音。

“他妈的，少废话，再不开，‘皇军’就要劈门进去了！”王书峰大声喊道。

这时，高新贵的指挥刀，又朝大门劈了起来。那伪军被吓坏了，慌忙开了大门。高新贵冲着那个伪军“咣咣”就是几个耳光，打得他连退了好几步，差点摔倒。

队部大屋里，伪军们正在吆三喝四地推“牌九”，污言秽语，好在没把屋顶给鼓起来。刚才大门口的吵闹声，他们哪能听得见呢？

来到屋门口，王书峰给同志们使了个眼色，一脚踢开门，八支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准了屋里的伪军：“不准动！缴枪

不杀，我们优待俘虏！”

满屋的伪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破了胆，直愣愣地望着门口的几个“鬼子”，弄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大胆的家伙开了腔：“太君，不要误会，我们是自己人！”

“谁跟你们是自己人，我们是便衣班。你们被包围了！”

伪军一听“便衣班”，登时吓破了胆，乖乖举起了双手。王书峰他们把敌人的武器收集起来，拿到门外，反身锁上屋门。由毕四河、江麦恩在门外看守。王书峰和高新贵等六人，又急向孙党的住宅奔去。

来到孙党屋里，只见他老婆一个人在家。“孙区长呢？‘皇军’找他有急事。”王书峰问。

“天不黑就出去啦！”

“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从孙党家出来，六个人心里都很着急，孙党这只老狐狸跑到哪儿去了？后来通过访问群众，了解到这个家伙在北楼上抽大烟。

孙党这时刚抽完了大烟，支歪在炕旮旯里和两个护兵打牌。把“二八五”双保险手枪，夹在腿间。忽然一阵急促的上楼声，惊动了这家伙，他一把抓起手枪，冲着门口就想打。谁知他惊慌中，子弹没上膛。王书峰眼明手快，一步跳上去，“叭叭叭”就是几个点射，孙党和一个护兵象死狗一样，动也不动了。

干掉了孙党，六个人迅速返回区队部，与看守伪军的两个民兵汇合在一起，带着缴获的武器，出了大门，很快便消失在夜幕中。



虎穴牵马

眨眼工夫，一年过去了。

一年来，斗争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抗日武装力量进一步强大，敌人却象秋后的蚂蚱，没有几天的活头了。为了适应部队的需要，党组织决定夺取驻威海的日本鬼子的四匹战马，装备自己。任务交给了王书峰等四名同志。

一九四四年四月的一天夜里，天黑得象口倒扣着的大锅。王书峰等四人，化装成伪军，星夜奔向威海，赶到时已是午夜了。

这一带地方，他们经常出入，地理非常熟悉。四个人根据预先得到的情报，知道日本鬼子图省事，把马交给了伪军喂养。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翻进了与伪军岗楼毗邻的一所大院里。岗楼和大院有一个小门连着，门栓在岗楼一边，伪军可以随便出入。而马棚就设在大院里。王书峰留下两人担任警戒，便和另一个人来到了马夫屋前，用舌头舔破了窗户纸，望见里面灯下，两个马夫合衣躺在小炕上，睡得象死狗一般。他俩推开门，进屋把马夫叫醒：“快起来，‘皇军’要下乡，赶快备马跟我们走一趟！”两个马夫睡得糊里糊涂的，听说“皇军”要用马，又见眼前站着两个“弟兄”，便急忙从炕上跳下来，奔向马棚，不一会，就把四匹战马备好了。

王书峰从马夫那里要过钥匙，开了大门，正待走时，岗楼上的伪军哨兵听到响声，忽然吆喝起来：“谁？干什么的？”“‘皇军’要下乡，吩咐牵马。”王书峰沉着地回答着。那伪军见是“自己人”，也就不再追问了。

“快走，回去晚了‘皇军’要发脾气！”王书峰催促两个马夫和两个民兵骑上了马。他回头关门时，突然看见正房屋门大敞，灯光下，两辆崭新的自行车放在里边。王书峰喜出望外，急忙和另一个民兵一起推出自行车，出了大门，便跨车飞奔起来。

马蹄得得，车轮滚滚，踏碎了敌人的迷梦。王书峰四人沐浴着霞光，脸上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文登县人民武装部、宋村公社革委、人民武装部报道组）

插图：赵 正

三 截 敌 粮 船

一九四三年，盘踞在荣成县俚岛的日伪军，在我军民的沉重打击下，整天龟缩在炮楼里。他们的陆上交通被切断，几次出动“扫荡”抢粮，都遭到迎头痛击。无奈何，他们只得向上司求救，从海上运粮。然而，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请看三截敌粮船的故事。

出其不意 首截成功

一天晚上，瓦屋石民兵自卫团的干部正在团长李国福的小屋里，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突然，门“吱”地一声开了，指导员张洪仁兴冲冲地闯进来。大家的目光一齐投在他身上，异口同声地问道：“有任务吗？”张洪仁坐到炕沿上，高兴地对大家说：“有啊！我刚才在区上开完会，区长说明天有只敌人的帆船，要给俚岛的日伪军送粮，估计中午时分经过我们前海。区长要我们想方设法截住它，不让一粒粮食落到敌人的手里。”

李国福霍地从炕上站起来，说道：“好！这回可真是兔子叫门——送肉来了。”

夜深了，张洪仁他们还在仔细地研究着这一仗的打法。

第二天中午，海面上笼罩着薄雾，一只三桅大木帆船隐隐约约地出现在瓦屋石前海。

六个精明强干的民兵，在李国福的带领下，分乘两只小船，轻击海波，穿过薄雾，渐渐靠近了缓缓驶来的粮船。船上的鬼子发现了小船，嚎叫着：“喂！什么的干活？”李国福一面轻声命令快向敌船靠拢，一面答道：“打鱼的良民，送鱼来慰劳‘皇军’……”说着，他把一条条活蹦乱跳的大鱼扔到敌船上。敌人看看两只小船上的人确是渔人模样，便毫不戒意，只顾捉鱼。这时，小船乘机靠上了敌船。李国福一挥手，民兵们迅速从船舱里取出武器，跃上敌船。李国福举起手榴弹，把住存放武器的船舱口，厉声喝道：“我们是民兵自卫团！你们跑不了啦，快快缴枪投降！”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吓得目瞪口呆，只得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这次战斗，没费一枪一弹。民兵们押着敌粮船，乘风破浪，胜利返航。

力战顽敌 二截取胜

十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张洪仁高兴地对李国福说：“好消息，敌人又要运粮来了。这是刚才接到的情报。”稍微停顿了一会，他又深思地说：“不过，敌人上次吃了亏，这次可能要新花招，我们也必须随机应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李国福说：“对！咱们召集民兵干部研究一下。”

第二天清晨，一只大帆船趁着大雾，匆匆向俚岛驶去。在它的背后老远的地方，有敌人的一艘兵舰在护航。怎么办呢？埋伏在海滩礁石后面的民兵们，都把目光一齐投向了张洪仁。张洪仁想：打吧，敌强我弱，不行；不打吧，眼睁睁地把敌船放过去，更不行。他紧锁双眉，扫视海面。敌粮船

在兵舰的护卫下，越驶越近了。这时，张洪仁心头一亮，不禁脱口说道：“就这样办！”民兵们齐声问道：“怎么办？”张洪仁对大家说：“敌人有兵舰护航，我们必须快速靠上敌粮船。这样，护航舰的炮火就发挥不了威力啦！”民兵们一听，齐声说“好”。

几只小船，如箭离弦，直向敌粮船飞去。粮船上的敌人一见民兵又要截粮，不敢前进，急急忙忙掉转船头，向护航舰靠拢。民兵们那里肯放，每只船上双橹猛摇。李国福驾驶的小船绕到敌粮船的前面，迎头挡住它的退路。敌人一见，慌忙开枪射击，并企图用大船撞翻小船。李国福看穿了敌人的诡计，先下手为强，“哗哗哗”就是三枪。敌船上的帆绳被打断了，帆唰地一下落了下来。敌船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在水中直打转，敌人慌作一团。这时，民兵们驾驶着小船，趁机靠了上去。李国福纵身一跳，跃上船头。一个鬼子从他后面窜过来，搂住他的腰要夺枪。船下的民兵张义田眼疾手快，一棒砸去，那个鬼子连气都没吭，就死倒在粮袋上。张洪仁勇敢机智，连连捉住了两个敌人。这时，从后船舱里窜出一个鬼子官，挥舞着洋刀，“呀呀”地朝他砍来。张洪仁急忙向旁一闪，敌人扑了空；张洪仁就势一脚，把他踢进了大海。

在双方激烈搏斗的时候，敌舰要向前靠。但是，近海滩浅礁石多，它靠不上；要打，又分不出你我，怕伤了自己人，敌舰的炮弹因而只落在离粮船远远的海面上。我英雄的海上民兵押着敌粮船，又一次胜利返航了。

在庆功大会上，区里表扬了瓦屋石民兵自卫团，并发给两支步枪以资鼓励。张洪仁被光荣地选为“胶东民兵英雄”。

设计巧取 三截奏捷

两次粮船被截，敌人十分恼火，便改变主意，把兵舰护航换成木帆船保镖，船上配备了强大的火器和兵力，同粮船齐头并进。

得到这个消息后，瓦屋石民兵自卫团的干部凑到一块，认真研究了对付敌人的办法。

第二天下午，敌人运粮的帆船在一只大木帆船的保护下，鬼鬼祟祟，由南向北，缓缓行进。这时，一只小船从瓦屋石方向直向粮船驶来。保镖的敌人一见，便以密集的火力向小船上射来。民兵们并不慌张，调转船头就向回撤。敌人以为小船吓跑了，就全速追来。小船边撤退，边还击，始终同敌船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打打走走，离开粮船很远了。敌船看看天色已晚，没有再追，便急忙返航。

就在敌船追我小船的同时，敌粮船乘机全速前进。船上的敌人得意忘形，以为这一次满可以顺利到达了。那知道，从一堆礁石的后面，突然冲出两只小船，挡住敌粮船的去路。这时，敌人方知中了民兵的调虎离山计，顿时慌作一团。民兵们跃上船头，敌人一个个吓得往船舱里钻。敌船长在甲板上捣蒜般地直磕头，口里连喊：“长官饶命！长官饶命！”李国福命令他把船开到瓦屋石去。船刚要开动，敌人的护航船返回来了。怎么办呢？情急智生。李国福吩咐大家把敌人的嘴堵上，关进船舱，民兵们个个化装成押船的敌人，只留敌船长继续开船。

护航船越来越近了。船上的狗翻译躬着对虾腰，立在船

头，扯着公鸭般的嗓子嚎叫着：“弟兄们，民兵全被‘皇军’打跑了。今天天黑了，先到龙须岛住一宿，明天再把粮送到俚岛去。”他刚说完，一个鬼子就扔过了绳子要拴船。原来夜晚航行，敌人怕吃民兵的亏，所以舍近求远，决定先到龙须岛暂避一宿。李国福一看，只有将计就计了。他指挥民兵们拴了船，用枪抵着敌船长的后心说：“你要是不老实，我首先结果了你！”敌船长忙说：“长官，小人实在不敢妄动！”

愚蠢的敌人满以为在龙须岛太平无事，万无一失，岂知粮食早已落在民兵们的手里。敌船停泊了，敌人熟睡了。民兵们砍断了缆绳，押着粮船再次胜利返航。

（荣成县人民武装部通讯员学习班）

青 冶 行

在峰峦起伏的沂蒙山区，蜿蜒湍急的沂河源头，座落着一个群山环抱、风景秀丽的村庄。这就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以“模范村”而著称的沂源县青冶行。战争年代，青冶行人民遵照毛主席关于“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的伟大教导，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武装斗争，打鬼子，揍蒋匪，出生入死，转战南北，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

腊 山 阻 击

一九三八年，日寇的魔爪伸进山东，国民党军望风而逃，象飞蝗一样逃进沂蒙山区：什么吴化文的“新编第四师”啦，秦启荣的“第三纵队”啦，土匪陈三坎啦，地头蛇董钦让啦……他们在日寇面前闻风丧胆，对老百姓却如狼似虎，不是逼粮催款，就是抓丁拉夫，这帮走了那帮来，天天折腾，使沂蒙人民蒙受着巨大苦难。

青冶行处在敌、伪、顽统治的中心，遭受的苦难更加深重。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在抗日的烽火中，上级党组织派人来到青冶行，发展党员，成立支部，建立了抗日游击小组，展开了抗敌寇、反抢粮、保家乡的武装斗争。

一九三九年春末的一天早晨。山根下的一间茅草屋里，游击小组正在秘密地开着会。忽然，一个组员气喘吁吁地跑

来报告：伪军一个排和地头蛇董钦让的杂牌军共一百多人，正向青冶行扑来。

组长陈万元脸上的青筋突了出来，紧攥着铁拳愤愤地说：“这伙遭殃军，今天找到咱头上来了，大伙说咋办？”

“拉出去揍这些杂种！”

“俺都听你的！”大家齐声说。

第一次要亲自指挥战斗的陈万元心想，咱大老粗从没指挥打过仗，这一仗打败打胜，直接影响着群众的斗争情绪啊！他深沉地望着大家说：“众人推土堆成山，主意还得大家拿呀！”

组员们议论开了：

“咱把‘五子炮’抬上山，把手榴弹全带上，轰他狗日的，不叫敌人进村。”

“要是进了村呢？”

“进了村咱就用大刀片，红枪头子跟他们拚！”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用这家伙专揍他领头的！”自幼爱好围山打猎的陈现义，挥着手中的猎枪说。

党支部委员陈现可，看到大伙儿的这股子杀敌劲头，充满信心地说：“咱再分头把村里的群众串通起来，隐蔽到山后，高喊杀声为咱助威，决不能让敌人进村！”

“对！决不能让敌人捞去半点东西！”

议论停当，大家就分头行动了。

.....

敌人象马蜂似地向腊山口涌来。看看靠近了，陈万元把手一挥，高喊一声：“打！”顿时，五子炮“轰咚、轰咚”响彻山谷，浓烟滚滚，山摇地动。黑压压的敌人，乱七八糟地趴

倒一大片。敌人再靠近，众组员又是一排手榴弹，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死伤十几个。隐蔽在一旁的群众和民兵，一齐高喊“杀”声，吓得敌人再也不敢靠近，夹着尾巴窜回了黄庄据点。

首战告捷，大挫了敌人的锐气，大长了自己的威风，游击战士更加活跃起来了。

伏 击 夺 枪

第二年三月，有一天，青冶行党支部接到上级通知，说土匪陈三坎的部队，近几天从蒙阴寨子向东移防，路过青冶行北沟，要青冶行游击小组打个伏击，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党支部根据上级指示，具体研究了伏击办法，作好了战斗准备。

土匪移防这天，陈万元一大早就带着全组队员，腰插菜刀，握着手榴弹，埋伏在北沟的山梁上。

天过半晌，土匪一拉溜地走过来了。只见有的赶着毛驴，驮着东西，有的哼着下流小调，一摇一摆地走着。这条蜿蜒崎岖的山路，两旁悬崖峭壁，怪石林立。匪徒们跌跌爬爬，越走越象三伏天的狗，张着大嘴直喘粗气。后尾几个扛大枪的匪徒，枪身上挂着沉甸甸的红绿包袱，累得更是狗熊一般，和大队拉着一段距离。

众组员看到敌人又抢了老百姓的东西，恨从心头起，火在胸中烧，人人都拉出了弹弦，握紧了手榴弹，等着组长的战斗号令。

敌人象蛆虫似地蠕动到山前了，游击战士等得手心直

痒，心里焦急地想：组长怎么还不下命令呢？

卧在一块卧牛石后面的陈万元想：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夺武器。现在敌众我寡，硬拚不行……他憋着一肚子火，目不转睛地盯着敌人，觅机歼敌。

卧在陈万元身旁的陈现可，完全明白陈万元的心思，小声对他说：“沉住气，打它的后尾，夺那几支枪！”陈万元会意地点点头。

敌人的大队人马过去了。陈万元数着后边的敌人，共十二个。这群匪徒刚爬进伏击圈，“打！”陈万元一声令下，十几颗手榴弹，一齐飞向敌群，爆炸声响成一片，几个狗杂种的脑袋开了花。铁桶里的鞭炮声，也象机枪“嗒嗒嗒”不住地响。群众喊“杀”助威。前头大队的敌人，不知是主力部队还是游击队，吓得抱头鼠窜。后头的这几个土匪，被炸得哭爹嚎娘，争相逃命。游击队员象猛虎一样冲下山来。民兵陈现作追上一个敌人，大喝一声：“缴枪不杀！”这家伙想举枪顽抗，陈现作手急眼快，一闪身从背后死死地卡住了他的脖子，猛力夺下枪。这个匪徒只好乖乖地当了俘虏。

这次伏击，缴获了十二支步枪，游击小组扩成了民兵队，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更加斗志昂扬地打击敌人。

突 围 歼 敌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青冶行民兵也巧妙地运用各种方式，同敌人斗争。他们扒公路、掐电线、贴标语、截粮草，狠狠地打击敌人。对此，日伪军气急败坏，把青冶行当成“眼中钉”，施展出毒辣手段，妄图扑灭青冶行的民兵队伍。

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五日拂晓前，遭殃军一个连突然包围了青冶行。敌人先在东、西、北三面的制高点上架起了机枪，然后又派人偷偷地摸进村。

这时，神枪手陈现义的妻子、共产党员邢端美，正在门口推碾，忽然听到北山上的宿鸟“啾啾”地乱叫，“扑楞楞”向南飞去。她心头一怔：莫非有敌情？接着又听到“沙沙”的脚步声，她心里说声“不好”，正待转身回家叫醒陈现义，两个伪军已经闯到跟前，两把明晃晃的刺刀对着她的胸口，压低声音凶狠地问：“民兵住在哪里？”

邢端美，面不改色心不慌，灵机一动，故意提高嗓门大声说：“民兵住哪里，俺不知道！”

这一喊，被陈现义听见了。他立即翻过几堵墙头，跑到村西民兵集体住处，通知民兵迅速突出村外，准备迎击敌人。

这时，敌人知道已露了马脚，机枪一齐开了火，企图封住全村的道路。神枪手陈现义，识破了敌人的诡计，依着一堵矮墙，对准机枪喷出的火舌，“叭叭”两枪，敌人的机枪立时变成了“哑巴”，接着又是两枪，敌人的另一挺机枪也变成了“哑巴”。陈万元带着民兵，乘机冲上南山，居高临下，痛击敌人。这时，天已放亮，大家看到扑进村的伪军，正绑押着被捕的群众向村外走。民兵陈可忠见此情景，机智地高喊：“二连从北面包围，三连跟我来！”敌人一听喊声，弄不清虚实，以为我主力部队赶来了，吓得晕头转向，丢下绑押的群众和抢掠的东西，慌忙向东山跟集结。这时，民兵们一齐开火，把一排排子弹射向敌人。粮站的两个同志，又从屋顶上扔出几颗手榴弹，内外夹击，敌人更加惊慌。陈可忠又趁机高喊：“一连从西面截住，别叫敌人跑了！”伪连长恐被

全歼，不敢再战，赶紧组织退却。伪军们连忙拖着几具尸体，扔下八把鬼子刀和几顶“青天白日帽”，撒开脚丫逃回据点去了。

虎穴除奸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又举着屠刀向人民扑来。青冶行的英雄儿女拿起武器，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蒋匪军占领了沂源全境，对人民群众实行残酷镇压。地主、恶霸，趁机反攻倒算，残害百姓。青冶行村也安上了保公所，叛徒李保山当上了敌人的谍报组长，积极为敌效劳，残害革命家属，奸淫妇女，无恶不做，群众恨透了这只害人虫。我上级党组织指示除掉这一害。

李保山自从叛变投敌后，群众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白脸狼”。这家伙阴险狡猾，整天东躲西藏，不敢露面。青冶行民兵，侦察了几次，一直没有得到下手的机会。

古历七月十五日，是当地群众的传统节日。这天一大早，区中队干事左太传就来到了青冶行，和民兵商议除奸的办法：

“李保山是个酒鬼，今天他准去保公所喝酒。”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咱来个出其不意，白天擒贼怎么样？”曾经多次“闯险流”、“出狼窝”的陈可贞说。

左太传点点头：“我同意这个意见。不过，我们要充分估计到白脸狼既凶恶，又狡猾，在斗争中切不可大意。”说到这里，左太传又招呼大家研究第二套方案……

果然不出所料，李保山今天一早，就偷偷摸摸地溜进了伪保公所。

天过半晌，陈现尚若无其事地向伪保公所走来，来到门前，正巧碰上里边做饭的大嫂。他漫不经心地问：

“大嫂，今日过节，做的啥菜呀？”

“保长点的名菜：‘油炸白鳞鱼’、‘韭菜拌虾米’。”

“菜上的怪早哇！”

“喏，好大一会啦。”

“不来个‘孙悟空大闹青云寺’吗？”

“你算说对啦，这就下锅呀！”

说完，陈现尚就径直向东走去。

原来，陈现尚是专来找大嫂联系的。这几句话的意思是：白脸狼和几个还乡团早就来了，你们民兵该收拾他们了。

陈现尚回去向左太传一汇报，左太传一挥手说：“同志们，撒网捕鱼！”

于是，民兵们分成两组，一组由民兵副队长陈现尚带领，直插虎穴；一组由陈可贞带领，包围伪保公所，待机行动。

这时，白脸狼在保公所里已喝得醉醺醺的，仰在太师椅上，叼着半截烟卷，摇头晃脑地给一些哈叭狗训话：“今日是十五节，可要提防……”话音未落，陈现尚一个箭步冲进屋里，枪口对准了这个叛徒的心窝。

白脸狼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手，吓得呆若木鸡，等他明白过来，伸手往桌子上摸枪时，枪早被陈现成抄在手里。再看门外，还站着几个民兵，乌黑的枪口一齐对着屋里。他插翅也难逃了。

此时，那些被称作臭虾米、烂韭菜的还乡团匪徒和狗腿子，都哆哆嗦嗦地退到墙角里，连骨头都吓酥了。

李保山吓得脸色蜡黄，但仍想要乖，皮笑肉不笑地哀求：

“爷们，咱早晨不见晚上见，我今后再不敢为非作歹了，饶命吧！”

“饶命？半边铃铛咋响（想）来！走！”

白脸狼被干掉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周围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沂源县革委、人武部报道组）

智擒飞贼

一九四四年古历四月的一天清晨，乳山县南黄岛上的群众，有的正要扬帆出海，有的正要下地干活，一个农民从村南跑来报告说：“南山岗上有几个鬼子兵。”民兵团长宋学吉、指导员宋京荣听后，便带领几个民兵顺着沟坡向南山岗迂回过去，一看只有三个日本鬼子，带着一挺机枪。大家合计了一下，决定来一个“关门打狗，堵笼抓鸡”。

宋京荣带着两个民兵顺着地堰向敌人靠过去。三个鬼子象惊弓之鸟，发现风吹草动处，就一个劲地胡乱打枪。宋京荣十岁时曾被迫下过关东，在日本强盗的工厂里做过童工，受尽了压迫和欺凌。苦大仇深的宋京荣胆大心壮，他对民兵嘱咐了几句，便空手朝敌人走去。

鬼子发现有人来，急忙调转枪口，对准宋京荣问道：“你的什么的干活？”

“老百姓，种地的，打鱼的。”他回答了一句。

一个家伙色厉内荏地吼道：“飞机和军舰的马上就来接我们，说谎的死了死了的有！”

鬼子把他浑身上下搜了个遍，什么也没有发现。一个鬼子恶狠狠地说：“八格，你村八路的有？”

宋京荣摇摇头微笑着说：“没有，全是打鱼、种地的。”

鬼子们见宋京荣确是农民，惊魂稍定，忙说他们是昨晚从青岛架着飞机往石岛飞的途中失事落入大海中，今天被风

浪飘到岛上来，逼着宋京荣用船把他们送到石岛。

宋京荣灵机一动，表示愿意用船把他们送到石岛去。鬼子听了眉飞色舞，得意洋洋，指手划脚地说：“到石岛后，金条大大的有。”这时，一个家伙捧着肚子问宋京荣：“鸡子的米西米西的有？”

宋京荣指着村子说：“大大的有！”三个饿极了的鬼子跟着宋京荣进了村，被领进一个空屋里。狡猾的敌人把机枪架在屋门口，寸步不离地守着。宋京荣便打发宋玉平去“煮鸡蛋”，玉平会意地去了。

民兵团长宋学吉见宋京荣诱鬼子进了村，随即乘小船火速向对岸南乔村驶去，向民兵联防副主任宋书山作了汇报，宋书山立即召集民兵作了简单的战斗动员。民兵们欢喜地说：“好哇！真是兔子叫门——送肉来了。这回该咱‘米西米西’了。”

民兵们飞抵南黄岛，宋玉平已在海边等候。宋学吉对大家说：“兔崽子完全照着咱们的布置进网了，咱们要认真对付，全部收拾他们！”

宋玉平提着半篮子鸡蛋进屋说：“样样都很顺利，鸡子煮熟了，驶船的也来了。”说着向门外指了指。

“顶好！顶好！”鬼子们异常高兴。

宋京荣向门外喊道：“进来吧！”只见几个彪形大汉闯了进来。

鬼子们的肚子早已饿得咕咕直叫，见了鸡子，眼珠子都红了，争的争，抢的抢。这时，宋京荣一声咳嗽，接着一把夺过机枪，其余的民兵一个箭步抢上去，抱的抱，扭的扭，两个对付一个，不大功夫，三个鬼子统统被捆绑起来了。

勝者建旗，旗本日本國河洛十二。國世王面齊民鼓亦樂結舞。
丁丁鼓套个个一，和史國結丁丁。國，風遊席謝新油鼓來際。



民兵们押着俘虏上了小船，向对岸划去，要把他们送交人民政府处理。这时，日寇两架吊丧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一艘敌舰在远处海面上徘徊。三个落网的日本飞贼，痴望着姗姗来迟的敌机和敌舰，活象撒了气的皮球，一个个耷拉下了脑袋。

小船扬起白帆，劈波斩浪，疾驶而去……

(乳山县武装部)

插图 孙爱国

侦察员吕发水

一九四七年，莱芜、新泰、沂源三县交界的地方，活跃着一个民兵侦察班，这就是黄庄区武工队侦察班。他们神出鬼没，侦察敌情，传送情报，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警备旅，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这里记述的，是这个班的优秀侦察兵吕发水的两个小故事：

装哑巴智闯敌穴

有一段时间，寨子村附近村庄驻的还乡团，大肆进行阶级报复，残杀革命干部、军人家属和土改积极分子。县武装部指示武工队，彻底消灭这股地头蛇，为民除害。师家峪在寨子西南。武工队党组织决定，先在师家峪开个头。

一天，三个贫苦农民打扮的人，从簸箩村出发，顺河岸的丛林走进山谷，翻过高耸入云的青杨崮，溜进青纱帐里，悄悄地靠近了师家峪村。这就是侦察员吕发水他们三人搞侦察来了。

“怎么进村呢？”三个人在闷热的高粱地里议论着。

西边天空滚滚的浓云，遮住了依在莲花山顶的太阳。只见吕发水挎着一个提篮，顺着大路，直往师家峪走去。

“干什么的？”一到村头，站岗的匪徒就用枪拦住喝问道。

“牙依依依依——啊呃——”吕发水学着哑巴那样叫着，

还不停地用手比划着。

匪兵把枪收回了。

吕发水走进村子，两眼不断地四处察看着：村中间一所地主院门前，有两个站岗的……。走到村头，他又返回来挨家挨户要饭，提篮里渐渐添了几块菜窝窝头。他一面嚼着，一面察看着往前走。突然，一只手从背后狠狠地抓住了他的脖子，凶狠地问道：“干什么的？那里去？”吕发水不慌不忙地扭头一看，见一个满脸黑胡子的独眼龙，恶狠狠地盯着他。

“牙依依依依——啊呃——”他叫着，用手比划着。

“走！到队部去！”独眼龙推了发水一个趔趄。几个匪徒也气势汹汹地拉着他，推着他。

“正好到匪巢去瞧瞧！”吕发水一边暗暗地想着，一边叫着，挣扎着，眼珠不停地转动着。他被推推搡搡到了门口有岗的地主院里。这是个四合院，满院子鸡毛、柴草，匪徒们吵吵嚷嚷。堂屋两条石凳子上，架着两挺机关枪。

一个光脑袋、五十多岁的家伙，闻声站在门口喝问：“什么事？”独眼龙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前去说：“姐夫，他装哑巴，准是个奸细！”吕发水一听，知道那光秃头就是杀人不眨眼的还乡团分队长，便哇啊依呀地叫了起来。

光脑袋把吕发水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把独眼龙叫进屋里嘀咕了几句。独眼龙出来把手一挥，说：“叫他滚！”

“这是搞的什么诡计？”发水一面想着，叮嘱自己要格外小心；一面用怨恨的语气，“呃依依依依——”地叫着，出了大门。

“噫！噫！”他顺街往北，刚刚走出四五十步，背后猛然

两声枪响。发水心里一怔：“什么事？”正想回头看个究竟，脑子骤然一闪：“这是敌人在试探。俗话说，‘十哑九聋’，不能回头哇！”想到这里，他依然迈步向北走去。

“真是一个要饭的哑巴！哈哈哈哈……”狗东西们狂笑着，目送吕发水走出村去。

天阴沉沉的，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一个霹雳响过，电光闪闪。青纱帐里，于参谋正握着吕发水的手，倾听着汇报：“师家峪驻还乡团一个分队，北头一个小队，村中街西地主院里驻着分队部，六十余人，两挺轻机枪……”

深夜，雷声隆隆，大雨倾盆。就在这时，师家峪响起了武工队的激烈的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

清晨，一轮红日冉冉升起。雨后的山地、田野，显得格外清新。胜利的消息象长了翅膀在莱、新、沂三县传开了：“昨天夜里，武工队打死还乡团三十多个！”

扮羊倌巧传消息

七月，莱新公路上一队队蒋匪军的汽车拚命地叫着，从新泰运送进犯解放区的匪兵和粮食、弹药。一队队的匪军，也不断顺着公路向莱芜县城方向开去。

奉命切断敌人这条运输线的解放军某部警备旅，已经悄悄进驻离公路五里远的大上峪、小上峪一带，准备捕捉战机，打击敌人。

在这次战斗中，武工队担任了配合作战的任务，并且由侦察班负责侦察敌情。

在寨子村一带的艾山子、冰盘山、转山子等山坡上，侦

察员们秘密而又紧张地活动起来了。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啊！可是山顶上驻着蒋匪军，怎么办呢？”侦察班长赵朋孝在思考着。

忽然，他发现山下不远处有个放羊的，赶着十几只绵羊。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一边割草，一边向正在锄地的侦察员周卫洁靠近。

两人坐在柿子树下，吃着烟，大声说：“今年雨水大，地都荒了！”赵朋孝悄声说：“鞭响为号，马上汇报！”周卫洁磕了磕锄头，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赵朋孝也一边割草，一边向山下走去。

“老乡，为了打蒋匪，委屈一下吧。有了损失，公家包着。”赵朋孝亲切地对放羊人说。

“狗东西们把俺庄贫雇农分的一百多只羊眼看吃光了，这十几只小懒羊，早晚还不是被他们吃光！”放羊人把手里的羊鞭交给了老赵，赵朋孝又递给了赶来的吕发水。

“考里考里！嘎嘎嘎嘎！”吕发水赶着羊群，渐渐地向山上移动。

“他妈的！滚下去，不准上来！”山顶碉堡里的匪兵叫喊着。

“老总，放羊还不叫上山啊！”吕发水大声嚷着。

“上来，上来，给老子送肉来了！”一个匪军走下山来。

吕发水一看，调过头来，用鞭杆打着羊往山下赶。

“赶上来！不上来打死你！”

“这是给人家放的，要是吃了，俺回去咋交代啊！”

“别罗嗦！把羊赶上去！”这个匪徒一边喝斥着，一边往山上赶。

吕发水顺水推舟，趁机把羊赶上山去。

“来啊！送羊肉来了！”几个匪军扯住两头羊拖进围子墙去了。

吕发水握紧羊鞭，按住心头怒火，两只锐利的眼睛不时地向蜿蜒曲折的公路上眺望。

山头上升起了黑黑的炊烟，夕阳却从巍峨的莲花山顶坠了下去。吕发水望着空荡荡的公路，暗暗想道：“今天没有机会了？”

突然，南师店附近的公路上隐隐约约出现一条灰色的小蛇。吕发水吆喝着“考里考里，嘎嘎嘎嘎”，向在南边吃草的羊群扔了一块石头，趁机向公路上看了一眼，只见灰色小蛇渐渐变大了。

“这不是敌人出动了么？”当他看准了是敌人向莱芜城进发时，便一边赶着羊群向山下走去，一边“啪、啪、啪”地用力甩了几个响鞭。

山下锄地的周卫洁听到鞭声，扛着锄头立即收工“回家”了。

月亮出来了，满天星星眨着眼睛。在高峪铺、寨子村一段公路的北侧，茂盛的庄稼地里格外寂静。

四百多个蒋匪军，顺着公路走过来了。

突然，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嘹亮的冲锋号声和喊杀声震撼大地。轰、轰、轰！手榴弹爆炸了。哒哒哒，机枪怒吼了。自以为行动诡诈、万无一失的蒋匪军，被打得溃不成军，狼狈而逃。

经过这次有名的高峪铺伏击战，掐断了敌人的运输线，使敌人妄图进犯解放区的计划破产了。

（沂源县徐家庄公社人武部）

高大娘荣立特等功

一九四七年正月十七日深夜，风雪漫天，一座看山小屋象守山卫士，立在这银装素裹的山腰处。屋内，高大娘坐在四个熟睡的孩子身边，紧靠煤油灯，缝补衣裳。她心里惦念着孩子他爹，时而停下针听听动静，时而打开窗子望望屋外。

高大娘的老伴叫高付兴，是日照县河山区高家沟村的各救会长。这天晚上，他正在村里和村干部研究下一步的剿匪计划。

“汪汪汪！”大黄狗忽然叫了起来。高大娘以为老伴回来了，放下针线，准备下炕温饭。可是，大黄狗还是不住声地叫。大娘心里一怔，警惕起来。她想起孩子他爹前些日子说过，蒋介石这个老该死的，从青岛派来一帮子特务来解放区，潜入河山、丝山一带，妄想进行破坏活动。河山区委遵照毛主席大打人民战争的教导，发动广大民兵、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剿匪运动。贼匪特吓得象蝙蝠，白天藏起来，黑夜出来活动。此刻，深更半夜，黄狗咬得这么凶，一定是生人来了，得提高警惕。想到这里，她机警地吹灭了油灯。不多时，杂乱的脚步声靠近了屋门，随着“咚咚”的敲门声，一个陌生的声音喊道：“开门，开门！”

大娘心想，如果是剿匪的武工队，这大风雪天，说啥也得请到炕头上喝碗热粥，暖暖身子；要是匪特，就先放进

来，然后再想法收拾，高大娘边想边下了炕，还没走到门口，门外又嚎叫起来了：“快点，老子冻死了！”接着又“嘭嘭”地踢起门来。这下，大娘明白了：是匪特！她从容地开了屋门，几条黑影争相闯了进来，乱哄哄地拍打着身上的雪花。

“深更半夜的，你们……”高大娘还没说完，当头的一个就抢着答道：“我们是武工队，出来执行任务，赶上大风雪，来这里避一下。”大娘点亮油灯，见他们共四个人，背着钢枪，身穿细布棉衣，腰间鼓鼓囊囊，象别着盒子枪。一个瘦得象烧鸡似的家伙，被喊做“队长”。

一个家伙用手电筒在屋里东照西照，发现篓子里有地瓜，抓起来就啃。一会儿，他又发现了罐子里的小米，甩手扔掉地瓜说：“哎，我们还有任务，快淘米做饭吃！”

高大娘心想，村里只有一棵“汉阳造”，正缺少武器，这会，狗东西们送上门来，可不能错过机会。她一边答应，一边舀水刷锅。

突然，“烧鸡队长”逼近大娘问道：“家里还有什么人？”

高大娘叹了口气，说：“前年闹大旱，俺全家逃荒到了关东。后来，因为路费不够，就回来了，俺娘儿五个，孩子他爹先留在那里了。”匪特们一听男的不在家，此处离村又远，便放心了。

“高家沟民兵有多少支枪？”

高大娘心想：狗东西想叫我泄露真情，简直是白日做梦！就随口编了一套说：“村里民兵多，枪不少，有土枪土炮，有快枪，还有‘东洋造’。”

“烧鸡队长”听了，贼眼一瞪，猛地上前抓住高大娘的衣

领，叫道：“不说实话，我枪毙了你！你怎么知道的？”

“前天我下山买盐看见的。”早已醒来的小曰珍接上说。

“烧鸡队长”见小曰珍更了解情况，又转向她问：

“你看到有多少人？”

“嗨，队伍排得可长啦！还有背这个的。”小曰珍指了指匪特腰间的短枪。

众匪特急切想了解村里的虚实，一齐追问道：“还干什么？”

“还喊口号哩！”

“喊什么口号？”

小曰珍举起拳头高呼：“保卫解放区，消灭美蒋匪特！”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匪特一听，肚子气得一鼓一鼓的，但干生气，不敢说什么，便嚷着叫母女两个赶快做饭。

一个尖嘴猴腮的家伙，靠近“烧鸡队长”，小声说：“队长！据我们得到的情报，村里只有一支破枪，三粒子弹。”

“情报顶个屁！队长，我看今晚不能进村。”驴头匪特边骂边说。

另一个匪特苦丧着脸说：“我们几天没吃顿饱饭，没睡个好觉了，眼下大雪封山，队长，就在这里睡一觉吧！”

这时，高大娘站起来，拍打着身上的碎草，将计就计，强作笑脸劝道：“队长，雪这么大，你们就先睡会儿吧，等我把饭做好了，你们热热乎乎地吃个饱。”

经高大娘这么一劝，“烧鸡队长”伸了个懒腰，说：“好吧！”又困又乏的匪特们，巴不得这一声，听了这话，都争相往炕上爬。“烧鸡队长”抓住尖嘴猴腮的那小子，让他看住高

大娘母女俩，然后，自己也爬上了炕。三个匪特歪歪斜斜地躺在炕上，把高大娘的三个孩子圈在里边。

不大工夫，三个匪特便“呼噜呼噜”地睡熟了。高大娘见这个尖嘴猴腮的家伙也直打盹，就佯装体贴地说：“俗话说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这大雪夜，你也捞不着睡个囫囵觉，唉，半夜三更的有啥事？你也睡去吧！等饭熟了，我先把你叫起来。”那小子本来就象鼻子里爬进了二十八个瞌睡虫，经高大娘一说，困劲更上来了，一歪头挨在炕边上睡了。高大娘见时机已到，立刻让日珍下山报信去了。

门外，风在怒吼，雪在狂舞。高大娘一面倾听着外面的动静，盼望民兵们早点赶来，一面监视着屋内的敌人，她望望炕上横七竖八的匪特，看看被挤在炕角里的孩子，忽然想到：孩子留在屋里，民兵赶来时，敌人一定会利用孩子作掩护，进行顽抗，这就会给消灭敌人带来麻烦。一定要把孩子送出去，把特务关在屋里，给全歼敌人创造有利条件！”高大娘主意一定，便谨慎地从炕上抱起第二个孩子，送到院子里，接着又送出了第三个。但是，当她抱起小四的时候，不懂事的孩子，却扯着被角，哭叫着不愿离开。孩子的闹声，惊醒了“烧鸡队长”。大娘机智地把两个枕头往被窝里一塞，拍了拍被子，说：“都这么大啦，还往被窝里钻！”接着又数落小四：“你这个小崽子，有屎就起来屙，咋呼啥！”“烧鸡队长”眯着睡眼，瞧了瞧鼓起的被子，问道：“饭好了吗？”

“还没有。这不，米刚下锅，孩子就闹着屙屎，又怕外边冷，想屙在屋里。”

“快出去！”“烧鸡队长”不耐烦地说。

“好孩子，快穿好衣服到院子里去！”高大娘趁机哄着小

四，抱了出去……

当“烧鸡队长”的鼾声又响起来的时候，高大娘一口吹灭油灯，悄悄出屋，锁上了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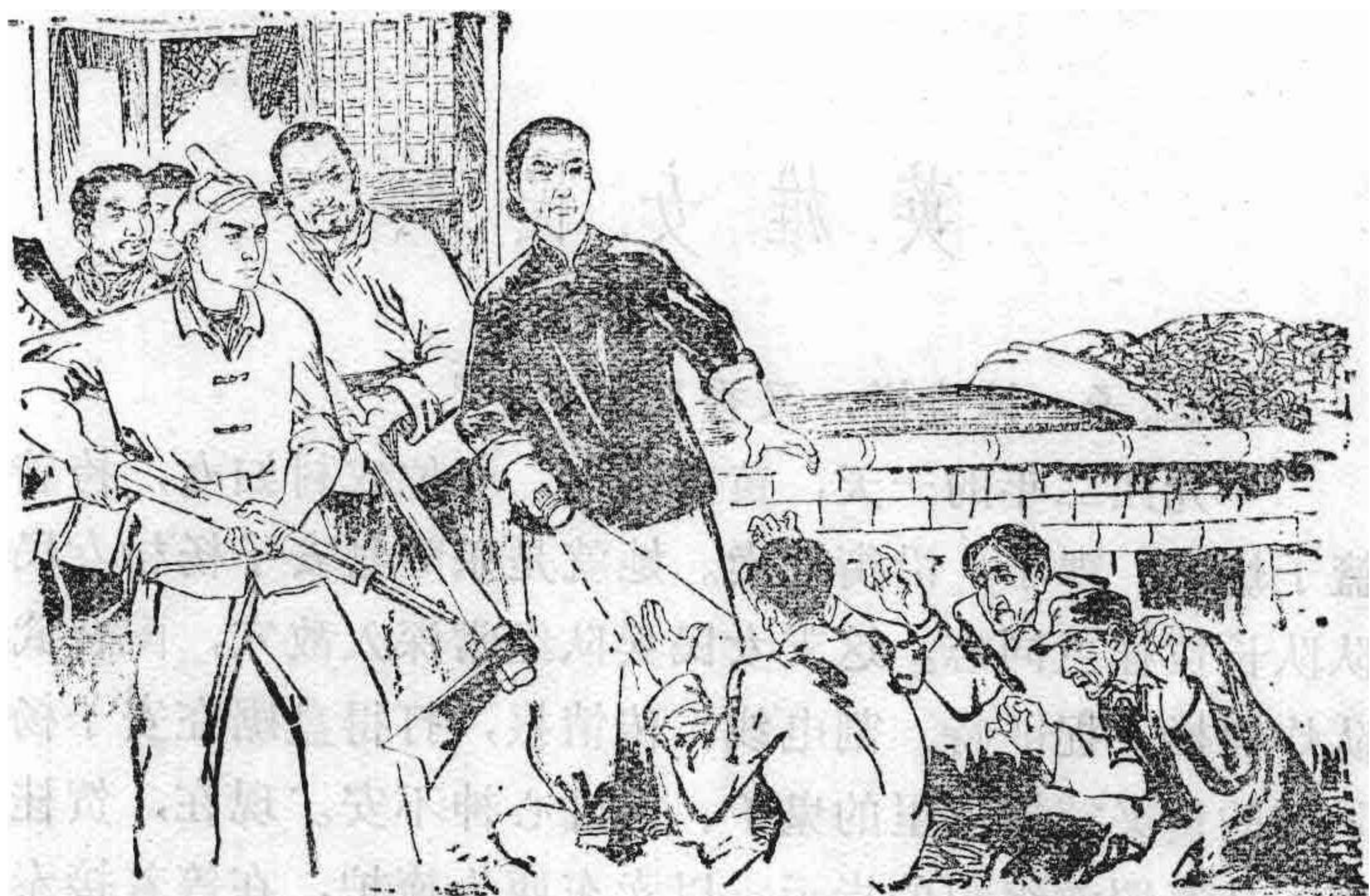
不一会儿，村里的民兵在高大爷和民兵队长郭公法的带领下，手持大刀，扛着锨镢，向河山山腰奔来。高大娘迎上去，向大家报告了情况。民兵们在高大爷的指挥下，迅速包围了屋子。霎时，“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喊声响成一片，震撼山谷。

睡梦中惊醒的“烧鸡队长”发现已被包围在屋里，气得先给了尖嘴猴腮那家伙一个耳光，拔出枪来，命令匪特进行抵抗。

高大娘大声喊道：“不投降，把这垛柴禾点起来烧！”屋里没有动静。一个民兵“叭”地一声从窗子上向里打了一枪。与此同时，高大爷高声命令道：“二排抱柴禾，三排把手雷捆起来，向屋里扔！”敌人一听，慌了手脚，一个家伙声音颤抖地喊道：“长官别打，我们投降！”

“赶快把枪栓扔出来！”

不一会儿，敌人乖乖地把四支枪栓和一支手枪从窗櫺间扔了出来。高大娘打开了门锁，民兵们迅速冲了进去，在手电筒的光亮中，只见三个匪特举着手跪在炕前。高大娘一看“烧鸡队长”不见了，厉声问道：“你们队长呢？”三个匪特吓得象老母猪筛糠，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大娘点亮了油灯，四下一望，发现箔子后边露着个衣角，她冲过去把“烧鸡队长”拽了出来。这家伙还想顽抗，郭公法手疾眼快，一个箭步上去，抓住他的手腕，把枪扭了下来。经过搜查，民兵们又从匪特身上搜出了两支美国造的手枪和一些子弹。



民兵们把俘虏和战利品送到区上，经过审问，敌人供出了特务分队的全部名单和活动计划。区委发动广大民兵、群众，配合地方武装很快就把这个七十多人的特务分队一网打尽。

高大娘智送情报，众民兵全歼敌特的事一传开，广大群众无不拍手叫好。为表彰高大娘的模范事迹，在日照县河山区召开的庆功大会上，滨海支前司令部把一张“特等功”的奖状奖给了高大娘。

（日照县革委、人武部报道组）

插图：车天德

英雄女民兵

“油饼子、糖烧饼，又香又甜……”

一九四二年的一天，黄夹镇上，一位农村妇女，挎着半篮子烧饼、饼子，沿街叫卖。她就是乐陵县安子杨村女民兵队队长贺桂兰同志。这支女民兵队经常深入敌穴，配合武工队炸岗楼、捉匪特、割电线、传情报，打得盘踞在安子杨村附近的黄夹镇据点里的鬼子、汉奸心神不安。现在，贺桂兰同志是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以卖东西为掩护，在等着接泰山游击队送来的情报。

西北风裹着细雨碎雪，刮个不止，下个不停，一会儿的工夫，贺桂兰的身上便结了一层薄冰。然而，她好象丝毫也没觉察到寒冷，只是不住地叫卖，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紧盯着匆匆奔走的行人。“按约定的时间该来了，怎么还不见人呢？”贺桂兰心里非常焦急。

突然，从街头吵吵嚷嚷地走来一帮子汉奸，还押着个青年人，青年人脸上流着血，衣服也被撕成了碎条条。他大义凛然地喊道：“你们凭什么乱抓人？”

“少罗嗦！”一个汉奸踢了青年人一脚，嘴一咧歪，骂道：“他妈的，两天没人来认领，你就是八路！”其余几个汉奸也都狗仗人势地直咋呼：“少废话，快走！正愁没个喘气的回去交差哩！”

人走近了，贺桂兰定睛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这不是泰

山游击队的联络员小李吗？怎么被捕了？情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强烈的阶级友情，顷刻间，在贺桂兰同志的心里，化成了巨大的勇敢和智慧。只见她扑上前去，抱住小李，心痛地叫着：“他二叔——”

一个汉奸动手就去拉她，嘴里骂着：“臭娘们，少管闲事！”

“老总，你们可得高抬贵手，俺爹有病，兄弟姊妹还小，俺一家人还得指望他干活糊口呀！”贺桂兰装成哀求的样子说。

“他真是你家的人吗？”那家伙瞪着三角眼，凶神恶煞般地問。

“瞧你说的，俺还能胡说乱认吗？前日他到姐姐家去了，不知咋冲撞了你们，有‘不是’，我给你们赔礼！”说着她把篮子端过去，盖布一揭，“快吃烧饼馓子吧！”

这伙汉奸看见炸得香喷喷的馓子、烙得焦黄的烧饼，早已垂涎三尺，哪里还顾上别的，七手八脚地一抢而光，在个大街上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贺桂兰急忙挎起空篮子，假装生气地瞪了小李一眼，“还不快回家去，老人都等急了！”说着，拉着小李脱身走了。出了镇，来到僻静处，小李见四下无人，一把抓住贺桂兰的手说：“大嫂多亏……”

原来小李一进镇，就遇上了这群狗汉奸。他们本想诈点东西，结果没捞到什么，所以就把小李抓了起来。

贺桂兰小心翼翼地给他擦去脸上的血迹，关切地问：“带来了吗？”

“带来了。”说着，小李撕开鞋帮，取出一个小纸块块，

郑重其事地递给她，说：“这是上级的指示，你马上把它交给党组织。另外，为了拔除黄夹镇据点，明天下午给你们送来一部分弹药武器。黄夹镇是必经之路，你们派人在那里接应一下……”说到这，小李顿了顿，又说：“还有，在拔据点前，准备把被捕的冯毅、李小凤等同志救出来，要你们设法通知她们。”

.....

贺桂兰把信交给了党组织，并在领导面前，包下了接应武器和通知被捕同志这两件任务。她回到村里，立即把女民兵召集起来，交代了任务，要大伙出点子。

女民兵李素贞挥着拳头第一个发了言：“上级这样信任咱，咱可一定得完成任务啊！”妇救会主任刘秀兰，心有所思地说：“任务咱当然来完成，但不能蛮干，得想出个完成任务的巧妙办法。”她这么一提，大家先是一阵沉闷，接着就噼噼喳喳议论起来。过了一会，平时不大爱说话的李桂英开了腔：“我倒有个主意，提出来大伙琢磨琢磨。”说到这，她又想了想，这才说：“明天是黄夹镇集，听说敌人要押着李小凤她们游街示众，咱只要……”听她说完，大家都一致赞成这个主意。

次日，贺桂兰仍然扮做卖烧饼、馓子的，刘秀兰、李桂英等女民兵都打扮成赶集的，起早进了黄夹镇。

晌午时分，从街东头敌人岗楼子那边，“铿锵铿锵”地传来一阵破锣声。接着一个歪鼻子吊眼的家伙，边走边扯着驴嗓子叫唤：“快来看女八路，过两天就要开斩了！”这家伙身后，十多个汉奸押着几个被绑的年轻妇女，走在前面的，正是区妇救会主任冯毅，李小凤走在最后。

见此光景，贺桂兰强压心头怒火，冲着站在街心的刘秀兰等人使了个眼色。接着便有两个妇女在街上打起仗来，又吵又骂，难分难解。这下子可好，赶集的人都涌过来看热闹，把她俩围了个风雨不透，街筒子也给堵死了，挡住了汉奸的去路。开始这些蠢蛋还直咋呼“闪开闪开”，后来见扯破嗓子也没人理，干脆也翘脚伸颈地看起“热闹”了。贺桂兰见时机已到，忙挎着篮子凑了过来。当她挤到李小凤身边时，迅速把一张小纸条塞进了李小凤手里。贺桂兰完成任务以后，那两个妇女的“仗”也打完了。

吵嘴的刚散，从河北通往黄夹镇的大道上，又来了一伙“送殡”的，大车上装着一口黑漆棺材，车后跟着五、六个戴孝的。原来，这就是咱们运送武器的大车。大车来到街口，被两个伪军拦住了去路。

“我们是送殡的。”赶车人举着鞭子，不慌不忙地说。

“送殡也得检查检查！”伪军端着枪，凶声凶气地说。

“日子不短了，怕是有味……”赶车人话还没说完，一个伪军上前推开他，说：“老子今日还非看看不行！”

那小子说着，真的爬到车上，试着用刺刀去撬棺材盖。这时“戴孝的”自动分成两伙，围上了两个伪军。那小子使尽了吃奶的力气，才把棺材撬开一条缝，刚想伸脑袋往里瞧，就有一股浓烈的腥臭味冲鼻而来，那家伙忙跳下车来，骂道：“妈那个×，臭死了！”

站在车旁那个伪军，也闻着烂臭味了，捂着鼻子叫道：“快走！快走！”

大车穿过大街，刚刚来到镇东头，迎面又走来了两个鬼子。一个戴黑眼镜，挎东洋刀的来到大车跟前，“哇啦哇啦”

地叫着，看样子是非把棺材打开不可。另一个狡猾的鬼子，离车远远地站着，端着枪，死盯着这边。棺材当然不能打开，不打开小鬼子又不依；干掉他们吧，远处那个又靠不上身，形势十分危急。

这时，路上涌来一伙赶完集回家的妇女。她们有的背着筐子，有的提着包袱，眨眼间走到了两个鬼子跟前。小鬼子一看净些妇女，也没在意。戴眼镜的家伙正在嚎叫着，猛地脑袋上重重地挨了一斧头，尖叫一声，倒地身死。远处那个鬼子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一个青年妇女就从筐子里掏出一把亮闪闪的匕首，照着这家伙的咽喉捅了过去，这家伙大嘴一咧，也完蛋了。原来贺桂兰她们跟在车后已经多时了。

此时，护车的同志们才知道她们就是来接应的民兵，真是又惊又喜。大家一齐动手，把两具鬼子死尸填进了棺材，加鞭催马，扬长而去。

当黄夹镇据点里的鬼子发觉少了人，呼天号地四处寻找时，大车已经进了安子杨村。民兵们兴高采烈地打开棺材，从里面抛出两具鬼子尸体和一片臭猪肉，便取出了藏在里面的枪枝弹药。

就在这天夜里，游击队和民兵救出了被捕的亲人，火烧了黄夹镇据点，狠狠地惩罚了敌人。

（乐陵县革委、人武部报道组）

截杀阪田

一九四〇年初春，郓西民兵游击大队，驻在郓城县西五十余里的红川镇。我当时是这个大队的队长。一天下午，我们派进郓城伪县政府给伪县长刘本功开车的李士俊同志，送来一份情报说：据可靠消息，驻郓城的日寇司令阪田，在今夜四点左右，乘小汽车沿郓济公路到济宁去，由一卡车日寇护送。同志们听了都高兴地说：“大鱼要进网啦！”如何打法呢？我们认真讨论了一番，一致认为：离城东南十八里的丁里长村附近，没有敌人的据点，在那里下手最好。党组织让我带领两个民兵中队，星夜赶到丁里长村附近去截杀阪田。同时，并派人到丁里长村找民兵队长萧红同志联系，让他组织当地民兵，一块参加战斗。

这天夜里，阴云翻滚，北风卷着尘沙吼叫。从红川镇到丁里长村有七十多里路，我们三百多人在夜里十二点左右就到达了。当地民兵队长萧红同志，已经组织了一百多民兵等着我们。我让他们离郓济公路远一点，作接济力量。我把三百多民兵分布在公路两旁，专等阪田的到来。

夜里下三点多钟，李士俊同志又派人送情报说：其他情况不变，只是小汽车前后各有一辆大卡车，每辆车上各有三十多个鬼子护送。情况发生了变化，打还是不打呢？我们当即召开了党的临时会议，大家一致决定：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约摸四点多钟，果然有两辆大卡车，一前一后护着一辆小汽车，象黑熊般的吐着两道光柱，朝丁里长驰来。在距我们二里多远的地方，突然，前头的一辆大卡车停下了。接着，后面的大卡车和小汽车也立即煞了车。我当时以为敌人发现了我们。可是过了十来分钟，两辆大卡车仍然没有启动，象是出了故障，小吉普却缓缓地向我们驶来。我心里估算着小吉普离我们的远近，二百米，一百米，三十米，十米……。那两辆大卡车仍然没有动静。一眨眼的功夫，小汽车完全进了我们的火力网。我大喊一声：“打！”手榴弹从路两旁接二连三地飞向了小汽车。霎时，小汽车哆嗦了几下，就变成了火球。阪田这个狡猾的家伙，从小汽车内一头栽了出来。我以为他死了，就跑上去缴武器，冷不防吃他一枪，左手上被钻了个小眼儿。我就手一枪，结果了他的狗命。陪阪田坐在驾驶室里的翻译、驾驶员和两个鬼子都已脑浆崩裂，狗命呜呼了。大伙缴了鬼子的枪，正准备迎击后面的鬼子，猛然间杀声震动四野，原来在外围的当地民兵见公路上战斗打响，便一齐冲杀过来。大卡车依旧没有修好。前辆车上的鬼子见此光景，争相爬上后面的大卡车，开足马力，没命地往回逃窜。

事后，我们才知道，前辆大卡车的驾驶员是王新铭同志。他是我们派到伪县长刘本功那里去，专为日本鬼子开车的。情况有了变化以后，我们的情报员李士俊同志就和王新铭同志合计好，在大卡车驶到离我们二、三里路的时节，王新铭同志暗自把车上用胶木做成的分电盘搞坏了。分电盘一坏，汽门不打火，汽车就无法启动。就这样，日寇阪田只身落网。

（杜广居口述，郓城县革委、人武部报道组整理）

借风浪智擒伪军

一九四四年深秋。一天，蓬莱县初旺村民兵刘元灵和他的三个伙伴，驾驶渔船外出送货回来，遇上了风。俗话说，“朝刮三，夜刮七”。这西北风，天亮时就开始了，越刮越猛，看来一时是住不了啦。因此，他们只好把船拢到刘家旺口子去避风。

谁知道他们的船刚一靠岸，迎面就闯来了一帮伪军。只见那些家伙倒背着枪，歪戴着帽，脑袋就象货郎鼓，不住地转来转去，样子十分狼狈。这伙伪军共七人，是投降日寇的国民党匪帮赵保原的部下；他们的队伍叫咱们县大队打散了，现在，他们妄想劫船逃命。

这伙汉奸用枪逼着刘元灵说：

“老大！快，送我们到长山岛去！”

刘元灵经过多次战斗，经验丰富。他沉着地指着波浪翻滚的大海和铅色的阴云说：

“你们看这天！”

“少废话，别说刮风，就是下刀子也得去！”

刘元灵瞅了瞅伙伴们，说：

“好！走——”这话表面上是回答敌人的，实际上是说给自己人听的。

七个二鬼子挣命似地爬上了小船，刘元灵他们拔锚就走。

这船一出刘家旺口子可就欢起来啦。西北风卷着开花浪，一个接一个地往船上扑。巨大的浪头呼地一下把船凌空抛起，一下又把它摔进浪谷。没用这么几下子，这些伪军就老实了。他们一个个眼皮耷拉下来了，脸色有的发青，有的发黄。突然，其中一个瘦脸伪军“哇”地一声，呕了出来。这小子正好在上风头，他呕出来这一大口，随风喷了那几个伪军一脸。这一弄，那几个伪军没顾得上叫骂，就跟着“呜哇”“呜哇”地吐开了，弄得满船这一摊那一堆的又酸又臭。

刘元灵一见，心中好喜，暗暗骂道：“狗东西，待会再把苦胆给你们倒出来！”

从刘家旺到长岛是东南——西北向，这西北风是正顶。虽说是“船使八面风”，但这顶风确是不好办，只能走“之”字向前滑，渔民叫“滑橇”。刘元灵他们东一橇西一橇地滑，船就得侧着浪走；这么一来船晃得就更凶了，那浪就一个劲地往船上泼。刘元灵为了好好折腾折腾这帮伪军，就故意哪里浪大往哪拱，浪泼的就更凶了。不大的工夫，就把这几个伪军浇成落汤鸡了，他们呕吐得也更厉害了。

刘元灵见这几个伪军已经晕得昏头转向，心里盘算道：得赶紧想办法干掉他们！但用什么办法对付他们呢？他的目光在后舱口停住了。他灵机一动，装着很亲热的样子对伪军说：

“后铺（后舱）有地方，你们还是下去歇歇吧！”

伪军们又晕又冷，什么也不顾了，都争先恐后，连滚带爬地下了后舱。

这时船已行至蓬莱海峡中间，这儿水深流大浪更高。伪军在舱里吐得更凶了，肚子里的饭食倒干净了，又吐绿水，

真的倒苦胆了。

刘元灵见时机已到，就向他的伙伴使了个眼色，大家会意，连忙搬起后舱盖，“扑哧”一声，扣了个严严实实。然后，又“咔嚓！”一声，加上了铁锁，并用杠子一别，盖了个结结实实。于是，他们顺手把大篷（帆）一颠，一转舵，船儿便调过头来，顺着西北风直奔东南了。这船顺风顺水，乘风劈浪，不大工夫就拢进了初家港。他们一面抛锚稳船，一面派人去叫民兵。民兵们一听刘元灵装了一船伪军来，便拿着武器“呼啦”一声，把船围上了。这时，刘元灵把后舱盖一掀，大喊一声：“缴枪不杀！”民兵们又齐声喊道：“不投降叫他尝尝手榴弹！”

早已吓瘫了的伪军，一个个把枪扔了出来，乖乖地当了俘虏。

（蓬莱县人民武装部）

活捉敌师长

一九四七年，我刘邓大军横渡黄河，向南挺进。七月，解放郓城，一举歼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整编五十五师。

消息传来，人心振奋。周围几个县的民兵也纷纷前来协助打扫战场。七月五日，巨野县大队完成了当天的战斗任务后，便在同郓城交界的彭泽区田庄住下了。深夜，大队部的屋里还亮着灯。县委书记老刘、县长老王和武委会主任老吴，正围在地图前，商量着围歼溃敌的作战计划。

“应立即通知杨楼区委李书记，让他拂晓前带领区小队去消灭佃户屯这股逃敌。”吴主任指着地图说。

王县长接着说：“据报告，沙土集一带也有溃敌，可以顺便告诉沙土集的邹振清同志，叫他们的钢枪班多加注意。”

“那好，就让刘振环去完成这个任务吧！”刘书记一面表示赞同，一面转身对通信员说：“叫刘振环同志到队部来一趟！”通信员应了声“是！”转身要走，只听门外有人喊：“报告！”随着这宏亮有力的声音，走进一位英姿勃勃的民兵来。他中等身材，白褂蓝裤，腰间别着一颗手榴弹，二十多岁年纪；黑红色的脸膛，双眼闪烁着机智的光芒。这就是刘振环。他一进门就没头没脑地问：“首长，有任务吗？”

“你是不请自到哇！”刘书记喜爱地望着面前这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说：“又来抢任务了？”刘振环嘿嘿笑了笑说：

“政委，你多满足我们点，俺就不抢了……”

“哈哈，不抢了，哪回打仗你不来抢任务？”刘书记收敛了笑容：“这回，你来得正好。老吴，你把任务给他交代一下吧！”

老吴详细地交代完任务，又严肃地说：“任务重要，时间紧迫，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按时完成任务！”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刘振环说罢，转身走了出去。

这时，下起雨来了，天黑得伸手不见掌。刘振环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在泥泞的路上。当他完成下达通知的任务，返回驻地时，走到沙土集街头，突然，远处传来了“噗嚓，噗嚓”的脚步声。他立刻警惕起来，迅速隐蔽在路旁，屏住气息，注视着，倾听着。

一会儿，只听有人小声说：“东藏西躲跑了一天，累死了。师长，休息一会吧？”接着是一个粗声粗气的训斥声：“此地是共军的防区，你想找死啊！”

脚步声越来越近，刘振环已经瞪大眼睛，看见了三个模模糊糊的黑影。后面再没有脚步声了，他断定只三个逃敌，怎么办？叫同志们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毛主席的伟大教导，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他决心只身斗敌。便猛喝一声：“站住！举起手来！”这突如其来的喊声，使敌人胆战心惊，晕头转向，弄不清虚实，三个家伙象受惊的兔子，撒腿就跑。只听“噗咚”一声，一个粗笨的身影失足跌倒。

刘振环飞身跃起，一个箭步扑到敌人身上，一手揪住他的衣领，一手去掏他的枪。这家伙先是一惊，接着拚命挣扎，



将刘振环推翻在地，拔出了手枪。

刘振环满腔怒火，一把抓住手枪，死死不放。两个人在地上搏斗起来。刘振环一脚把敌人蹬了出去，就势夺过了手枪。这家伙见势不妙，爬起来就想跑。这时，邹振清和钢枪班的民兵们闻声赶来了，迎头截住敌人，几道手电光几乎同射在他身上，几支枪口对准了他。这家伙立时象得了“鸡爪疯”一样，浑身发抖，瘫在地上，一动不动，张着大嘴喘粗气。刘振环上去把他扭了起来。另外两个家伙也被民兵抓住，押了过来。这三个家伙，做梦也没有想到，正在他们庆幸自己从溃军中逃出来的时候，又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束手被擒。

经过审讯和从缴获的公文包里的证件中得知，跌倒的那个家伙就是蒋介石的宠儿、国民党整编五十五师中将副师长理明亚。

雄鸡报晓，夜去昼来，初升的太阳，放射出灿烂的光芒。刘振环和几个民兵，怀着胜利的喜悦，迎着朝阳，押着俘虏，向县大队部走去。

（巨野县人武部通讯组）

插图：孙爱国

腰 站 伏 击 战

一九四一年深秋的一个早晨，平原县塘坊民兵自卫队队长马福禄，接到上级紧急指示：今天上午有日寇的四十辆汽车，在八辆坦克、三架飞机的掩护下，从德州出动，进犯高唐。十点钟左右经过腰站，上级决定沿途阻击。塘坊民兵的任务，就是配合游击队截击敌人的三辆尖兵车。马福禄看罢指示，马上召开全体民兵会议。正当大家热烈发言，研究战斗方案的时候，游击队的马队长骑马赶来了。进屋便笑呵呵地说：“嗨，这么热闹，八成是想出好点子了吧！”

民兵们一见马队长，呼地一下把他围了起来。马福禄拉着他的手说：“马队长，你来得正好，刚才大伙商量了一下，觉得腰站南沟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原来，德州通往高唐县城的公路，要经过腰站村南那条三里长的大沟。这条沟有两米多深，八米多宽，沟直坡陡，象条长长的胡同。沟两侧的崖头上，各有一道半米高的拦水埂子，埂外边是大片的棉花地。沟东，五十米远处有片树林；沟西一里开外便是与道沟平行的马颊河大堤。马福禄分析完地形，接着说：“咱们埋伏在沟两旁最有利：一能隐蔽，可出敌不意，发起攻击；二能居高临下，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的威力；三是速战速决之后，可以利用松树林和马颊河堤迅速转移。”

马队长听了，哈哈笑道：“咱们想到一块了，就这样决定

了！”顿了一下，他又非常严肃地说：“同志们，蒋介石卖国求荣，高唐的国民党军都已南逃，今天日寇要侵占高唐，我们要以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抗日救国的伟大号召，狠狠地打击敌人！”

马福禄抄起身边的大砍刀说：“同志们，这是一次速决战，咱们必须在敌主力部队到来之前的几分钟内，摧毁敌人的尖兵车，消灭它的先头部队！”

上午九时许，马福禄带领十名机智勇敢的民兵，埋伏在道沟东；游击队马队长率领三十名游击队员，埋伏在沟西。他们等了好一会，听不见敌人的动静，趴在棉花棵下的民兵马立宾抬起头来，焦急地问沟西的马队长：“队长，鬼子怎么还不来？”

“不要暴露目标！”马队长话音刚落，远处忽然传来了敌机的嗡嗡声，不一会儿，三架敌机震耳欲聋地低空飞过，接着是“呜呜”的汽车声由远而近。全体战斗员个个怒火满腔，严阵以待。

当全副武装的三车鬼子兵，象老鼠钻进口袋一样，全部陷入我埋伏地带时，马队长大喊一声：“打！”只见手榴弹带着缕缕青烟，相继飞上公路，在汽车上下，接连不断地开了花。这时，自卫队员马立宾一跃而起，抡起胳膊，一颗装满仇恨的手榴弹，穿过挡风玻璃，在第一辆汽车的驾驶室里爆炸了。汽车起了火。立时，冒着滚滚浓烟，停在路上不动了。后面的两辆车正加大油门，全速逃窜，来不及停车，一头撞了上去。敌人鬼哭狼嚎，乱作一团。此时，我智勇双全的民兵和游击队员，又趁机将一排排手榴弹投向敌群，三车鬼子兵近一百八十人，连炸带撞几分钟之内，死伤过半。当敌人

的主力部队赶到时，游击队员和民兵们早已安全转移了。

下午，全体游击队员和民兵集合在腰站村总结这次漂亮的伏击战时，自卫队宣传队当即编了这样一段快板：

伏击战，威力大，
克敌制胜好战法；
利用地形来隐蔽，
发扬火力把敌杀；
速战速决奏凯歌，
飞机坦克也白搭！

.....

(平原县人武部报道组)

海阳民兵歼匪记

飞蛾投火

天高气爽，晴空万里。胶东半岛南部，黄海之滨的海阳大地到处是一派丰收的景象。

富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海阳人民，刚刚在欢乐声中度过一九六三年国庆节，又怀着无限的喜悦，收获一年来劳动的硕果，播种来年丰收的种子。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股从台湾出动，经过南朝鲜鹿岛的美蒋武装特务，窜入了海阳沿海地区，企图潜入内地破坏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股美蒋特务是蒋匪“上校司令”张吉元率领的所谓“山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十二纵队”，总共十六个人。他们一登陆，就陷入了我海阳军民布下的天罗地网。

这天是十月六日。

傍晚，大辛家公社大辛家村的三十多个渔民，来到村东海滩上，趁着落潮下网捕鱼，下网后，他们聚精会神地等待着鱼群。

忽然，十九岁的基干民兵辛泽同低声对伙伴们说：“听，这是什么声音？”

渔民们侧耳细听，果然有一种象蜂蝇叫似的嗡嗡声，从海面上顺着轻轻的海风飘送过来。共产党员、民兵副排长辛

乐尧想，这里是海防前线，国庆节刚过，要警惕敌人乘机捣乱。想到这里，他机警地说：“大家注意！”回头他又向共产党员、民兵排长辛宽广报告了一句：“咱要提高警惕！”

大家都警觉起来，睁大敏锐的眼睛，在海面上搜索这声音的来源。辛泽同第一个发现，在东北方向不远的海面上有两只小船。由于月亮在云彩里钻进钻出，看不清船上有什么东西。船离岸越来越近了，模模糊糊地可以看见，两只小船做着下网的姿势向一起聚拢。

“哪来的船？”辛泽同心里琢磨，是拉网的渔船吗？下了网却不归岸；再说，近海渔船也没有带机器的。是海军的巡逻艇吗？也不象。就在这个时候，两只船朝他们的作业区驶来。

七百米，六百米，一百米……越来越近。辛泽同心里一急，喊了声：“碰网了！”两只小船听到喊声，象惊弓之鸟，立即掉头，急速分开向东南方向驶去。说也巧，这当儿，月亮从云彩里钻了出来。月光下，辛泽同清楚地看见船舷两侧并排挤坐着两行人，还鬼头鬼脑地向四处张望，根本不象捕鱼的。这更引起了辛泽同的怀疑：撒网哪用这么多的人？哪有坐着撒网的？他立即想到：会不会是偷渡的特务？想到这里，辛泽同转身对乐尧和宽广说：“船上不是好人！”

“对！要是敌人，绝不能让他跑掉！”乐尧和宽广也看清楚了。接着他俩指示泽同：“你马上跑步回去报告部队！快！”

辛泽同象离弦的箭一样，赤着脚，飞也似地向驻军营房跑去。

放 敌 上 岸

海岸的情势步步紧张，三十多个渔民都在警惕地注视着海面。两只小船向东南碰了一下头，接着又掉头朝岸边驶来。距离越来越近了，辛乐尧和辛宽广借着月光，清楚地望见船上的人，衣着不伦不类，形态鬼鬼祟祟，似乎也在小心地张望渔民的动静。

“是特务！”辛乐尧和辛宽广从两只小船的可疑的形迹中判明了这批不速之客的身份。

大家正急迫地考虑着“怎么办？”的问题：扔下网就地截击吧，会不会打草惊蛇？等敌人爬上岸来，部队和民兵是不是得到了消息？在这紧急的时刻，三十多双眼睛一齐看着辛乐尧和辛宽广，好象在请求战斗命令。

辛乐尧和辛宽广借换手拉网的机会，商议了一下，便轻声而坚定地向大家传说：“位置不动，照常拉网，诱敌上岸，关门打狗。”

在朦胧的月光中，两只小船先后靠岸。

渔民们面对全副武装的美蒋特务，怒火万丈，为了麻痹敌人，他们不动声色，照常作业。同时，又派出一个民兵，到驻军营房去报告情况。

匪特们在岸边停下小船，见这伙渔民照常作业，认为他们只管打鱼，不管它事。到九点来钟，特务们大着胆子，背起行装，猫着腰，成一长串，学着渔民拉网的姿势，一个个偷偷地爬上岸来。然后，又迅速开动小船上的自动沉海器，小船退到深海沉没了。特务们顺着龙眼沟，向西北遁去。至

此，这十六名被蒋匪帮当成一根救命稻草的所谓“时代的宠儿”，一步一步踏上了覆灭的道路。

天罗地网

全身冒汗的狗特务，贼头贼脑地聚拢在一块地瓜地里，打开地图，开了个小会，然后派出三名尖兵头前开路，企图按照他们预先的计划，越过小冈岭，顺着菩萨顶西侧直奔玉皇山，然后窜入牙山。

匪特们哪里知道，辛乐尧和辛宽广带领民兵，已经登上海岸，跟踪而来。与此同时，我常备不懈的海防部队，接到报告后，风驰电掣般行动起来。沿海渔村的广大民兵，社员群众，荷枪实弹、扛镢执锄，从四面八方的公路、小径、山坡、岭沟上，排山倒海般地涌向特务逃窜的方向。峙家大队的八十多名民兵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就集合起来拉上了山；前望海的民兵三人一个战斗小组，十步安上一道岗，设下了层层哨兵；女民兵们也英姿飒爽地奔向战斗岗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十几岁的儿童，也都手持棍棒，肩荷红缨枪，投入了战斗。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民兵英雄赵守福、于化虎、王斌朋等不减当年勇，背起钢枪，带领民兵奔赴前线。山口村党支部书记、民兵指导员隋淑英，放下刚满周岁的孩子，带领民兵进入阵地，坚守在第三防线上。一夜工夫，她往返三次打电话报告敌情；五次到各个阵地部署战斗，检查岗哨。沿海各村街头以及山岗、海口，都里三层外三层布满了岗哨。内陆各地按照平时战备部署，构成了一道道防线。多少只眼睛盯住了敌人，多少支钢枪瞄准了匪特。

灭匪尖兵

深夜十一点钟，小冈岭脚下，我海防部队的一个战斗小组正在搜索前进。战士刘兴义突然发现左前方五十米外的地方有三个黑影成三角形在移动。刘兴义对身边的两个战士说：“敌人，捉活的！”战士们就地散开，机警地扣住扳机，瞄准黑影。刘兴义喝问口令，这些家伙回答吞吞吐吐，一会儿说是“国防军”，一会儿又说是“公安局的”，还说什么“口令保密，长官知道”。说着就慌慌张张地钻进北面长满野草的坟地里，并向我海防战士首先开枪。战士们迅速展开战斗队形，一齐高喊：“缴枪不杀！”这时，有两个匪特跳进河沟，向北狼狈逃窜。刘兴义留下监视的战士，带领战斗小组，紧追过去。

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正在搜索的窑头民兵连长李绪发和民兵于文洲、于文平，闻声朝东冲去。跑不多远，枪声停止了。李绪发断定敌人是被打散了，他拉了于文平一把说：“慢着，情况可能有变化，咱先在这里观察一下再说。”于是，三人一商量，便在路旁小土堆的梓箩丛里隐蔽起来。

几分钟过去了。只见在百十步外花生地的电线杆旁，缓缓树起一个黑影，接着黑影朝这边移动了。三个民兵举枪瞄准敌人，作好了战斗准备。月光下，已经看清那人胸前别着一支枪，背上驮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袱，走起来象只瘸腿的鸭子，东歪西晃。

原来，这个家伙是偷渡登陆的匪“山东省反共救国军独立第十二纵队”第二支队副支队长李明迪。他在草丛里等我

海防战士追击另两名匪徒去远时，便试探着爬了出来，企图偷偷溜走。

四十步，三十步……敌人越来越近了。李绪发大喝一声：“干什么的？”这突如其来的喊声，使那个特务打了一个趔趄，不知“哦哦”了一句什么，扭头就向北跑。民兵一跃而起，奋勇追击。李绪发边追边喊：“特务朝北跑了，前面截住！捉活的！”民兵排长于相堂和基干民兵于春福，闻声从左右呐喊着包抄上来。特务见势不妙，又掉头朝东北逃，正好被赶来的边防战士刘兴义迎面截住。匪特看前进不能，后退无路，企图就地顽抗。“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消灭！”刘兴义瞄准敌人，“叭”地一枪，这家伙一个嘴啃地应声倒下。

李绪发带领民兵，配合海防部队，又朝另一个方向奔去。

全歼匪特

侦察开路的匪尖兵一倒，跟在后面的十三名特务乱了营。个个象热锅上的蚂蚁，胡藏乱躲。这时，山上山下，人声鼎沸，喊声此伏彼起。特务们躲藏的小丘，变成了一座孤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这些被蒋匪帮称之为“国家中坚”、“时代宠儿”的家伙们，面对着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得不缴械投降。匪特纵队“参谋长”温洁民，撕下身上的白衬衫，绑在一根树枝上，同另一个匪特走下山来。

天渐渐亮了。正在监视特务活动的潘格庄老民兵宋占台，看见两个家伙，领头的手里擎着小白旗，不停地摇晃

着，东张西望地走来。宋占台大蹙一举，猛地喝问：“干什么的？”

“别……别误会，别开枪，我们是从台湾来……投……投降的。”

惊恐万状的匪“参谋长”温洁民，吓得呆呆地站在那里，浑身打哆嗦。

“放下武器！举起手来！”

两个特务乖乖地举起手，说：“武器在山上。”

“山上还有多少人？”宋占台紧逼一句。

“十一个。”特务颤抖着回答。

“举起手来！往南走！”

宋占台押着两个匪特向部队营房走去。

在这同时，我们的海防部队和民兵，发起强大攻势，渐渐收紧了包围圈。十一名特务就这样在我军民的强大威力下，乖乖地放下了武器。窜往菩萨顶上的两名匪尖兵企图顽抗，被我军民击毙一名，活捉一名，结束了这伙匪徒窜犯大陆的美梦。

当群丑们被民兵和边防战士押着下山的时候，人群里发出胜利的欢呼声。

一轮红日从海面升起，祖国的锦绣河山沐浴在万道霞光中，格外壮丽多姿。

（海阳县革委、人武部报道组）

关庄伏击战

严务民兵了不起，
青纱帐里巧伏击，
缴获钢炮又夺枪，
活抓俘虏整十一。

这段快板说的是一九四四年夏天，庆云县严务村民兵，机智勇敢歼灭敌人尖兵班的故事。

一天傍晚，民兵队长于金轩正在家吃晚饭，一个民兵送来了情报：庆云城里的鬼子汉奸一个连，明天去徐园子一带“扫荡”。他听后，撂下饭碗，便大步走了出去。

民兵们很快被召集起来了。听到敌人要“扫荡”的消息，一个个挥舞着拳头说：

“金轩，咱趁这个机会干他一场！”

“叫这些兔崽子尝尝严务民兵的厉害！”

金轩见大家情绪这样高，心里非常高兴，便说：“这一仗，咱们一定要打！可怎么个打法呢？大家要好好琢磨琢磨。”

沉默片刻，小队长于秋亭兴冲冲地说：“咱们来他个拖住身子拧脑袋，好不好？”

五大三粗的方连生不解地问道：“什么身子、脑袋的？”

秋亭说：“敌人的大队出发，不总是派尖兵吗？咱们就拖住他的大队，吃掉他的尖兵班……”

方连生一听，乐了：“好办法！老子，你真有两下子！”他顿了顿，接着说：“我看，咱就在关庄南边大柳树那里打他的埋伏。”

于金轩细心地听着每个人的发言，最后，他兴高采烈地说：“好，就这么干！秋亭，你领一队民兵埋伏在大柳树公路旁的青纱帐里，收拾尖兵班；我和一队民兵埋伏在后面，拖住敌人大队，只要前后密切配合，拖得住，吃得快，就一定能取得胜利！”

第二天拂晓，于金轩和于秋亭带领两队民兵，分别向正南和西南方向插去。

关庄在严务的正南，庆（云）任（家）公路就从关庄村南穿过。公路两侧是一望无际的青纱帐，路旁有两棵大柳树，就象两把大绿伞，遮住了大半个路面，成为过路人歇脚的好地方。于秋亭带领三十多个民兵就埋伏在树旁的高粱地里。

天近正午，还不见敌人的影子。一个民兵焦急地骂道：“狗日的，准备下棺材才来吗？”

“沉住气！”于秋亭小声嘱咐道。话音刚落，忽听公路上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秋亭低声说：“准备战斗！”大家的心立刻绷紧起来。

一会儿，只见十几个汉奸、鬼子歪歪斜斜从西边走了过来，一个个热得张着嘴，“呼哧呼哧”喘粗气。一个扛小炮的家伙，紧跑几步抢到树下，把炮朝地上一放，说：“可该歇歇啦！”后边的也都一窝蜂似地跑了过来，这个摘帽子，那个解扣子，坐在树下歇起来。一个鬼子唧哩哇啦地直吆喝。突然，青纱帐里飞出了两颗手榴弹，这个鬼子和另三个家伙

应声倒地。其余的敌人，吓得连滚带爬，四下乱窜。民兵们趁着烟雾，高喊着“缴枪不杀”冲了上来。炸伤的那个鬼子爬起来刚想举枪射击，方连生一个箭步上去，两枪托子结果了他的狗命。一个汉奸撒腿要跑，于秋亭一枪把他撂倒了。“不准动！”“举起手来！”剩下的汉奸被民兵们团团围住，个个吓得面如土色，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手榴弹的爆炸声惊动了后边的敌人大队。这时，埋伏在西南方向的于金轩，高喊一声：“打！”一颗颗手榴弹飞向敌群，“轰轰轰”响声震天，鬼子汉奸被炸得首尾不顾，乱作一团。待到敌人惊魂稍定，于金轩他们早已消失在青纱帐里了。

日头西斜的时候，民兵们押着十一个俘虏，扛着一门小炮，背着十支大枪，高高兴兴地回到了村里。

（庆云县报道组）

闾庄民兵自卫队

抗日战争时期，在在平县的西北边缘地带，活跃着一支英雄的民兵队伍，这就是英勇善战的闾庄民兵自卫队。他们抗击日寇，消灭汉奸，谱写了一曲曲胜利的战歌。

孟庄歼敌

一九三九年农历七月十一日，天刚蒙蒙亮，正在平顶房上睡觉的自卫队长刘曰祥，突然被一阵激烈的枪声惊醒。他一个翻身爬了起来，只见东边火光冲天。

刘曰祥刚刚跳下房来，孟庄一名民兵气喘吁吁地送来了急信：大汉奸齐子修手下的一个团长尹东河带领五十余名喽罗，前来偷袭孟庄。孟庄自卫队正跟敌人激烈战斗。

刘曰祥听罢，决定立即出击。于是，他“嘟嘟”地吹起了紧急集合的哨子。

不大工夫，二百多名民兵持刀挎枪，很快汇集在一起。大家闻讯，群情激奋，纷纷要求“赶快出发！”

“不忙！咱们不打无准备之仗。我琢磨了一下打法……”刘曰祥接着说，“孟庄没有南北门，只有东西门。咱们可以兵分南北两路，两面夹攻……”大伙一听，个个赞成。于是，两个小分队象两把尖刀，直插孟庄。

刘曰祥带领的南路小分队，在距离孟庄半里地的刘家

岗，干掉了敌人的哨兵。接着，直扑孟庄，首先向敌人开了火。敌军遇到这意想不到的突然袭击，慌忙调集兵力前来应战。这时，窦维路率领的北路民兵便乘机冲杀进村。两路民兵将敌包围起来。只听得杀声震天，敌人就象钻进马蜂窝里的一条毒蛇，首尾不顾，恐慌万状。尹东河吓得心惊肉跳，骑在马上声嘶力竭地嚎叫：“给我冲！哪个敢跑，我就毙了他！”刘曰祥伏在屋顶上看得真切，瞧得仔细，手起枪响，“叭”地一声，这家伙随即摔下马来。

敌人失去了指挥，就象一窝蜂，“嗡”地一声，由东门涌出村外，南窜北爬，只顾逃命。

“维路，你们北进，我们南追！”刘曰祥一声吩咐，大家各自追歼逃敌。

刘曰祥带领的南路民兵，在清凉寺的大洼里，追上了敌团参谋长，一枪结果了这个家伙的狗命。窦维路率领的北路民兵追到了高砦村，发现匪军需正要越墙逃跑，也一枪结果了他的狗命。

这一仗，打死了敌军十儿人，缴获枪支十余支。

巧计除奸

王吉周是阚庄的伪乡长。这个家伙，与汉奸齐子修勾得铁紧。齐逆向阚庄催粮要枪，我十多名民兵和群众惨遭杀害，都是这家伙出的坏水。阚庄人民一提起王吉周，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自卫队早就想除掉这一害。可是，这家伙又在本村有一帮势力，不好直接下手。

一天晚上，自卫队长刘曰祥一气跑了十多里，来到联防

村张贾庄。在一间僻静小屋的棉油灯下，刘日祥和几个联防队员，细致地研究着一项新的除奸计划。

第二天上午，在张贾庄通往阚庄的大道上，出现了一辆马拉轿车。车上坐着三个人：一个戴礼帽的，两个戴鸭舌帽的，身着浅色衣装，腰掖盒子枪。四个全副武装的护兵骑着自行车跟在后边。马蹄哒哒、铃声叮叮，缓缓而来。

轿车驰进阚庄，在伪乡长王吉周门前停了下来。

早有喽罗进门通报，只见堂屋里钻出一个人来。这人长得象块山药蛋，圆鼓鼓的大肚子，肉乎乎的秃脑袋，烂咪咪的叫驴脸，让人一看简直比吞了一口臭肉还恶心。他就是伪乡长王吉周。他用惊疑的目光看着来人，连声让道：“请、请”，戴礼帽的人冷眼斜视，从长袍衣兜里掏出一张名片，傲然递给王吉周。这家伙捧在手里看了看，“啊”了一声，身子一弯，连声应道：“张副官，小弟失礼，没有远迎，得罪，得罪！”说着，就象一只摇头摆尾的哈巴狗，将众人引进屋里。

众人坐定，王吉周一面大摆酒席，款待“来客”。一面暗中猜测“国军”又要找他的什么“外快”，心中乱敲鼓点。酒至三巡，便迫不及待地试探道：“长官此次亲临，必有公事在身！”“张副官”见他先开了腔，心中大喜，也来个开门见山：“我们十军团由河北扩军到此，招纳贤良，极望协助。军团缺一军需，早闻王兄大名，派我们来请你……”随即把盖有十军团大印的聘书递了过去。

王吉周一听，原来是这么回事！一颗吊着的心“扑通”一声落了地。他一边目不转睛地瞅着聘书，一边故意卖乖，耸耸肩，歪歪脖，假意推辞起来：“长官过奖，小弟不才，恐

怕……”

“张副官”听了，心中暗喜，接口道：“不必过谦，凭王兄宏才，胜任此职，易如反掌，他日，王兄飞黄腾达，尚望多多提携。”

“哪里，哪里！还需诸位多多照应……”王吉周大嘴一咧，仰天大笑一声，那张叫驴脸上堆满了皱纹，此刻，这家伙真有点腾云驾雾了。

后半晌，吃完酒筵，“张副官”对王吉周说：“天色晚了行走不便，自卫队常在晚上活动。咱们动身吧！”王吉周自然欢喜。推让一番，上了轿车。车夫一个响鞭，马蹄哒哒，奔向大路。王吉周坐在车上，摇头晃脑，好不自在。

轿车穿过张贾庄，来到一座破砖窑前。突然，从两边的高粱地里，“唰”地窜出十几个彪形大汉，大声喝道：“站住！”

王吉周莫名其妙，昏头昏脑地问道：“这是……”

“这就是你做官的地方！”“张副官”威严地答道。接着三个人的手枪同时对准了这家伙的胸口。

王吉周战战兢兢地问：“你们是……”

“我们是联防自卫队员！”“张副官”说着，飞起一脚，把他踢下车来。他睁眼一看，自卫队长刘日祥等人已怒气冲冲地站在面前。此时，这家伙方知中计，身子一软，瘫在地上。刘日祥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拉出十几步，代表这里的抗日人民，结果了这家伙的狗命。

痛 歼 伪 顽

阚庄自卫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打垮了一个汉奸团

部，镇压了汉奸乡长王吉周。汉奸头子齐子修恼羞成怒，他歇斯底里大发作，狂叫要“血洗阚庄，消灭自卫队”。

阚庄自卫队闻讯，连夜召开会议，放手发动群众，准备迎头痛击敌人。他们反复研究，制订了战斗方案。全村大人小孩，男女老少，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前准备。

三架红炉，叮叮当当，昼夜苦干。打出了三百余把大刀和三百余支红缨枪。

玻璃瓶、茶壶、小油罐……造成了土炸弹。抢修防御工事：村头路口、村内胡同口全部堵死；背阴处挖好暗道，沟通各家各户；寨墙户墙遍插了枣棘针……

英雄的阚庄，象一座铁壁营垒，巍然屹立，无畏地等待着来犯之敌。

八月五日这天，半夜时分，汉奸头子齐子修派伪营长李绍南带领四百多名伪军，气势汹汹地朝阚庄扑来。

愤怒的民兵和群众，紧攥着手中武器，怒眼圆睁，只等一声令下，狠揍仇敌。

只见黑压压的伪军在夜色中，偷偷地向东门涌来。敌人靠近了，队长刘曰祥一声高喊：“打！”顿时，枪声大作，手榴弹轰鸣，民兵们一阵猛打，使伪军们连滚带爬，败退下去。寨墙外，横七竖八，留下了二十几具尸体。

片刻，敌人在火力掩护下，重新反扑过来。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团。突然，一颗手榴弹砸在卢保平脚上，哧哧地冒着白烟，他手急眼快，抓起来扔了出去，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老猎手刘学魁发现几个家伙躲在一堆草垛后乱打枪，他下了寨门，从一个墙洞里摸了出去，把枪探在墙头上，“叭”地一枪，放倒了一个，其余两个家伙慌忙去抬

尸，“妈的！别抬啦，挑着吧！”一枪又打死一个。敌人乱哄哄地退了下去。

就这样，民兵们打退了敌人三次进攻。敌人只得放弃了东门，集中火力攻打西门。

“好！把他们放进来！”刘曰祥命令道。

敌人象恶狼似地冲进了村子。

阚庄是一个四百户人家的大村。复杂众多的街口巷道，更加有利于消灭敌人。这时，早已埋伏好的全村男女老少，手举大刀、长矛、镢头、钢叉，一齐从房上房下，阳沟暗道杀了出来。敌人完全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海洋。

自卫队分成若干战斗小组，跟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刘曰祥带领几个民兵边打边退，把一股敌人引进了一条胡同。他们钻进暗道，翻上了房顶。敌人追到胡同尽头，正在东张西望的时候，突然从房顶上飞下一堆土炸弹，一阵巨响，这些家伙全部报销。

王吉臣带领的四人小组，左冲右杀，冲到一条大街上，发现一个伪连长正在场院里气急败坏地对伪军训话。王吉臣扔出两颗手榴弹，“轰轰”两声，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伪连长一看，只有四个民兵，狂叫道：“不准开枪！抓活的！”伪军忽拉一下子扑了上来。王吉臣他们四个左捅右戳，一气干倒了七、八个，其余的个个胆怯，不敢动手。伪连长在后面挥着匣子枪，乱咋呼，王吉臣瞅准空子，一个箭步跃上去，一枪刺进伪连长的胸膛，接着用力一举，把伪连长的尸体扔进敌群。敌人“嗷”的一声，四下逃窜。民兵们紧紧追杀过去。

伪营长李绍南带领一百多伪军顺大街撞过来，正好碰上

窜逃的伪兵，他张口大骂：“哪个敢跑，要他的脑袋！”伪兵又战战兢兢地往回走。

此时，刘曰祥指挥从各处汇集而来的民兵、群众，埋伏在大街两侧。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刘曰祥端起“老铅丸”，“叭”地一枪，伪营长李绍南应声倒下。

“冲啊！”全村民兵和群众，怒吼着，象一股强大的洪流，涌向胆战心惊的敌群。一场激战，歼敌百余。

（荏平县菜屯公社武装部）

战斗在敌堡周围

一九三八年冬，日寇在紧靠临广公路的呈羔村边安上了据点，筑起了炮楼，对附近村庄的人民群众实行“三光”政策，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呈羔村的人民群众响应毛主席“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伟大号召，在上级党的领导下，以党支部为核心，以贫雇农为骨干，组成了十余人的抗日救亡团，用土枪、长矛同日寇伪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锄 奸

一天上午，救亡团员张忠方去刘王庄送情报回来，刚走到日寇据点北门口，见救亡团员张敦元、朱小测跟着一个鬼子翻译从炮楼里出来。张敦元暗地对张忠方递了个眼色，摆了摆头。张忠方心里明白了：“机会来了，合伙干掉他！”

原来，这鬼子翻译姓崔，因个子矮，心眼坏，群众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崔轱辘子”。这家伙经常到群众家里敲诈勒索，摸鸡抢鸭，调戏妇女，领着鬼子杀害我抗日群众。人人恨得咬牙切齿，救亡团早就想寻找机会为民除害。

几天前，炮楼里的鬼子向村里派差打杂，张敦元和朱小测乘机进了据点。这天早饭后，张敦元笑嘻嘻地凑到崔轱辘子跟前，告诉他，村里今天有家出殡的，那里有吹手喇叭挺热闹。崔轱辘子正闲得无聊，一听这事，喜得嘴巴子咧到了

后耳跟，两片厚嘴唇一开一合说：“快领我看看去！”张敦元他们见敌人中计，跟着他出了北门，朝村里走去。

张忠方往据点门口瞅了一会，见没人尾随，便大摇大摆地跟了上去。快到出殡的地方了，崔轱辘子突然到街上的小铺买烟卷。“该死的汉奸，让你上西天以前吸口烟吧。”张忠方等心里骂着，迅速闪到门口两边。一会，崔轱辘子叼着烟卷哼着小曲出来了。乘其不备，张敦元一个箭步跳过去，将他的双臂和身子一块儿死死地搂住。张忠方眼明手快，弯身搂住了他的双腿，把他放倒了。崔轱辘子还以为是开玩笑，嘻皮笑脸地说：“嘿嘿，别闹笑，别闹笑……”

“谁和你闹笑！”朱小测怒吼着，拾来半头砖照他头上就是一下。崔轱辘子扑楞了一下，就不动弹了。对面佯装看出殡的抗日救亡团员立即赶来，把崔轱辘子打得稀烂，抬起尸体，钻进村外的交通沟，一溜烟地抬到县政府报捷去了。后面的抗日救亡团员，从家里拿出铁锨扫帚，把血迹打扫得干干净净。

第二天，鬼子汉奸四处找人，全村革命群众都异口同声地说：“没见。你们的人上那去，你不知道吗？”弄得敌人莫名其妙。从此，鬼子汉奸畏缩到据点里，轻易不敢出来骚扰了。

擒 敌

抗日救亡团除掉崔轱辘子这个狗汉奸后，附近村庄的革命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县委表扬了他们抗日救国、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并指示他们最好抓个活的来！

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抗日救亡团的同志在一家小屋里开会研究，决定活捉魏永昌。

魏永昌是汉奸队班长。这家伙心眼狠毒，性情残暴，许多群众遭过他的毒打。因此，大家对他恨之入骨。找个什么时机捉他呢？有的说：“这家伙每逢呈羔集，都要出来，这是个机会。”有的说：“他前几天碰见我们，叫给他讨换个画眉笼子。”根据这些线索，抗日救亡团制定了一条妙计。

呈羔逢集的一天，抗日救亡团的张敦林、张敦厚等人，一大早就围坐在大街旁，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在一起闲聊。一会，魏永昌身穿大褂，脚蹬皮鞋，戴着墨色眼镜，一步三摇地过来了。他看到张敦厚就扯着破锣似的嗓子问：“画眉笼子给我讨换着了吗？”

张敦厚故作恭维地说：“跑了几天，总算找到了。张世凯家有，你快拿去吧！”

这家伙一听，就象屎克螂缠到了鞭梢上——只知腾云驾雾，不知死在眼前，摇头晃脑地朝庄西南角奔去了。

抗日救亡团的团员们见敌人已经上钩，远离了炮楼，高兴极了。战斗组长张敦林分派说：“张敦厚带枪跑到西北坡里，准备鸣枪迷惑敌人。其余的人，跟我来！”张敦厚转身朝村北跑去，大伙一齐赶到了张世凯家的胡同里。

魏永昌从张家门里出来，洋洋得意地拿着笼子朝胡同口走来，张敦林猛地搂住他的双脚狠命一掀，这家伙“通”地一声栽到了墙角上，来了个狗啃泥，笼子摔出老远，接着下了他的枪。这家伙一见势头不对，伏在地上苦苦哀求：“爷们，饶命，我魏永昌从今不敢胡作非为了。”“住口，再嚷嚷就敲了你。”大家一拥而上，堵住他的口，把他捆绑起来，象抬

猪似的朝县政府所在地飞奔而去。押解“舌头”的跑出四、五里路了，庄西北坡里传来了几声枪响。有个抗日救亡团团员故意上炮楼报告：“刚才枪响，是魏永昌被八路捉去了，怎么办？”“八路的，追！”敌人被骗得出动了大批兵马，四处搜索，空劳一场。

(临淄区人武部报道组、区革委报道组整理)

一场星夜战斗

一九四四年春天，盘踞在乔家泊村的伪军二区队，连续三次到莱阳城北上孙家村抓人抢粮，每次都被民兵们打得狼狈不堪。

古历四月十六日深夜，老民兵王振东和耿义爬上东山顶，四下巡视了一遍，没听见啥动静。耿义凑近王振东，毫不在意地说：“兔崽子们接连挨了咱三回揍，看样子，他们再也不敢来了！”王振东听后，把他拉到身边，小声而又严肃地说：“耿义，敌人是属鸡的，记吃不记打。眼下，他们又和城里的鬼子勾结上了，为替鬼子效劳，这伙狗汉奸什么坏事都能干出来。做贼的就喜爱黑夜天，咱可千万不能有半点‘二乎’啊！”

听了王振东一席话，耿义觉得句句在理，于是，瞪大眼睛，握紧手中枪，警惕起来。突然东南山下传来了“嚓嚓”的脚步声，两人立时警觉起来，向山下一看，只见一群黑影，正向村子徐徐移动。不好！匪二区队偷袭来了，王振东立即让耿义火速回村报告，自己坚守岗位，严密监视敌人。

耿义气喘嘘嘘地跑到村团部，叫醒了全体民兵。共产党员、村团长董殿义问明情况以后，当机立断，作了战斗部署：孙科带领五名民兵去村东头伏击，王吉带领七人到村南十字路口等候战斗，耿左带领四人到村东耿家胡同阻击，自己带领四人到村南大庙口坚守。刹时，一场星夜战斗打响了！

共产党员孙科带领民兵火速来到村东头，在一个土埠上埋伏下来。匪兵象乌龟似的爬上了山岗，又象恶狼似的偷偷

向村子扑来。民兵们个个眼睛闪着仇恨的目光，怒视着敌人，等候战斗命令。敌人越来越近，已进入伏击圈，孙科喊声：“打！”一颗颗手榴弹飞向了敌群，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几个家伙应声倒下。汉奸头目林德福气急败坏地嘶叫着：“快架机枪，给我扫！”敌人的机枪向埕子顶扫来。民兵们按原定计划，迅速撤进了村子。敌人的机枪“突突”了半天，见对方没有动静。便乱哄哄地涌进了村子。孙科隐蔽在墙角，见一个匪兵鬼鬼祟祟迎面走来，举枪就打，谁知卡了壳，没有打响。那家伙立时扑了过来，孙科跃身一闪，随手掏出一颗手榴弹，刚要拧盖，被那匪兵拌住了弹头。孙科猛力拧下弹盖，拉开弦，停了刹，一撒手，迅速跑开。只听一声巨响，那家伙被炸断了一根胳膊。孙科跑上去一看，尚未断气，他赶紧从这匪兵口里问清了敌情和口令，接着又向村南大庙飞奔而去。

村子里的匪兵被民兵打得东跑西撞。匪区队长林德福望见街口南面有座高大的古庙，就吆喝着匪兵往那里窜，企图凭借大庙负隅顽抗。突然，大庙房顶上土枪、土炮、手榴弹，一齐向匪兵打来，炸得敌人鬼哭狼嚎，哇哇乱叫。林德福被打得懵头转向，稍微定了定神，下令包围大庙。董殿义和孙科等人跳下院墙，快步离开庙门，刚转过墙角，就和十几个匪兵相遇。群匪狂叫：“站住！”孙科灵机一动，喝道：“眼睛啦？自己人！”匪兵又问：“口令？”孙科厉声回答：“独占一！”那些家伙，信以为真。董殿义趁机带领民兵撤出大庙。匪兵爬上庙顶，连个民兵的影子没见。民兵们利用街头巷尾，巧妙地打击敌人。敌人围上来，就回答“独占一”，敌人走过去就开枪射击。敌区队长林德福懊丧地骂道：“真他妈的怪，到处是‘独占一’，到处挨揍！”只得收起残兵败卒，仓惶逃窜。

（莱阳县人武部、西留公社报道组）

“土炮大王”徐德继

一九四五年春天，原五龙县（现在的莱阳县）青威公路旁边的临江区（现在的羊郡公社），到处呈现出一派战斗、胜利的景象。

一天上午，人们正在抓紧战斗空隙进行抢耕抢种，突然有人喊道：“望台上的消息树倒了！”战斗的信号象一道命令，顿时传遍了田野、村庄。

这时，从杨家乔村冲出了一队民兵，个个精神抖擞，迅速地向着望台上跑去。跑在最前面的一个大汉，年纪约有四十多岁，长得浑厚结实，宽宽的肩膀上扛着一杆九十八斤重的土炮，赤着的双脚蹬得山石乱颤，嘴里还不住地喊着：“快！快！”这个人，就是“土炮大王”徐德继。

提起“土炮大王”徐德继，五龙河畔远近闻名，人们都叫他“徐土炮”。他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里，从十三岁就开始给地主扛活，一直扛了二十六年，受尽了地主阶级百般的压迫剥削。他目睹日寇汉奸祸害我国人民的血腥罪行，气得肺都快炸了。每当日伪军打着“膏药旗”从羊郡公路上路过时，他总是气愤地说：“总有一天，要打掉这群狗东西的臭威风！”当上级发给杨家乔民兵一门土炮时，他争着当上了炮手。他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惜这门土炮，不是拨弄它，就是拭擦它，走到哪里就扛到哪里。现在，他又要扛起他这心爱的土炮，狠狠地打击敌人了。

日伪军的队伍在公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停下了。骑在马上的一個鬼子，哇哩哇啦地叫喚了一阵，日寇的队伍便向东羊郡村开进。这时，徐德继他们已经跑到望台山上，看得清清楚楚。徐德继迅速把土炮架在一个土岭上，瞄准后，狠狠地敲响了导火机。只听得“轰隆”一声震天响，打得敌人象屎克郎堆里扔上了块石头，都没头没脑地乱窜起来。徐德继一见，高兴得哈哈大笑，说：“老子再送你们一程！”说罢，扛起土炮奔下了望台山，飞快地往西跑去。

逃上公路的日伪军，爬行到羊郡集村西头的时候，几道火光在浓烟中闪了几闪，接着便是“轰！轰！”两声巨响，这是民兵们的“铁西瓜”又在敌群中开了花。就在这伙日伪军被地雷炸得团团转的时候，徐德继的土炮又吼叫起来了，土炮射出来的碎锅铁，象一把铁扫帚似的直往鬼子堆里扫去。就这样，日伪军狼狈不堪地逃回去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里，徐德继和他的战友们，积极配合部队作战。一天，他们住宿在即墨县的崔戈庄。

深夜里，狡猾的敌人从海上乘船悄悄地登陆，包围了崔戈庄。“叭！叭！”的枪声打破了黑夜的寂静。在这紧急的情况下，徐德继他们迅速突围。当他们突围到一个小山上的时候，又被敌人包围了，徐德继手点药芯，眼盯敌人，“轰隆！”“轰隆！”地用土炮向敌群猛扫，打得敌人恶狼似的嚎叫，不敢向山上前进半步。打着打着，他突然发现有几个妇女打扮的人，从山下摇摇摆摆、鬼鬼祟祟地向山上走来，他立即意识到这是敌人在耍鬼花招。于是，他急忙调转炮口，“轰隆！”就是一炮，打得妄图化装偷袭的敌人滚到山下去了。

这时，我们的部队接到民兵们被包围的消息后，火速赶

到崔戈庄增援来了。鬼子见势不妙，立即向海上逃窜。徐德继连忙支起土炮，朝敌群打去，土炮喷射出来的碎锅铁象雨点一般。敌人吓得魂不附体，慌慌张张地想坐船逃命。那知开船的早已吓呆了，把船开得摇摇晃晃，老是靠不上岸。敌人没等船靠岸，就你推我挤地往上爬。徐德继朝着他们又是一炮，敌人有的被打死在海里，剩下的夹着尾巴逃窜了。

（莱武报、县革报、县广播站）

截获敌船

故事发生在一九四八年初秋。

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三只木帆船乘风破浪向远洋驶去。在最前面那只船头上，站立着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用他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机警地扫视着海面。他就是荣成县林家流村的民兵队长刘学模。夜里上级通知他们说：有一艘国民党船只，载着抢劫的大批物资和历史文物从烟台逃往青岛，要在诸岛附近海面上把它截住。

船在风浪中颠簸前进。

“灯光！”刘学模擦了擦脸上的雾水，低声对大家说。

民兵们“腾”地站了起来，东南海湾内透出的一丝亮光，隐约看出有一个二三十米长的黑影。

“是条船！”指导员林治太说。

“走，咱们过去看看。大家做好战斗准备！”刘学模向舵手打了个手势，小木船便“唰”地一下向右转了六十度，向着灯光驶去。

那个二三十米长的黑影，果然是上级指示要截获的那条敌船。原来，在我解放区军民的打击下，蒋匪顽八军头子李弥，自知烟台难保，便指示其匪徒把他的家具和抢劫的历史文物，趁黑夜运往青岛。因为遇上大雾天，迷失了方向，船撞到了浅滩上。

东方吐出了鱼肚白，小木船驶近了敌船。民兵们藏好了武器，装成出海打鱼的样子。这时，敌船上有个家伙带着急

而颤抖的声调问：“你，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打鱼的，潮流还早，想到你们船上来玩一会儿。”刘学模沉着地应了一句。

“不行！”

刘学模向大家使了个眼色，三只小木船一齐靠了上去。

“不行！不能上！”那个家伙慌了手脚。

几米高的敌船怎么上去呢？林治太急中生智，拿起篙子就往敌船帮上搭。可是刚一搭上，那个家伙就用力一推，篙子掉了下来；又一搭，他又推了下来，连续几次都没能搭上。刘学模急忙走了过来，同林治太一起，又一次搭上了篙子，两人用尽全身力气狠狠拉住。说时迟，那时快，刘学模两手一把，身体向上一缩，嗖地一下子就爬了上去。那个家伙抓起一块船板猛扑过来。刘学模眼明手快，急忙一闪，把他闪了个嘴啃地。刘学模上前一步，一脚踩住了他的脊梁，枪口对准了他的脑袋，厉声喝道：“人都那里去了？快说！”

那个家伙筛了糠，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他……他们都在舱里。饶命！饶命！”

舱里的敌人早已吓破了胆，有的往机器里拱，有的往床底下钻，有的用被蒙着头……一个匪军官拿着手枪想往外冲，刚一顶开舱盖，还没伸出半个脑袋，就被几支枪口顶住了脑门，他扑通一声，来了个倒栽葱。这时，船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喊声震天，敌人一个个举着双手，战战兢兢地走出了船舱。

一个匪军官和十六个还乡团，就这样全部被活捉了。

阵阵晨风吹散了海雾，潮水渐渐上涨了。民兵们押着截获的敌船，沐浴着朝阳的万道金光，向上级指定的地点驶去。

（荣成县革委会、人武部报道组）

月夜除奸

一九四一年八月中秋这天，东方刚刚发白，在通往大常村的黄土道上，唿哧唿哧地走着一个人挑菜担的人。这人二十出头的年纪，身材魁梧，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闪烁着机智勇敢的光芒。他便是大常村民兵队长常树芬。他挑着菜担去卖菜吗？不是。那么，是为了啥事呢？这得从头说起。

原来大常民兵队接到县武工队的来信说：“大徐据点里敌人最近的疯狂‘扫荡’，靠的是铁杆汉奸‘王癞狗’给他通风报信。上级研究决定，要你们想办法挖掉敌人的这只狗眼。”

“王癞狗”这家伙，手毒心狠，诡计多端。他因多次漏网，成了惊弓之鸟，十分小心他的狗命。在研究如何除掉这个家伙的时候，常树芬琢磨了一阵，挥着拳头说：“要打狗，就得懂狗性。头一步，得先侦察清楚他出洞钻窝的时间。”

“对！”民兵李守仁接茬说：“打狗先备下打狗棍，才能十拿九稳。”

这天，正是常树芬打扮成菜贩模样，到敌占区去侦察情况归来。

常树芬一进家门，还没等撂下菜挑子，就从屋里走出一个人来，忙接下他肩上的担子，说：“你回来啦，快进屋歇歇！”

常树芬一看是武工队长刘俊清，浑身的劳累顿时云消雾

散，连忙说：“队长，快出发吧！今天‘王癞狗’正窝在家里，听说晚上他家里还有牌局哩！”

“这消息可靠吗？”

“可靠。我隐蔽在他门前，整整观察了一宿，还找了几个老乡打听了一番，错不了啊！”

刘俊清说：“好！不过大家得沉住气，先想个擒狗的道道。”

.....

到了半夜时分，皎月当空，大地铺银，万籁无声。

突然，在汉奸“王癞狗”的门前出现了两个提着点心、烧鸡、美酒的人，前头那个大个子就是常树芬。

“王先生！开门！开门！”常树芬一面高声喊着，一面敲得门板嘭、嘭、嘭的响。

“谁呀？”老大一会，门缝里传出一个尖声妖气的女人声。

“太太，快开门吧！没有外人。”

“不说清楚，休想——”

“噢，要不是自家人，吓死也不敢登你这三宝殿呀！”

“你到底是那一伙子吧！”

“恒兴局的，给王先生送礼来了。”常树芬拍着点心包说。

听说“送礼”二字，两扇门板“吱”地一声敞开了，摇摇晃晃走出一个肥胖的女人。她南瓜脸上的一双小眼睛，滚溜溜地盯着点心打转，呱哒着嘴皮，喃喃地说：“你们、你们，拿这个做啥……”

“小意思！”常树芬故意把“礼物”往头顶举了举，满脸带

笑地说：“良辰佳节，给王先生和太太送来一点薄礼，因为今天乱事太多，兄弟来迟，请原谅。”

那肥胖女人刚想伸手接礼物，把伸出的手又缩回去了，狡猾地说：“你俩来的不巧，他，他还没回来呀！”

“见外了。”常树芬跨前一步，从容地说：“太太你费心，无论如何，我们也得和王先生见上一面啊！”

“好大胆！敢来骗你王大爷！”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随着一声驴叫似的喊声，窜出了一个瘦脸猴腮的家伙，每只手里挟着一只短枪，顶住了常树芬二人的胸口，呲牙咧嘴地说：“说实话，谁打发你们来的？不说实话老子就崩了你！”常树芬知道这小子是唬牌的，惯用这一套，便不慌不忙，笑嘻嘻地说：“嘿嘿，王先生太多虑了吧，我是恒兴号的掌柜的。要是外人的话，也不会这时到府上来！”说着，老常把礼物放在地上，故意撩起大褂子，露出内衬的白绸小褂，显示身上没有携带寸铁。

要是碰见别的汉奸，也许就万事大吉了。可是眼下这个狡猾的“王癞狗”，上下打量着常树芬二人，不但没有信以为真，反而更加心惊胆虚起来。他犹豫了一阵子，突然奸笑几声说：“好吧，真够朋友的话，咱就来个先小人后君子，你二位先跟我到宪兵队去趟，办点事！”说罢，一双贼眼珠子直转转。

“走吧，我也顺便到宪兵队会个朋友。”常树芬面不改色地说：“我俩在前面走，你在后面跟着。”

看这光景，“王癞狗”左右为难起来，眼皮一耷拉，握枪的双手垂了下来，这小子又在想鬼花招。就在这个时候，忽见一样东西从屋顶上射下来，说时迟，那时快，盆大的一块

土坯不偏不歪地落在“王癞狗”的头上。这小子“嗷”地一声，便倒在地上，嘴里咕噜咕噜地流出白沫来。常树芬见时机一到，从点心包里抽出亮堂堂的一把小刀子，窜上去，抹着“王癞狗”的咽喉，手起刀落，结果了这个血债累累的铁杆汉奸的狗命。

这时，武工队长刘俊清，从房顶上跳下来，握住常树芬二人的手说：“干得痛快！干得痛快！”

（乐陵县革委、人武部报道组）

诱 歼 日 寇

一

一九四四年十月的一天拂晓，王夕荣匆匆敲着荣成县诸岛村村长吴顺坤的门，轻声喊着：“快，快，有情况！”

吴顺坤爬起身来，被王夕荣领到海滩上一片礁石的后边，只见在离岸不远的浅滩里，有一束灯光在闪烁着。

东方渐渐发白。借着微微晨曦，他们看出前面是一条船，船上晃动着的日寇也隐约可辨。凭经验，他们立即判断出是敌船搁浅了。吴顺坤一把拉住王夕荣说：“走，咱们到区上报告去！”

敌人送上门来了，怎么解决？区武委会主任丛树纯召开了民兵队长紧急会议，专门研究这个问题。

有的说：“包围敌船，迫使鬼子投降。”可眼下巨浪滔天，小舢舨在水上无法活动。

有的说：“不行就打！”可是民兵只有土枪和手榴弹，怎能硬拚。

“能不能把敌人引下来打？”丛树纯以询问的目光扫视着大家说，“据上级通知的情况分析，敌人很可能是远程而来，对这一带航道还不熟悉。我们可以利用敌人这个弱点，先把他们搞个晕头转向，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歼灭！”

吴顺坤说：“行！我们村有一个人叫王业卿，曾在旅大

浴池干过，会说些日本话，可以叫他当翻译，把敌人引下来。”

“那好。”丛树纯同意了，并向大家一一交代了具体的打法。

二

傍晚时分，在敌船附近的沙滩上出现了两个人，其中一人即王业卿，向船上的鬼子打着招呼：

“太君，你们在船上很辛苦，请到村里去休息吧！”

一个矮子官儿出现在船头上，伸长脖子问：

“这里的什么地方？”

“这儿是双岛。”

“威海的多远？”

“离威海很近很近。”

“八路的有？”

“我们这里从来就没有来过八路。”

矮子同他身后的几个鬼子咕噜了几句以后，又说道：

“良民的大大的好，我的下去。”

夜幕降临。鬼子排成一路纵队，向村里走来。

在村口，丛树纯身穿长袍，头戴毡帽，和吴顺坤等人迎接着“来客”。他一边沉着地应酬着，一边暗数着人数：一个，两个，……总共六十多，大部分是鬼子官。

“你的，能把我们送到‘皇军’那里去吗？我的大米、白面大大的有！”矮子突然问。

“可以，可以。”丛树纯镇静地回答。

姪子官儿得到满意的答复，便带着六十多个鬼子，分别钻进民兵早在村中、村东、村北安排好的三栋房子里。他们被风浪折腾得精疲力尽，躺在又松又软的草铺上，一会儿就打着鼾声，象死猪一样地睡过去了。各屋留下的坐班哨兵，也象药昏了的鸡，直打瞌睡。

三

各村挑选的精壮民兵二百多人集合起来了，县独立营三连和区中队也赶来了。军民会合在村南的小学里，胳膊上系上了白手巾，跃跃欲试，严阵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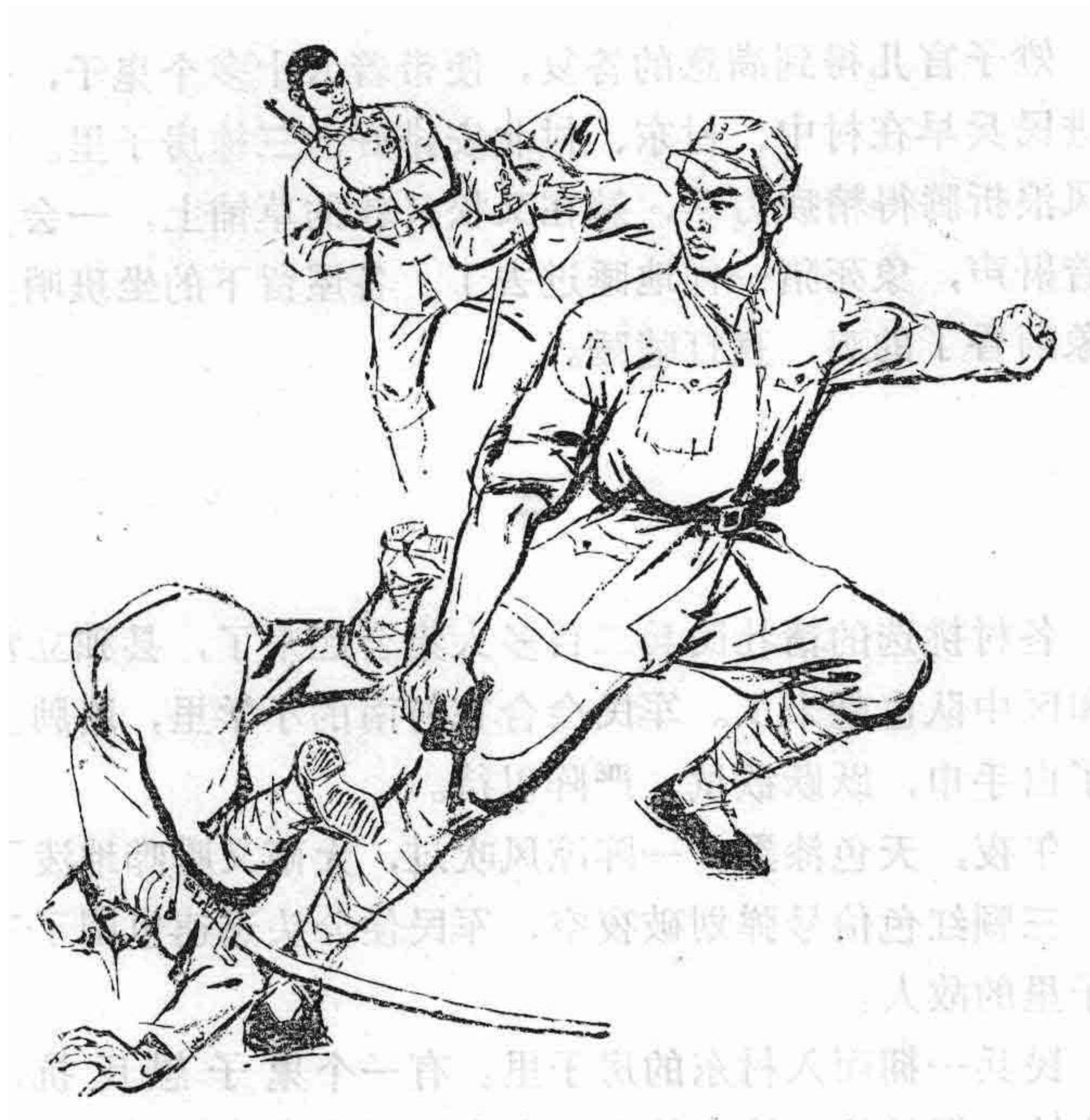
午夜，天色漆黑。一阵凉风吹过，大雨又哗哗地泼了下来。三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军民便分头迅速包围了三个屋子里的敌人。

民兵一拥而入村东的房子里。有一个鬼子想反抗，被张忠岐一把拌住，按在炕上，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捆了起来。

村北的鬼子也被区中队很快地解决了。

在村中，独立营三连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原来战士们刚冲入院内，迎头碰上一个小便的鬼子，一个战士冲上去抱住了他，他发出了野兽似的嚎叫，惊动了屋里的敌人。姪子官猛然醒来，破窗而出，刚逃到街上，就被战士一个扫堂腿，摔了个嘴啃地。

有二十多个鬼子窜上了一条小船，妄图逃生。我军民的火力猛烈射击，小船被打翻，把他们全部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



从俘虏口中得知，这六十多个日寇，是日本帝国主义新派来的一批军官。

清晨，云开雾散，红日跃出海面，照耀着万里海疆。

(荣成县革委、人武部报道组)

艾山脚下战旗红

巍巍艾山东麓，起伏的群山，环抱着一个美丽的村庄，村内古树参天，村前河水清清。它就是栖霞县松山公社郝家楼村。战争年代，这个村的民兵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曾与万恶的敌人进行过数次激战，为革命做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机智抗粮

一九四二年秋天，地里的庄稼刚刚成熟，据点里的鬼子汉奸就急忙爬出炮楼，到处抢粮。郝家楼的民兵和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遵照上级关于“坚壁清野”的指示，采取边收、边打、边藏的办法，几天的时间就把庄稼收藏完毕。距郝家楼村十里路的猴顶据点里的鬼子，几次派人到郝家楼村催粮要款都空手而回。鬼子很恼火，最后，限令郝家楼村三天以内交齐三千斤粮食，否则，就杀个鸡犬不留。

深夜，郝家楼党支部紧急会议正在进行着。民兵副指导员高殿挥动着手中的枪，斩钉截铁地说：“一粒粮食也不能交给鬼子！他们敢来抢，咱就敢给它个有来无回！”“对！粮食是人民的劳动果实，一颗一粒也不能落到敌人手里！群众，是革命的基础，一个人也不能叫敌人抓去！可是，现在敌众我寡，如果同敌人硬拚，我们就要吃亏。我看咱们还是以智

斗为高。大家研究一下，用什么办法对付敌人？”党支部书记、民兵指导员高德昌接着说。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着智斗敌人的办法……

金灿灿的阳光洒满大地，青松在西风中昂然屹立。第二天傍晚，高殿率领民兵，隐蔽地来到距猴顶据点三里远的公山上，立即把吊有鞭炮的火油筒挂到树上，然后迅速地埋伏起来。

午后三点多钟，从郝家楼走出十几个满载粮食的牲口驮子，向猴顶据点缓缓走来。赶脚人们一路上鞭子甩得山响，不停地大声吆喝着牲口，据点里敌人顺声望去，见郝家楼村的送粮队已经走到公山脚下，乐得摇头晃脑。这时，埋伏在公山上的民兵点响了鞭炮，顿时“枪声”大作。高殿带领民兵喊着“杀”声，漫山遍野地冲下山来，赶着牲口向西跑去。伪队长见到嘴的粮食又被截走了，急忙带领伪军窜出炮楼，正要追赶，迎面跑来了郝家楼的群众王永振。王永振故作惊慌地对伪队长说：“队长，不好了！给你们送粮的牲口驮子刚走到公山脚下，叫八路给截去了！”

“有多少八路？”伪队长惶恐地问。

王永振回答：“漫山都是，大小路口都抻住了，数不清有多少人！”

伪军一听，吓得面如土色，不敢再追，朝着公山胡乱地打了几枪，又钻进了乌龟壳。

民兵们赶着牲口驮子，踩着晚霞，向革命根据地大踏步地走去。

主动出击

抗粮斗争的胜利使郝家楼民兵对敌斗争的信心更足了，劲头更大了。秋后，上级又发给他们六支钢枪，三箱手榴弹，村里也凑钱新买了几支枪。民兵们有了武器，斗志更加旺盛。他们边生产，边练武，寻机消灭敌人。

一天中午，高殿正在吃午饭。忽然，跑来一个民兵对他说：“副指导员，汉奸队又拦路抢劫了，咱们快去打它个狗崽子！”

原来，这天是松山集。伪五区队三十多个伪军，在去松山的必经之路虎龙口村设下哨卡，以搜查“八路”为名，敲诈勒索，拦路抢劫。高殿一听敌人又在祸害群众，气得两眼直冒火。把筷子一撂，“嗖”地一声跳下炕来，抄起枪几步冲出门外，同住在邻村的区中队取得联系，就带领民兵直奔虎龙口村而来。

汉奸们吃了午饭，有的在公路上继续劫夺，有的在村头树荫下横七竖八地躺着歇晌。突然，枪声大作，区中队从虎龙口村西向敌人发起了攻击。汉奸队受到突然袭击，吓得屁滚尿流，扔下刚抢来的东西，慌忙向虎龙口村南壕跑去，妄图抢占制高点，固守待援。早已埋伏在埠子顶上的郝家楼民兵，一见敌人，个个仇恨满怀。等敌人接近了，高殿大吼一声：“打！”一排手榴弹飞向了敌群。紧接着民兵们高喊杀声，象猛虎下山似地冲向敌群。敌人在区中队和民兵的夹击下，象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向松山方向溃逃而去。

松山据点的鬼子听到枪响，知道是它的走狗遇了难，慌

忙窜来增援。当他们赶到时，区中队和民兵早已走得无影无踪。敌人只好抬着死尸，垂头丧气地溜回松山。

坚 不 可 摧

敌人接连遭到郝家楼民兵的袭击，恼羞成怒，扬言不踏平郝家楼誓不罢休。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的一天晚上，松涛怒吼，大雪纷飞。敌人纠集了三十多人，向郝家楼偷偷袭来，妄图趁民兵雪夜无备，血洗郝家楼，将民兵一口吃掉。那知当他们刚刚走到村头，就遭到了民兵的迎头痛击。

原来，郝家楼民兵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早已做好了防偷袭准备。民兵晚上集体住宿。村子东西两头各筑了一个岗楼，房顶设了岗哨，街口安装了栅栏障碍。各家的院墙上都用梯子相连，有了情况，可以畅通无阻，灵活作战。

敌人见偷袭不成，就仗着武器好，火力猛，野狼似地向村里冲来。高殿怒视着扑上来的敌人，喊声：“打！”随即一排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顿时，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喊杀声汇成一片，敌人的第一次冲击被打退了。在狗军官的威逼下，汉奸们又胆战心惊地冲了上来。民兵们怒不可遏，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巷战。经过半小时的激战，敌人被压缩在村头，渐渐支持不住。这时，高殿大声喊道：“同志们，冲啊！”率领民兵向敌人发起了勇猛地冲锋。狗汉奸吓得魂不附体，狼狈逃窜了。

敌人这次偷袭吃了亏，好久未敢再来郝家楼骚扰。转眼已是春光明媚的一九四三年三月，群众正忙着春播。为了保

卫春耕生产，防止敌人的偷袭破坏，郝家楼民兵进一步加固了村里的工事，加强了站岗值勤，生产劳动，枪不离身。

一天，天刚蒙蒙亮，老农孙礼就起床到地里种豇豆，刚走到南河沿，只见对面隐隐约约来了一群人，他仔细一看，大吃一惊，不好，敌人来了！

原来是伪五区队集合了六七十人，趁群众忙着春播的时机前来偷袭。孙礼扔掉手里的生产工具，不顾一切地向村里猛跑，边跑边喊：“敌人来了！敌人来了！”匪兵一看被人发觉，就紧追着向村里冲来。民兵排长孙殿民听到呼喊，抄起枪就跑到村头阻击。这时，民兵们听到枪声，从四面八方赶来，各自占领有利地形，立即投入了战斗。

民兵副指导员高殿心想：敌人的武器好，火力猛，在白天和他们硬拚就要吃亏。于是，他便告诉民兵，把敌人放进村里打，以我之长，击敌之短，充分发挥土枪、土炮和手榴弹的威力。敌人进村后，走到那里那里挨打，土枪、土炮、手榴弹象雨点似地不知从那里飞来。还击又找不到目标，被打得鬼哭狼嚎。这时，高殿指挥民兵分为两路，前后夹攻，使敌腹背受击。村里的群众也手拿铁锨、镢头，前来助战。敌人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吓得象惊弓之鸟，争相逃命。民兵们那里肯放，一口气追出七里多路，在追击中又毙伤敌人各一名。

火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民兵们沐浴着朝霞，高唱着：“跟着毛主席，万众一条心，全国同胞们，奋勇向前进……”的抗日战歌，凯旋而归。

（栖霞县人民武装部报道组）

全歼逃敌

在郟城县城西一带，至今还传颂着郟北县七区（现郟城县玉皇庙公社）民兵自卫队，活捉一百零三名蒋匪军的故事。

一九四七年六月，我人民解放军二野一纵和地方武装横渡黄河南下，一举包围了国民党驻郟城的五十五师。经过七天的战斗，击溃守敌，打开了郟城。

七月七日晚，郟北县七区武委会接到县里的紧急通知，说有一股残敌出城西窜，妄图与菏泽守敌汇合。现在，他们正朝着七区前玉皇庙方向逃去，要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全歼逃敌。

区武委会立即向民兵们传达了上级指示。大家一听，欢腾起来了。有的说：“这几天光听见解放郟城的炮响，就是见不到敌人的影子，急得枪把子都握出汗来了。这回可该过过瘾了。”有的道：“要从咱们眼皮底下逃过去，别想！主任，快下命令吧！”当时，区武委会只有八支步枪，两支短枪。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的教导，召开了军事民主会，具体研究了战斗计划。

黎明前，区武委会主任率领一百三十余名民兵，来到了前玉皇庙附近。

前玉皇庙位于城西二十五里，有条小路，直通郟城。逃

敌如惊弓之鸟，不敢走大路，因此，前玉皇庙就成了逃敌的必经之路。

区武委会主任命令大家做好战斗准备，隐蔽在青纱帐里。时值夏末，满洼庄稼一片绿，正是大打人民战争的好时机。

天黑沉沉的。在大柳树上站岗的民兵马广忍、郑全由和刘来玉，睁大了眼睛，搜索着前方的目标。但是，一直到天放亮了，敌人还没有来。难道敌人不走这条路了？郑全由终于忍不住了，说：“你们先在这里，我再到南面看一下。”马广忍说：“不要慌，你看前面是什么？”

果然，前面隐隐约约地出现了一条黑影。黑影越来越近，渐渐地能看清一个个黑点在晃动了。原来这伙匪徒在郟城挨了揍，早已吓破了胆，走走停停，东张西望，活象蜗牛爬行。走着走着，他们突然钻进了前玉皇庙东洼那一片高粱地里。

马广忍马上报告了敌情。区武委会主任高兴地说：“好！我们包他们的饺子！”于是，当即决定：兵分四路，一路由班长李兆胜率领，沿前玉皇庙东面的柏树林前进，任务是消灭树林里敌人的警戒，然后，侧后迂回，断敌退路。一路由区武委会干事张振松带领，成东西一线正面搜索，防敌西窜。一路由聂广银带领，从高粱地以南向北压缩。一路由班长郑全由带领，从前玉皇庙东北的陈庄向南压缩。民兵们分兵四路，陷敌于四面包围之中。

当第一路民兵接近柏树林时，只见一个敌人哨兵背靠柏树，坐在地上，把枪搂在怀里，拿着顶破帽子扇着。李兆胜匍匐前进到树后，一个箭步，伸手猛力抹住敌哨兵的脖子，一用劲，敌兵来了个嘴啃泥。李兆胜低声喝道：“不许动！”

敌兵浑身颤抖，连声叫“饶命、饶命。”

李兆胜用力抓住他的衣领，一把提了起来，问：“你们多少兵力？在什么地方？”

敌哨兵战战兢兢地回答：“我……我们共一个连，跑……跑了半夜，又渴又饿，现在都在西面这块高粱地里休息……”

包围圈逐渐收缩，四路民兵逐渐靠拢。这伙逃敌乱七八糟地分散在高粱地里，有的四爪朝天躺在地上，有的象猪一样啃着高粱秸，枪支扔得遍地都是。民兵们屏住呼吸，渐渐向敌人逼近。当敌人发现民兵时，象捅了马蜂窝一样慌作一团，东碰西撞，急忙抓枪。区武委会主任伸手一梭子子弹扫过去，敌人慌忙爬在地上。民兵们接着展开了政治攻势，宣传俘虏政策。“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吆喝声，犹如晴天霹雳，震荡着大洼。

正当敌人惊慌失措、犹豫不决的时候，民兵杨魁武象猛虎下山，一个箭步冲上去，夺过了敌人的一挺机枪，端起来逼住敌人，大声喝道：“不投降就开枪了！”这时，民兵们都冲了上去，步枪、大刀、铁锨等武器一齐对准敌人。有个家伙想端枪顽抗，被民兵一枪撂在地上，呜呼哀哉了。其余敌人随即乖乖地举起了双手，当了俘虏。这场战斗，仅仅进行了十几分钟就胜利结束了。俘敌一百零三名，缴获机枪两挺，冲锋枪两支，步枪八十七支，子弹三千余发。我无一伤亡。

满洼的庄稼随风摆动，欢迎着英雄的民兵们凯旋归来。

（郟城县革委、人武部报道组）

智取子弹

潍县北部的辽阔平原上，有个千把户的大集镇——固堤镇。这个镇的东南方向三华里有个李家营村，西南方向二华里有个解家沿村。两个村相距只有二里来路。解放战争时期，潍北县纸房区民兵联防队在这里智取子弹的故事，至今仍在群众中间传颂着。

一九四七年古历七月二十五日，蒋匪独立十师范其奭团和伪县大队、还乡团勾结在一起，共三千余人，从潍城、寒亭倾巢出动，饿狼般地向我潍北县委所在地固堤一带反扑过来，妄图占领固堤镇。由于受到我潍北独立营和民兵的英勇阻击，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只得在李家营安了据点。

潍北县委为了有计划地组织反攻，领导群众向北转移。留下纸房区民兵联防队和固堤部分民兵，在固堤以北的流河、横沟一带侦察敌人的活动情况，随时准备阻击北犯的蒋匪军和还乡团。

太阳西斜，纸房区民兵联防指导员徐在营，带领一支民兵小分队，来到固堤南门观察敌情。约莫过了一袋烟的工夫，从解家沿村晃晃荡荡走来一高一矮两个匪兵，矮个子手提一支卡宾枪，高个子身背一支冲锋式，右手握着两面联络旗。徐在营命令民兵迅速埋伏在大路两侧，自己手提匣子枪，雄赳赳地立在围墙角下。等两个匪兵进入埋伏区后，徐在营厉声喊道：“干什么的？”那大个子匪兵耀武扬威地举着绿旗

子，在空中摇动了几下，答道：“自己人，运军火的。”说罢继续向这边走来。等到离南门二十来步时，徐在营喊声：“站住！”民兵徐其荣、李东阳、韩世德等突然跃过土岭，走在前边的矮个子匪兵，一愣之间就被生擒了。那大个子匪兵，见事不妙，扭头就跑。李东阳一个箭步追到背后，那家伙刚想取枪，东阳飞起一脚，将他踢倒在地。

经审讯，两个匪兵供认是范团的“联络员”，是从潍县城来给范团送子弹的。他们以为已经占领了李家营，因而只用一个排的兵力护送一大车军火，现已运到解家沿村，停在东北门里。他们想与李家营村的匪兵取得联系，没想到当了俘虏。同时，他们还交代了联络信号。

民兵们得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大家决心要把这车军火搞到手，用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打击敌人。

但是，怎么搞法呢？指导员徐在营首先分析了眼下敌我双方的情势，他说：“解家沿村离李家营据点太近，敌人又有一个排的兵力护送，我民兵人数少，在这种情况下，要强夺硬拚，不仅事不能成，反会打草惊蛇，与我不利。大伙好好计谋计谋。”民兵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展开了讨论。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眼下敌人误认固堤驻的是他们的人，咱们不妨来个将计就计，智取军火。接着，安排了战斗部署。

民兵徐其荣、徐从华换上两个俘虏兵的军装，打扮成一个手提卡宾枪，一个身背冲锋式，手握联络旗。他俩打扮停当，便顺着大道向解家沿村大步走去。徐在营带领民兵小分队，借着一片高粱地，急速赶到了解家沿村东北门外，在围子沟北沿埋伏下来。

此时，太阳已压树梢。“联络员”徐其荣和徐从华来到解

家沿村东北门外，停住脚，摇摆起了联络旗。一个肥胖的伪兵看到旗号，慌忙敞开了虚掩的大门。其荣和从华，急步走进大门，只见一辆大板车满载着弹药箱停在门里，车上套着两匹大青骡子，还有两头大黄牛拉川套，显然分量不小。周围站着一群匪兵。徐从华机警地扫视一下，发现有个带手枪的疤眼匪兵，立即断定，这人就是匪排长。徐从华跨前一步，挺胸叉腰，对着他厉声训斥道：“那边子弹都用光了，你们还把车停在这里干什么？想送给共产党吗？！团部命令你们快走！”匪排长一听来头挺硬，挤挤疤眼，赶紧命令车夫赶车上路，同时集合群匪整队出发。

车夫吆喝一声：“驾！”鞭子在空中一摇，“啪——”一个响鞭，青骡子四蹄一蹬，大黄牛向前一冲，沉甸甸的大车转动起来，转眼间出了东北门。那个胖子匪兵，端着一支大盖枪，紧跟在车后面。从华、其荣随即跟出门来。他们回头看时，那群匪兵仍未露面。一过小桥，两人使个眼色，趁跟在车后的匪兵不防，从华一个扫堂腿，那家伙象头肥猪一样，“扑通”一声栽倒在地。说时迟，那时快，从华抢上一步，夺下了大盖枪，接着，硬梆梆的枪筒子就顶上了他的脊梁。从华低声喝道：“老实往前走！”这家伙怕死，一迭连声地喊：“我走，我走……”徐其荣夺过车夫的鞭子，快马加鞭，赶起大车向固堤方向疾驰而去。

疤眼排长费了半天功夫，才把他那不象样的小队伍集合起来，刚要出门，埋伏在沟里的民兵瞧得真切，徐在营手举匣枪，喊声：“打！”子弹“叭叭”地飞向群匪，手榴弹在门前“轰轰”连声爆炸。这一来，刚探出头的匪兵又缩了回去。借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民兵们喊声震天：“冲啊！”猛虎一般跃



上围墙，杀向敌群。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破了胆，不知虚实，就象见了鹰的兔子，一溜烟逃出了村子。

却说李家营据点的敌人，等到太阳快落了，仍不见弹药车的影子，便派一个连的兵力出来接应。这帮匪徒先听到了枪声，接着又看到一伙匪军拚命向南逃窜，后面还有十几个民兵边追边打。见此情景，敌人依仗人多，疯狗一般向民兵扑来。徐在营组织民兵，凭借着解家沿村南坡的一道地堰，向敌人展开了顽强阻击。打退敌人的第一次进攻，已近黄昏时分，估计拉子弹的大车早已安全转移，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他们便顺一条壕沟向固堤方向撤退下来。这群匪徒，看看天完全黑下来了，怕再吃苦头，只好气急败坏地朝固堤乱打了一阵枪，夹着尾巴灰溜溜地窜回了老窝。

那辆弹药车共有子弹两万五千余发，手榴弹两箱，炮弹两箱，大盖枪、冲锋枪、卡宾枪各一支。民兵们清点着这批战利品，个个高兴得合不拢嘴。他们用敌人的武器武装了自己，更加斗志昂扬，准备迎接更大的胜利。

（潍县人武部、固堤公社革委通讯组）

插图：孙爱国

革命妈妈姜连生

凡是在平度县大泽山革命根据地战斗、工作过的同志，至今无不怀念着一位老人——青杨公社李家寨（七沟庄）的姜连生老大娘。在风风雨雨的战争岁月里，她送情报、救伤员、忙支前，“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人们都亲切地称她为“革命妈妈”。

送 情 报

一九三九年春的一天，从山路上走出一位讨饭的妇女。她四十开外的年纪，面容消瘦，但两眼闪闪放光，行走稳健有力。她就是七沟庄的妇救会主任、我地下交通员姜连生。这天，她要把一份紧急情报送往八路军西海军分区司令部。

到达目的地，要走二十里山路。这一带情况复杂，敌人封锁严密，远近都是鬼子一座座棺材似的碉堡。要携带一份秘密情报从敌人眼皮底下穿过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快到敌据点马场时，姜大娘立即向北转去，拐进一个村子，打算绕过敌据点。可是不巧，被一伙抢粮逼款的汉奸队发现了。一个家伙吆喝着追了过来。

对敌人的叫喊，姜大娘睬也不睬。她从容地跨进一家门槛，照样讨饭。一只大黄狗窜上来汪汪乱咬，她伸出打狗棍，左右拨拉着，那狗又窜又跳，却咬她不着。

那群汉奸一呼啦挤进来。领头的一个家伙上前揪住姜大娘，丝瓜脖子一伸，母狗眼一瞪，恶声恶气地问：“老混账，聋啦！你干什么？”

姜大娘转过脸，说：“我一个寡妇老婆子，家里四、五个孩子等吃的……”

“胡说！明明是给八路送信的！”

姜大娘一听，举起讨饭篮子狠狠摔在地上，生地瓜、菜团子滚了一地。几个家伙慌忙抓起菜团子，捧在手里单个儿检查着，眼珠子几乎要瞪出来了。

姜大娘怒气冲冲地质问：“我给八路送信，八路就给我这个吃？”

“你还硬装？给我搜！”几个家伙立即搜起来。姜大娘的发髻被揪散了，衣领被扯开了，却啥都没搜到。

领头的那个家伙骨碌着两只贼眼，还在姜大娘的脚上乱转。他突然把狗爪子一指，叫道：“鞋！”

姜大娘怒目而立，神色自若。

这时，旁边的几个家伙说：“队长，看这老东西刚才打狗的架势，就是个穷鬼。”领头的家伙犹豫半天，收回狗爪子，贼眼瞪了瞪，骂道：“滚！今后不准到这里乱转悠！”

姜大娘收拾起生地瓜、菜团子，挎着讨饭篮走出村头，向前方大步奔去。野兽们哪里知道，这一次，姜大娘正是把情报藏在鞋里。

救 亲 人

一九四二年九月。

一天，八路军胶东五旅的张、陈两位女同志，在化装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敌人发现了，一群鬼子在她们后面紧紧地追赶着。

这两位女同志奋力奔跑着。抢上一个高坡，脚下出现了七沟村。姜连生大娘就住在村头上。她俩飞步进村，三转两拐，便跑进姜大娘家里。

“大娘，鬼子来了！”她俩喘息着喊道。

说也巧，姜大娘的婆婆昨天病故，亲属邻家正在哭灵。姜大娘一看两位女同志火急闯进来，知道情势危急。她瞅了一眼灵床，急忙从炕上拖过一个包袱，抽出两套孝服和两条孝带子，递给两位女同志说：“快！快穿上！”

随着由远而近的马蹄声，“砰”地一声，几个鬼子端着枪，破门而入。鬼子小队长进门一看，屋子里满是吊丧的人，便懊丧地喷了一口气，带领着鬼子溜出去了。

事过之后，姜大娘心想，这一次是凑巧了，以后亲人再扑上门来怎么办呢？于是，她便和女儿秀荣连夜悄悄地挖好了两个地洞，一个在假墙里，一个在草垛下。

转眼已是扬风飘雪的隆冬。

夜深了，姜大娘和女儿仍俯在灯下缝做军衣。寒风在窗外呼啸，使姜大娘心里更加惦念冒寒抗战的亲人八路军。她不由得飞针走线，手中的活儿做得更快了。

突然，屋门推开，两个互相搀扶着的人闯进屋里，连叫：“大娘，快……”一头扑倒在姜大娘怀里。

姜大娘仔细一看，又是张、陈两位同志。原来她俩因长期住山洞，睡湿地，浑身生了疥疮，暂时留在五甲村。今夜因特务告密被包围了，她俩突出重围，来到姜大娘家。

姜大娘翻身下炕，很快把她俩分别藏在早已挖好的洞里，又把她俩随身带的文件包塞进水井石壁的小孔里。

屋后一阵慌乱的脚步声，追赶的敌人跑过去了。姜大娘解开两位女同志的衣扣看时，只见疥疮累累，脓血模糊。姜大娘心如刀割，连忙给她俩用麦秸火烤，用润手油抹。看看她俩还没有穿上棉衣，姜大娘脱下自己和女儿的棉袄，给她俩披上。

两位女同志眼含热泪，说啥也不穿。姜大娘恳切地说：“穿在你们身上，大娘心里就觉得热乎。你们挨冻，大娘心疼啊！”

红心掏尽为亲人，阶级情谊比海深。姜大娘象对待自己的亲闺女一样，天天护理着两位女同志。可是，由于地洞潮湿，她俩的疥疮却不见好转，鬼子封锁的也更严了，三日两头进村“扫荡”。为防万一，在乡亲们的协助下，姜大娘又把她俩转移到东山洞里，每天送药送饭。

几天以后，大雪铺地，封住深山。姜大娘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走在白雪覆盖的山路上，到山洞送饭。当张、陈二同志接过热气未尽的干粮时，热泪簌簌，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二十天以后，张、陈二位同志的疥疮痊愈了。她俩告别姜大娘，重返前线杀豺狼。

养 伤 马

一九四四年秋，八路军胶东五旅的程政委，来到姜大娘家里。他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这匹膘肥体壮的战马，就是一年前伤势严重，生命垂危的“菊花青”。

一年前，在古庄战斗中，程政委的“菊花青”战马负了重

伤，牵到姜大娘家里。那马前胸鲜血淋淋，卧在地上不能动弹，这可急坏了姜大娘，立即叫女儿秀荣采来“区区菜”挤出菜汁给马止血。她要求把马留下，说：“老程，大娘一定给护理好！”

在这敌来我往的险恶环境中，要养好一匹重伤战马，真比救护一个同志还要艰难。所以，程政委回答说：“不能为一匹马再连累您啦，我们带走吧。”姜大娘说啥也不依，硬是把伤马留下了。

可是，一无药品，二无草料，三担风险，怎么办呢？抗日救国的坚强决心，对子弟兵的鱼水深情，给姜大娘增添了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第二天，马的前腿肿得象两根粗柱子。姜大娘到处询问，打听了不少土方。她找来花椒枝子，烧水给马消肿；她上山采来蒲公英、马尾莲，烧水给马洗伤口；她没白没黑地守候在伤马身边，料理、喂养。马吃光了姜大娘一垛干草，她就发动村里的孩子们割草、放牧。

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姜大娘还要时刻提防敌人的“扫荡”、偷袭。有多少个不眠之夜，她总是警惕地倾听着外面的一切动静，久久不能安然入睡。为了防备鬼子“扫荡”，她常常把马牵到山洞里。为了防止马叫，她费尽了苦心。有一次，在进山转移的路上，忽然传来了鬼子的马嘶声。“菊花青”蓦地竖起耳朵，扇动起鼻孔，就要叫了。姜大娘急忙用劲抹住了马的喉头，制止了马叫，避免了一场风险。

现在，程政委望着伤口愈合，毛色光亮的“菊花青”，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他紧握着姜大娘的双手，激动地说：“大娘，您就听我们的胜利消息吧！”

（平度县武装部）

火烧隔津桥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我冀鲁边区修筑了沧(州)惠(民)公路，这条公路成为敌人的主要补给线。乐陵县西赵乡民兵，决心开展破击战，切断敌人的交通线，为我军民抗击日寇创造胜利条件。

一九四二年，我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敌后生产，获得粮食丰收。日寇看到满坡金灿灿的庄稼，早已馋涎欲滴。夏历八月下旬的一天，隔津河北的五百名鬼子、汉奸通过隔津桥，气势汹汹地闯进乐陵县抢粮。

西赵乡民兵联防副中队长赵月辉得到这一情报后，立即派人向上级报告，县武装科当即指示他们马上把隔津河的大木桥烧毁。民兵们听说后，一致认为，事不宜迟，须赶快动手。

一提烧桥，大家立刻想起一颗“钉子”：日寇为了护桥，在桥头修起了一座岗楼，十几个伪军轮班站岗，两挺机枪封锁桥面。一到夜晚，贼亮贼亮的探照灯扫视着大桥，使人很难接近。赵月辉斩钉截铁地说：“要烧桥，首先要拔掉这颗‘钉子’，但是，对付岗楼上的敌人，就我们现有的武器，硬攻不行，只能智取。”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最后订出了歼敌烧桥的行动计划。

太阳落窝的时候，隔津桥上走来一个人，肩挑猪肉、烧鸡和白酒，他就是民兵赵月华。岗楼上的伪军一见，高喊道：

“干什么的？”赵月华不紧不慢地说：“真是贵人多忘事，才几天没见就不认识了！”说着，放下担子，举起酒瓶晃了晃。那家伙早已大口大口地咽唾沫，倒背着枪，颠着两条罗圈腿走下岗楼，“咣当”一声放下吊桥，让进赵月华。月华走进岗楼内，压住心中怒火，说明“慰劳”之意，拿出酒肉。十多个伪军不知是计，饿狼似地围上来，抢酒抓肉，狂吃暴饮起来。月华见敌人已经上勾，心中不觉暗喜。半夜过后，这些伪军有的吃得呕吐，有的醉得象死狗。赵月华看时机已到，“刷”地一声，从腰里抽出匣枪，一个箭步跳到桌上，厉声喝道：“不许动！八路军把岗楼包围了！”仍在喝酒的几个伪军被这喊声惊得呆若木鸡，乖乖地举起了双手。喝醉瘫倒的，被赵月华几脚踢起来，也吓得浑身颤抖。岗楼上的哨兵听到动静，刚要开枪，被早已埋伏在岗楼下的民兵一枪揭了脑壳。月华赶羊似地押着俘虏，走出岗楼。几声枪响，惊动了附近据点里的鬼子、汉奸，慌忙纠集起来，想要出动救援。此时，埋伏在据点下的民兵，放起“牛腿炮”。黑夜里火光闪闪，炮声隆隆，敌人以为八路军的大部队包围了据点，吓得龟缩在据点里未敢露头。

负责烧桥的十多个民兵，这时提着煤油、棉絮，奔上木桥，将棉絮塞进桥缝，倒上煤油，点起火来。火借风势，越烧越旺，二、三里长的木桥，霎时间成了一条火龙，映照得隔津河水一片火红。残梁断木纷纷落下，随水漂流而去。

第二天傍晚时分，日伪军抢粮归来，发现大桥烧毁，犹如爬在门坎上的乌龟，前进不得，后退不能。于是，他们想在夜晚强渡隔津河，逼迫老百姓把抢到的粮食搬运过河。敌人的“黔驴之技”，早在民兵的意料之中。我党组织决定，将

计就计，组织河两岸的广大民兵，彻底消灭这伙强盗。

芦店、黄夹等乡的两千多名“劳工”，赶着大车，牵着毛驴，吆二喝三地向隔津河进发。在浩浩荡荡的运粮队中，零二八三地夹杂着鬼子的抢粮兵。快到河边时，只听得一声令下，民兵们一齐掀翻驮子，拔掉车辖，亮出匕首、大刀，与日伪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民兵们三人一伙，五人一组，将敌团团围住，一阵好杀。因为敌我混战在一起，又加上深夜一片漆黑，敌人的轻重武器全都无法施展，只得跳河而逃。这时埋伏在河北岸西赵乡、十八村的民兵一跃而起，截断敌之去路。两岸民兵杀声震天，土枪土炮一齐开火。经过一夜奋战，敌人大部“报销”在河中。

翌日清晨，民兵们打扫着战场，搬运着截获的粮食，迎着绚丽彩霞，唱起了“拿起手榴弹，瞪大两只眼，保卫家乡，民兵是好汉……”的民兵战歌。

（乐陵县革委、人武部、西段公社人武部报道组）

雪野巧阻击

乐陵县东南角上，有一个方圆二十多里的大洼。洼里凸凸凹凹，一片片的枣树底下，长着密密麻麻的枣棘棵子。这东西，齐腰深，满枝带刺，摸摸扎手，踢踢勾脚，老百姓管它叫“枣蒺藜”。抗日战争时期，西营村民兵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引下，在这里打了不少漂亮仗。

一九四二年腊月，鹅毛般的雪花飘了三天三夜，整个鲁北平原变成了银色的世界。

这天夜里，西营村民兵正在琢磨如何利用雪天狠狠打击敌人的事，上级派人送来了指示，说：明天拂晓，温家店、刘坡坞、铁营三个据点的鬼子、汉奸要出动“扫荡”，你们要把敌人阻击到村北的大洼里。

民兵连长高玉山说：“这三处的敌人有四百多，咱们只有十三支步枪。咱得想个巧妙的打法，才能以少胜多，完成任务。”

人称“飞毛腿”的李洪雁胸有成竹地说：“古时候打仗运用陷阱。咱是不是也在敌人必经的道路上，把枣棘棵子填满坑坑洼洼，只要把敌人赶进去，保险折腾他一阵子……”

“好，这个办法新鲜！”没等洪雁说完，另一个民兵乐得手舞足蹈地接上了茬，“外地有地道战、地雷战，咱就来个枣棘战！”

“好，我同意这种打法！”

“行，准能把敌人截住！”

.....

意见统一以后，高玉山立即带领民兵们摆好枣棘阵，埋伏在雪地里。

可是一夜过去了，却没见敌人的影子。这是怎么回事呢？正在大家纳闷的时候，民兵郝广臣从村中飞步赶来报告说：“今天清晨，街上发现了皮鞋印，听说是铁得开回家来了，今晚上要找他几个狐朋狗友喝酒。”

一提铁得开，大家肺都气炸了。这小子，是个无恶不作的大汉奸。民兵们早就想除掉他，只是没得机会，一听说他来了，都恨不得立即抓到手。

高玉山望着大家说：“铁得开这个败类来得正是时候，我们要从他嘴里得到敌人为啥不敢出来。”

晚上，寒星在天上眨巴着眼睛，西营大街上显得格外寒冷、寂静。高玉山带领着三名机智勇敢的民兵，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了铁得开的院墙。

“六啊六！”“八仙过海！”铁得开的北上房里，传出阵阵尖声怪调的猜拳声。

“行动！”高玉山挥了一下手中的匣子枪，便带领民兵一个箭步冲进屋去，用枪指住了炕上几个吓傻了眼的家伙。

“高……高……高大哥，别动手，咱没有说不过去的事……”瘫在炕当中的铁得开，魂不附体，哆嗦着身子，上牙碰下牙地哀求起来。

高玉山他们从铁得开嘴里得知：原来西营村的伪保长叫民兵逮住以后，据点里的鬼子得不到情报，因而不敢按原计划出来“扫荡”。

高玉山回到阵地上和民兵们一商量，决定叫民兵孟现菊

假扮伪情报员，闯进据点去送“情报”。

日本小队队长板田见到孟现菊，把明晃晃的东洋刀触在孟现菊的胸口上，瞪起牛眼珠子威胁道：“你的八路的干活！”

“不是，”孟现菊沉着地说，“这几天保长病了，让我来替他送个信。”说着从腰里掏出了证件。

板田看不出半点破绽，便信以为真。

次日凌晨，刘坡坞、温家店、铁营三个据点的敌人同时出现在通往大洼的雪道上。开始，这些家伙走走停停，不敢迈大步，后来看到满洼里除了白色的枣林，就是白皑皑的雪地，没有什么动静，便放开胆子走起来。他们有的倒背着枪，有的手里擦着酒瓶子，有的嘴上叼着烟卷，有的唱着低级下流的小调……

拂晓，敌人到了洼当中。这时，树林深处飞出一只带风葫芦的鸽子。这是李洪雁发出的行动信号。高玉山跃身跳出掩体，喊了声“打！”民兵们一齐开了火。

“逮活的呀！”

“冲啊！”

十三支柄枪随着喊声，在大洼的东、西、南三面不断地响着。敌人队伍中一个骑马的家伙，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脑袋瓜就开了花。敌人的队伍乱了套，都吓得争相逃命。他们跑着跑着，有的脚下一绊，就掉进了枣棘坑里；有的扎得头破血流，被勾掉了鞋子、帽子；有的叫棘针挂住衣服，身子象上了绑绳一样，进不得，退不回，急得吱声怪叫。

这时，我八路军战士赶来了，区武工队赶来了！战斗从早打到晚，四百多个鬼子、汉奸死伤过半。西营民兵顺利地完成了阻敌任务，无一伤亡。

（乐陵县革委、人武部报道组）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山东民兵革命斗争故事 第4集

作者 = 山东省军区政治部编

页数 = 140

SS号 =

DX号 =

出版日期 = 1974.10

出版社 =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书名
目录
五虎村
夜袭警察所
民兵英雄纪彦
夺钢材夜袭芝罘
入敌巢巧计取药
威震敌胆的便衣班
三截敌粮船
青冶行
智擒飞贼
侦察员吕发水
高大娘荣立特等功
英雄女民兵
截杀阪田
借风浪智擒伪军
活捉敌师长
腰站伏击战
海阳民兵歼匪记
关庄伏击战
阡庄民兵自卫队
战斗在敌堡周围
一场星夜战斗
“土炮大王”徐德继
截获敌船
月夜除奸
诱歼日寇
艾山脚下战旗红
全歼逃敌
智取子弹
革命妈妈姜连生
火烧隔津桥
雪野巧阻击